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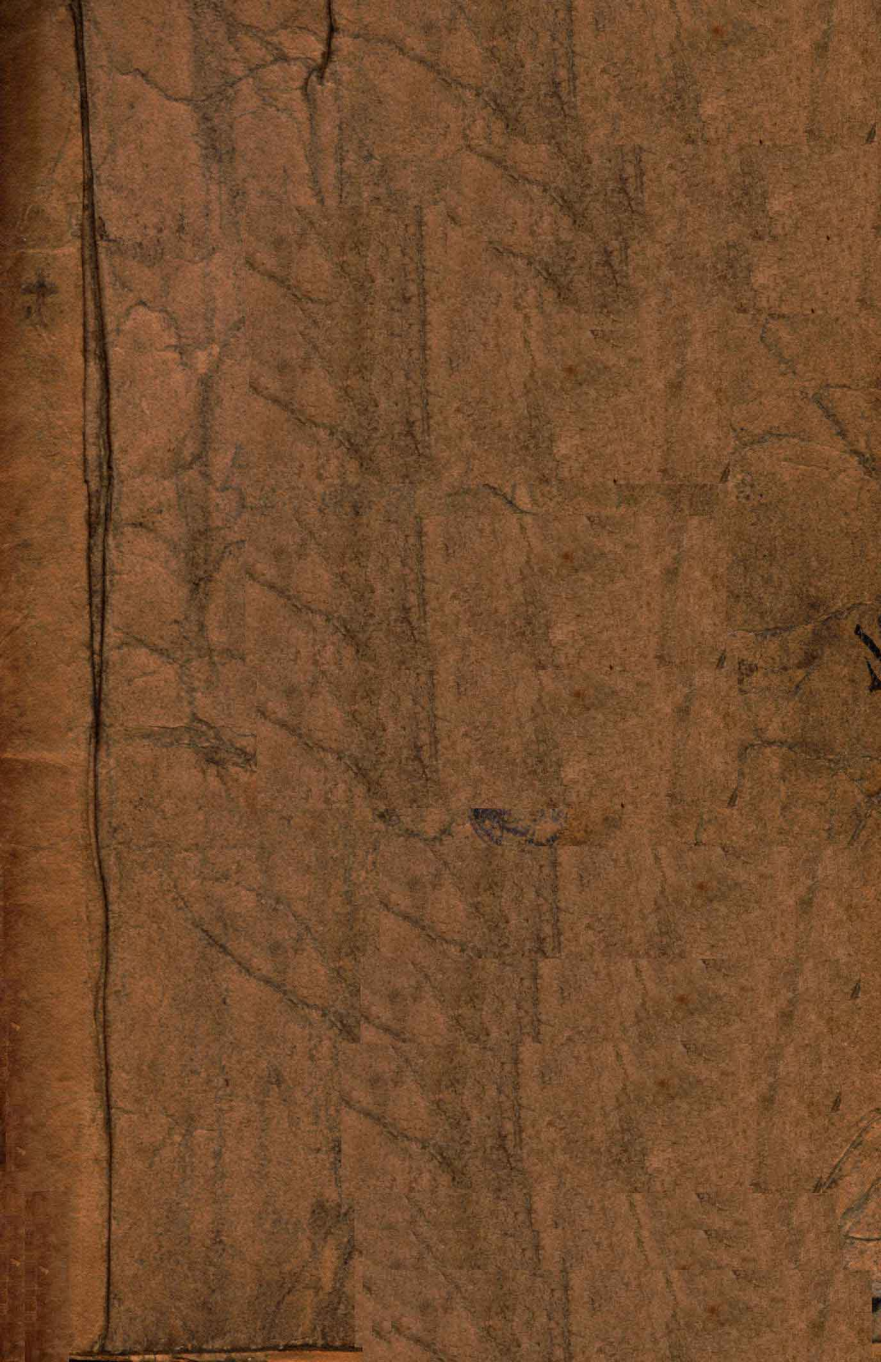
後

五

女

七

真



這種事 恐怕前程也得斷送了 縣官請安道 卑職仰仗大人栽培 大人

赴任料理也不用驗了 縣官連答是是 又囑咐三義廳的事 也要慎重辦理 又辦了

書交與了縣官道 這六套文書關係重要 因為本部堂此次放粮 並未領糧或是帑銀 奏明

是由蘇州 揚州 太倉 蕪湖 杭州 常州 六府採辦 款項是提各府內賑濟庫 各府勸匪所

抄沒有贓銀 全數提出來 就地採買賑米 隨時由水路運到濟南 各該地官員由文到日

不得因循耽誤 够一船走一船 隨時到隨時走 倘有稍辭貽誤 立時卑職查辦 本部堂託

你走這種公文 必須要八百里加緊晝夜趕行 牲口須好 人須是幹健壯 多給他幾兩錢子

好讓他別解神 縣官道 大人這是造福黎民 功德無量 卑職不負大人的盛意 這六套文

書 十天內准讓他全到了 大人道 很好 本部堂必有褒獎 文書上請加蓋貴縣縣印 爲

的是教各處收文的 知道是由任邱縣所發 縣官點頭答應 遂領了這六套公文退下來 大

人遂也安歇 次日黎明起來 施安伺候 大人梳洗完了 傳轎起程 任邱縣前來伺候 關

太趙壁前面算頂馬 孫祺在後面跟轎 穿州過縣 曉行夜宿 沿路上無事可叙 這日來到

了濟南府 剛一入歷城縣境 前面塵土起處 鳴鑼問道 大人知道這是府縣官來接差的

轎班趕緊打杵棍 迎面來接的正是濟南府知府陳文選 帶着歷城縣官 接到欽差的行文

知到本日准到 所以來到十里接官廳迎接 轎 知府剛要過來遞手本 忽然有一

幫百姓 鬩的聲齊聲喝喊冤枉啊 大人一怔 一驚 呼啦的一聲過來有好幾百

百姓 關太沒當過差 仍然騎着馬在前邊看着 關太道下馬保護大人要緊 兩

人翻身下馬 在轎前一站 把刀亮出來 班總頭 姓朱名亮 也是老

當差事的

這時見百姓們聚眾喊冤

恐

遂把班頭們分散開了

大轎護住

大人見有喊冤的

遂問是甚

轎帘撩上去

趙璧迎上前去

大聲的喝道

欽差大人在此

喊冤的退在

任意喧嘩

如取故意嘩噪

時鎖拿到縣衙法辦

這時所有喊冤的全跪在

趙璧道

可有狀子

歲的答了聲有

趙璧說了聲候着

來到轎前

向大人請安道

攔轎喊冤的有狀子

人可以收嗎

大人一看喊冤的盡是些少婦長女老邁年殘的

全是安善良民的情形

有狀子的把狀子收了

教他們往前跪

趙璧這才向前接狀子

趕到一收過來

十多張

濟南府班頭朱亮把開入趕開

就有那未寫狀子的

互相瞞怨自己悞事

趙璧把狀

子收齊

用刀把地上劃了一條綫

告訴喊冤的百姓們

不得越過綫來

倘敢不遵

殺勿論

狀子呈到轎內

大人打開頭一張狀子一看

上寫

為恃力强佔民田

女

逼做妾媵

懇請拘捕原兇到案

以雪冤枉事

竊本處有

貞

毒百姓

蓄養打手數白人

強搶良家少婦長女

種々不法

府畏其勢力

不敢過問

致使小民含冤莫訴

迫不得已

故敢冒死

伏求昭雪等語

再看別的狀子

全是告他一人

大人略一沉吟

吩咐傳濟南

知府轎

迎

了過來

府縣把手本往轎前一捧

向欽差請了大安

歷城縣也

大人

差大人

歷城縣也參見完了

侍立一旁

拜會

大人

鼻直口方

大耳垂輪

很帶一團正氣

歷城縣也

大人

鼻直口方

大耳垂輪

很帶一團正氣

拜會

大人

鼻直口方

大耳垂輪

很帶一團正氣

拜會

大人

鼻直口方

大耳垂輪

很帶一團正氣

遂



人 大人道：「這些人全是具狀告他，持勢欺壓良善，強霸田地，搶劫良家婦女，無惡不

爲。貴府難道絲毫沒有日聞嗎？」知府陳文夔答道：「卑職實在不知，因爲卑職到任連今日方

才七日。」大人道：「貴府推得乾淨，陳文夔忙辯道：「卑職有下情，只因卑職到任後，接收案

卷，並沒有狀告黃隆基的，既沒有舊案，又沒有新案呈狀，故此毫不知情。」施大人道：「這

後一說起來，實於貴府無關，可是貴府的堂皂班帶來沒有？」知府道：「帶來了。」大人說傳班頭

進前來。知府向那八班頭朱亮一點手，朱亮趕緊來到轎前，大人見這班頭身體魁梧，像

貌帶着沉穩忠厚，向轎前一跪，大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班頭答道：「下役叫朱亮。」大人

道：「你們這裏有一莊頭名叫黃隆基，你可認得？」朱亮答道：「下役知道這人。」大

人問道：「聞得他倚仗着王府的勢力，欺壓良民，蓄養惡犬，搶掠婦女，霸佔田

產，可有這事？」朱亮道：「黃隆基家中養着幾百條惡狗，倒是有，我們這山東

地面講究養活狗，不過這位莊頭養的狗也特多罷了。至於他守法不守法，下役不敢

說。」大大道：「本部堂情知你不肯說，你可是隨這位府台來的嗎？」朱亮道：「下役是舊人，從

小的祖上，就在六扇門裡，如今下役是三輩當差了。」大人點點頭道：「起過一旁伺候着。」又

向知府道：「貴府看這事該怎麼辦？」陳文夔道：「請大人鈞裁。」卑職不敢妄參末議。」大人道：

「據我看這是一羣刁民，他們以前爲什麼不告，此時單等本部堂到此，却要攔轎鳴冤，其情

可惱，可着差人把這喊冤的，每人重責二十大板，趕走就完啦。」知府道：「這裡難免有屈情

的地方。」大人道：「有甚麼屈情，他們理應先到歷城縣告狀，若是判斷不清，或是徇情不理

再到貴府那裏伸冤，焉有這麼胆大的，敢在欽差的轎前肆意的胡爲，置國法於何地？」警

戒警戒他們，也給貴府轉轉面子。」知府一聽，遲疑的不答，大人一拍扶手板道：「敢違本部

堂的堂諭嗎？」知府見欽差急了，知道這是定有私情，遂賠嘴朱亮，把這喊冤的不要打重了。

(4) 知府遂向喊冤的百姓道：你們越級上訴，欽差大人頗爲震怒。本應鎖拿當官治罪，本府一再求情，每人責二十大板。嗣後不得任意胡爲，百姓們還是喊冤，差人們如狼似虎，立時把喊冤的按倒在地。打了二十大板，這二十板子也就是擲之塵土，虛應故事。

趕到打完了，往回下一轟，連看熱鬧的不下千人。立時怨聲載道，全說欽差徇情，彼

後此抱怨道：全說他是個清官，教他來放糧來。吾山東算遭了劫了，先遭天災，又遭

人禍，吾們是缺了德了。趙壁道：大人這一來，招了怨了，黎民們罵的實在聽不下去。大人

道：本部堂聽不見，那算罵你。趙壁心說：怎麼這些事全算吾的，就在這一亂的當兒，看

熱鬧的人堆裏，單有兩人牽着牲口，見大人這麼發落了，一挑大拇指道：還是咱們的莊主

老爺，手眼通天，你看新任的欽差全給咱們莊主作面子。兩人策馬如飛而去。這正是那

莊頭差來的惡奴到這裏探聽，按下這兩個惡奴回去報告不提。且說大人雖是把喊冤的百姓

們趕走了，可是所遞的狀態，可沒投出轎來，拿攏在袖中。知府陳文夔請示大人：是否起

程，大人一擺手道：進城吧。貴府可隨意乘騎，不必拘束。知府請安謝了大人，連府衙帶

欽差的人馬執事，起程奔濟南府。到了城內，公館現打在府衙門斜對過，草料場內

怎麼叫草料廠呢？只因順治爺定鼎燕京，各處並非底定，攝政王多爾袞掃蕩烟塵，用兵於

十 各省，攝政王所至，各處全有糧台。這草料廠就是當年作糧台的地方。內中還有

不少的營房，連大帳全有，地勢非常寬大。大人是處處體恤僚屬，論起來欽差就

集 應單設公館，大人爲省得多費供應，所以就在草料場中暫駐。陳文夔又把詳細的稟單

遞上來，歷城縣也隨同稟見。大人傳府縣問話，府縣上去。這時又有差人傳進名帖，

是山東巡撫拜會，大人傳話搖駕，說是本部堂公事未辦完，改日回拜。這本是官場照例的

公事，跟着知府把屬員的名帖呈上來，並稟明副參遊都守，只有都司尙在空缺，施大人問的

道 這是爲何呢 知府答說 只因山東巡撫被刺 這屬下官員全有處分 都司鎖拿進京

後任未放下來 所以現在還是空額 大人道 怎麼單罪及都司一人呢 應該連副將都有責

任 知府答道 出事的那日 應該都司的值日 故此別人受不着牽連 大人道 這就是占

着官階制度的好處了 隨問知府道 本部堂有一事不明 沿路上行來 見田地裏顆粒欠收

的固然是有 可並不是赤地千里 隔個十里八里的 不斷有肥壯的青苗 爲什麼各處的報

災公事 如雪片的飛來 糧價這變騰貴呢 知府道 欽差大人所見不差 登萊青濟兗東六

府的收成 也可以占個二三成年程 惟其有可以收成的地方 才造成這種奇災 大人道

這話怎麼講 知府道 卑職接任之先 就有疑惑的地方 暗中也曾探訪過這種特殊的情形

頗有所聞 可是在官言官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自到任後 數日中也盡得其中隱情 趕

情人人暗中以高價收買 奸商們再釀斷居奇 這些貧民們那還有生路 所以卑職說是若是

顆粒不收 這六府的人民 全移到別處去 倒沒有這種事了 大人道 那麼是甚麼人敢這

麼釀斷糧價 知府道卑職知道不甚清楚 大約還不止於是爲圖利 不過卑職是文官 上

有督撫提鎮 應該消弭這種隱患 施大人點點頭 知府隨又說道 還有一事卑職

也深覺可疑 歷來各處荒旱 盜賊蠶起 宵小橫行 訟案累積 獄無隙地 這

是各處荒旱 歷來的定例 惟獨這次山東的荒旱是事反常 反倒收簡刑輕 獄中沒一

案件新收的案件 此事卑職 才疎學淺 實有些不明 大人聽着也是納悶 歷城縣

官也伺候着 施大人道 貴縣的衙中 大約訟案不少吧 歷城縣趕緊請安回答道 敝衙中

所有的案件 全被前任的府台捉來 真有汪洋大盜 忤逆滅倫的案子 一提到府衙 全是

糊塗的完案 卑職是一個屬下 那敢過問 大人道 那麼這位知府爲何撤任 他現在到那

裏去了 知府代答道 卑職正要稟報大人 前任知府是旗人名慶廉 他在卑職到任之前就

(5)

走了 卑職繼任時是二府同知辦的交代 那知府早就走了 夫人聽了也是一怔 正在這時

(6) 忽然外面一陣大亂 聲如鼎沸一般 大人道 貴府你看這地面上够多好 本部堂未進

濟南 就有刁民攔轎喊冤 這又有奸民聚眾滋事 知府也是臉上一紅 遂站起來道 待卑

職到外面看看 遂即出來一看 大班雨朱亮正進來報告 知府陳文夔沉着面孔說道 朱亮

你怎麼這麼不經事 欽差大人在此 不可這樣 點顧忌沒有 外面爲何這麼亂 朱亮道

後 跟大人回 鼓樓的頂子上突然發現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地方特報案 驚動了黎民百姓全

集 來看熱鬧 所以外邊這麼亂 知府陳文夔咳了一聲道 本府官運太糟 竟是逆事臨頭 地

五 方這時也進來 向知府叩頭道 鼓樓地方叩見大人 知府道 此事何時發現 地方道 就

女 是方才 這事出的太覺離奇 小人實在担不了 故此不願避忌求大人恩典 知府道 這事

七 也不怪你 這人頭可以取下來嗎 地方答道 掛人頭本事太大了 大人是知道的 這懸

樓上最高處 漫說是人就是狸貓也不易上去 上面又是琉璃瓦 人頭掛在頂子尖上 人頭

貞 的耳旁 還掛着約有二尺長的綢條 影影綽綽的上面像是寫着黑字 知府聽了緊皺眉頭

吩咐傳轎伺候着 本府俟稟明欽差大人 朱亮道 這種事是大人分內的事 還用稟報欽差

大人嗎 知府道 大人已竟問下來了 朱亮自去傳齊皂班忤作 知府上來見了施大人 先

十 自己請罪 隨說道 卑職辦理不善 請大人格外栽培 大人道 貴府有話坐下講 知府謝

一 了坐遂把鼓樓上發現人頭的事稟明 大人道 事出偶然 本部堂焉能不體恤貴府 要作清

集 官就得多經逆事 這又是一件離奇的公案 貴府須趕緊的把這人頭取下 知府答道 大

人有所不知 此處這鼓樓建築的非常的高 無論誰也不易上去 大人一聽 扭頭看着趙璧

關太 趙璧是向來不讓過門 跟着向大人道 大人這件事應該是都司老爺的差事 卑職不

過一個小小的守備 那能比的了人家 大人道 你不要學這種小識短見 誰有長處誰施展



都司的武學上雖然有功夫，可是這種事是一種特別的功夫，非他所能，你趕緊把人頭取

下來。趙璧無言。知府遂向大人告辭。趙璧、關太、黑士傑，全隨着知府起身奔鼓樓。大

人這裏鬧上飯來。知府到了鼓樓前，那裏已是人山人海，黎民百姓全來這裏看熱鬧。歷城

縣早來到這裏照料，把閒人趕散。知府因為趙璧等全是上差，故此對趙璧等非常客氣。

後 這時抬頭一看，果然是在鼓樓頂子上掛着一個人頭，在一旁飄着一條紅綢條。知府遂向趙

璧道：趙老爺，你們不論那位辛苦點上去，把人頭滴下來，改日本府必然請客。趙璧見知府

五 這麼抬舉自己，立時覺着美的別提，自己收拾收拾，就要去摘這人頭。黑士傑在一旁道：

有事弟子服其勞，割雞焉用宰牛刀。師傅你老是金身大駕，弟子効勞吧。說罷把外面長衣

七 服脫去，把小飛抓攏好。趙璧道：你可留神一下子，准可摔死。黑士傑道：你老人家別念咒

貞 徒弟要是跌下來，你老可得接着點。趙璧道：這法子倒好，你反正不能教師傅得了心靜。黑

士傑說了聲閃開，墊步擰腰，颯的聲縱上了鼓樓的頭一層。第二層可就不好竄了，因為上面

是琉璃瓦溜光發滑，並且還是直坡。這時黑士傑抖開飛抓絨繩，對准簷口一抖腕子，喇的

一 飛抓把琉璃瓦攏抓住，問了問力量有了，只見黑士傑一提氣，咻咻輕輕似猿猴一般，倒着

絨繩起的是真快。雖簷口切近，兩手一用力，雙腿往上一翻，腳後跟摳住瓦隴，綑住了勁。

十 珍珠倒捲簾勢，往上一起，把懸着的半身翻上去，下邊看的人是齊聲喝彩。知府那把心

集 全提到嗓子眼了。黑士傑稍微的緩了緩，又把飛抓抖起，往第三層上一抓，仍然是用方才

的勢樣上去，上了第三層的頂子，遂把鼓樓的頂子刁住，單臂一跨，用一手順風扯旗。趙

璧在下面喊道：你別撒歡了，留神小命。黑士傑落在瓦隴上，把人頭取下來，說了聲喪氣。

原來又是姦情。這人頭趕情是女的，因為臉上雖則被血跡污染，可是髮髻跟耳上排環

(7) 可以看出來，在左耳的排環上拴着二尺多長的綉子條，上面寫着許多字，別說黑士傑還不

認識字 就是認的字 身體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綢子條又被風吹的行捲就舒 那能看清了 呢 黑士傑提着人頭向下邊喊道 師傅你老人家可接住了 摔壞了可沒處買去 說着對准

了趙璧一扔 倏時這人頭奔趙璧砸來 趙璧真不敢不接撲的一聲 趙璧把人頭抱住 可 是人頭上的血濺了趙璧一身腥血 趙璧道 你可損透了 這時黑士傑在上面大聲喊道 這

後

回吾可要殞天了 就見他頭朝下脚朝上 猛然間從上面翻下來 大家全看着是要摔死 知

集

府那裡喊道 接着接着 話未說完 離地只有七八尺 喇的一下黑士傑一個雲裏翻身 腰 裡一疊勁落在地上 也就是往下微微一蹲 跟着一長身子站起 衆人遂又齊聲喝彩 黑士

五

傑向趙璧一挑大拇指道 師傅你看 徒弟這一手可够瞧的吧 趙璧呸的睡了一口道 你看 看弄我這一臉一身 黑士傑道 這是弟子一點孝心 因爲你老官運不旺 吾這是給你老冲

女

冲晦氣 這一來准得升副將 趙璧道 吾全成了麪醬啦 這時知府已把人頭驗完 忤做把 排環上綢條解下來 呈與知府 知府接過來一看 見上面是四句詩 寫的是 放糧欽差太

七

不公 無故殺吾好賓朋 信寵惡奴黃天霸 一怒大鬧濟南城 知府知道這定是江洋大盜 遂吩咐把人頭帶到府衙 把他用木匣裝起來 用鹽舖上 爲是將來好做憑據 遂帶着綢子

貞

條 隨趙璧等一同回轉公館 到了公館裡 知府上來稟見大人 把這綢條呈到大人面前道 大人請看 這是殺人強盜留的詩 那人頭並且是一個婦人 施大人一看 點點頭道

十

一 貴府不用担憂 這個賊人是跟着本部堂來的 這是熟賊 知府一聽 這個是新鮮 連賊全 有熟的 知府遂謝了大人 大人道 貴府可趕緊的派人 把濟南府的紳商富戶 舉監生員

集

都請了來 好幫辦放糧的事 因爲這種事 本府雖然是本着不假手於他人 可是事實上 辦不到 因爲本部堂不論如何 也不能把黎民的實在情形知道那麼詳細 故此必須把本地

紳商富戶舉監生員

全都找出來 教他們帮着放糧 教黎民實惠均霑 知府連答 是 是

紳商富戶舉監生員

全都找出來 教他們帮着放糧 教黎民實惠均霑 知府連答 是 是

紳商富戶舉監生員

全都找出來 教他們帮着放糧 教黎民實惠均霑 知府連答 是 是

紳商富戶舉監生員

全都找出來 教他們帮着放糧 教黎民實惠均霑 知府連答 是 是

大人道 貴府 可先回衙理事 俟糧到再一同辦理 知府退出去 大人吩咐趙璧等夜間

偵班上夜 防備題詩的賊人來行刺 趙璧黑士傑等全分班巡查 還算好 這一夜安然過去

到了次日 大人吩咐趙璧道 白天公館裏無須乎留人 你們可到城廂各處明查暗訪 打

探賊人的踪跡 正在說着話差人進來報 說是外面有一個姓黃的 名叫天霸求見大人 大

人一聽 不由大喜道 天霸果然是不失信 這一來本部堂的事就好辦了 吩咐趙璧等趕緊

把天霸迎進來 趙璧黑士傑等全往外迎接 見天霸站在門外 一身的便服 只有一個小包

袱 趙璧搶步上前 叫了聲老兄弟 你真可以 言而有信 天霸道 趙大哥你既然是拉着

兄弟往坑裏跳 兄弟那能不跳呢 趙璧道 老兄弟你可別說屈心的話 哥哥我跟你可是真

心實意 既在江邊站 就有望景心 你這回一出來 准能够由副將升到總兵 由總兵升到

提督 耀祖光宗全在這回了 天霸道 咳 我這是萬般無奈 趙璧道 老兄弟你看哥哥個

個腦袋頂今日好啦嗎 我趙璧跟誰動過真的 也錯不是咱們哥倆吧 天霸一看果然趙璧頭

上的疙疸還沒好呢 遂說道 咱弟兄不用口頭上論交情 日久見人心 這才一同來到裡面

天霸見了大人行過禮 大人叫他坐下 天霸說道 大人到這裡 一路上可平安 大人道

路上倒平安無事 只是一到濟南倒出了兩件事 一件是有此地的黎民喊冤 狀告糧莊

頭 第二件是鼓樓上有人掛了人頭 竟題的詩 趙璧遂從桌上把那紅綢子條拿下來 遞與

了天霸 天霸一看這四句詩 不由的大怒 遂說道 這不是跟別人 簡直是跟吾黃天霸一

人 趙璧道 你先沉住了氣 你現在已是副將 不能學從前那樣哇呀呀的脾氣好了 這不能

遇上事就抄刀殺人 仔細的核計核計 天霸只可把氣壓下去 向趙璧道 這件事應該怎麼

辦呢 趙璧道 殺死的是一個婦人 頂如今還沒有苦主 這賊人定然沒往遠處去 吾們正

打算出去訪查訪查 遇有可疑的 就把他拿來送案 是不是的 審完了再說 天霸道 那

不叫公事 你這陣一犯肝氣 就許把安善的良民給弄來 趙璧道 我不過就是那麼一說 那能那麼辦 咱下面吃飯去 喫完了一塊走 天霸道 我已竟喫過飯了 大人向天霸道 三義觀的事怎麼辦了 天霸道 三義觀的事已安排好了 叫少傑等回望江崗送信 計大哥 不久必來 大人點頭 天霸等退了下來 趙璧等喫過了飯 各人暗帶兵刃 趙璧道 老兄弟你是滿面紅光發紫氣 一品當朝冲九霄 准能够官居一品位列三台 這案非從你身上破了不可 天霸道 你別胡奉承 咱們倒是奔那裏去呢 趙璧道 咱們可得分開走 因為老趙這個小腦袋瓜是出了名啦 我一出去 人都認得 老兄弟你倒是沒有人認的 自己單走 准能遇上俏事 天霸道也好 天霸遂獨自奔了南門 趙璧 黑士傑等全分開走 單說天霸 奔南門 這濟南府是一個省會之地 商業茂盛 雖則是六府鬧荒年 可也不是顆粒不收 前文已表過 這裡街市上依然是熱鬧 天霸出了南門 這城外是商販聚集之所 乃是一條長街 東西的買賣 天霸各處散逛了會子 日色平西 早晨喫的飯太早 這時腹中覺着飢餓 遂來到了一座大酒館前 這酒館起蓋的還是樓房 下邊賣散座 上面是雅座 天霸進了這個酒館 夥計往裏讓 天霸上了樓 見裡面高朋滿座 把所有的桌子全佔滿了 有靠着樓梯旁空着一張棹子 只是下面正是爐灶 非常的熱 跑堂的道 你老就在這吧 天霸道不行 這種地方也賣座嗎 我得要涼快的地方 跑堂道 實在沒有別的地方了 你老多包涵點吧 天霸又一看北面有三間雅座空着 滿裝着綠紗窗子很涼爽 天霸一指道 你說沒有你看那是做什麼的 跑堂的道 這三間倒是也賣座 得分時候 要過了九月菊花會 隨便賣座 這時候可不行 人家不止於是定的坐 連房子全是人家蓋的 這個主是淮安府人 家中是大財主 事母至孝 每年必要侍奉着老娘到這裏消暑 直到九月菊花會過去才回去 人家因為我們這裏地勢好 故此在這樓上多起了三間樓房 這裏原是供財神

集

一

十

貞

七

女

五

集

後



的地方 你老沒看見三間北樓上邊 起的小樓開的天窗戶嗎 就爲是供神位 這個主每逢來吃飯喝酒照樣給錢 只於是這一天夏天三間北樓 不能賣座 人家來不來的得給人家留着

後 天霸道 你這話不對 你說他一夏天全在此 怎麼這裡的桌上塵土多厚 一定是總沒來跑堂的道 你老倒是疑心的不錯 這個主兒已竟來到濟南 不過近來害了熱病 有兩個

集 月總沒來 可是我們這個買賣 就仗着人家扶助的 倘若這時賣了座 人家來了 我們沒

有話答對 天霸道 那有那麼巧的 兩個月沒來 單這時來 跑堂的道 這倒不是在你身

五 上 近來我們這買賣不好 每天全賠錢 今天滿座啦 就許出點警拗 天霸道 咱們這麼

通融通融 吾在這裡喫點酒 這個主不來更好 倘若果真來了 我跟着就讓出來 回頭多

女 給酒錢 跑堂的一聽 有錢可賺 心中立刻活動了 向天霸道 你老等一等 吾跟先生商

七 量商量 要是可以 還會拿財神爺往外推嗎 說着趕緊下樓 跟管帳的先生一商量 管帳

貞 先生一想 好容易的來了這麼個闊飯座 若是把人家擠走了 這種買賣還幹個什麼勁呀

遂向跑堂的說道 你看着辦吧 萬一那位爺來了 可得請他讓讓 跑堂的又來到樓上 向

十 天霸道 爺台這雅座讓你老占了 若是那個主來了 你老可得給讓出來 天霸道 只要他

來了 我准往外邊挪 說話間跑堂的把鎖開開 天霸隨着進來 跑堂的拿着擰子把靠窗戶

一 的擰方 有一張方棹的塵土給擰淨了 天霸一看 跑堂的真慷慨 只把這張桌子擰了擰別

集 的桌子連管都不管 遂說道 夥計你連那邊也擰々不好嗎 跑堂的道 爺台有所不知 吾

這是留退身步 那位爺來了 好叫人家看着是多日沒賣座了 回頭你老走了 還許把這張

桌子重弄點塵土遮蓋遮蓋 天霸一聽 真是那一行全有弊 跑堂的遂問道 爺台你老喝什

麼酒 天霸道 你聽吾的口音 跑堂的道 聽你的口音跟吾這衙門爺是一樣 你是紹興

府的吧 天霸道 不錯 百里不同風 我不知你們這甚麼菜好 你隨意配四個菜 我先喝

( 11 )

(12) 着 聞聽你們這蓮花白出名 你打半斤來 跑堂的便配四碟酒菜 遂下去給配了四個菜 把酒也拿上來 天霸是自斟自飲 非常的痛快 因爲三間樓就是一個人 還會不涼爽嗎 酒至半酣 忽然樓下一陣大亂 就聽下面一派的嚷 大爺請進來 大爺你老才來 衆口一

辭 就像迎接天神似的 天霸聽着 遂起身推門出來 從樓往下一看 見由外面進來一

人 戴着大帽頭 反穿着羊皮的皮襖 貉絨的皮褲 正扭着身子跟管賬的先生說話 書中

暗表 這些飯坐怎麼這樣恭敬這個汗奸呢 只因每逢他一來 樓下飯坐喫幾百錢的 這個

主全給了 若是吃過一吊錢的不候 所以大家見他來了這樣恭敬 這人是熱病反覆了好幾

次 這才好 本不應當出來 實在的在家中悶的很 這才想出來散逛散逛 家中人說是得

穿點厚衣服 以免受了風 故此穿了一件皮襖 帶着帽頭 進了飯館子 衆人這一讓 這

個主向管帳先生說 還是率由舊章 是喫幾百錢的 吾全候了 喫過一吊錢的 人家是有

錢的人 吾候不起 跟着一片謝謝的聲音 跑堂的已飛跑上樓 向天霸道 爺台你老可得

被點委屈 往外邊挪挪吧 人家真來了 天霸一瞪眼說道 有個先來後到沒有 夥計說道

爺台你老這算不講理 怎麼言不應心 這是成心攪 天霸道 吾愛是不讓 又該怎麼着

夥計說道 你老不讓 吾們敢把你老怎麼樣呢 爺台要不這麼着也行 你老可得承認是

吾們掌櫃的朋友 吾跟這位爺說說 你老就不用挪啦 天霸道 這倒行 跑堂的下了樓

跟這個汗奸一說 這個主倒是真和氣 連說不要緊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掌櫃的朋友跟吾

的朋友一樣 說話間這就往上走 天霸忽然想起 吾這出來是訪查鼓樓掛人頭的賊人 來

的這人熱天穿皮襖 想非善類 必是江洋大盜 隱身於此 吾不拿他等待何時 趕緊把外

面長衫脫去 把刀抽出來 站在門旁等着 這時跑堂的在頭前 那人在後面 跑堂一拉雅

座門 那人剛要往裏走 天霸往外撞 喝了聲你往那裡走 輪刀樓頭蓋頂就剝 只見那人

伸左手把天霸右手的寸關尺刁住。天霸武功並不是軟弱，實在是個猛勁，沒防備到這人有這樣好功夫。這個汗奸披着皮襖，右手把皮襖一抖，把天霸給裹住。天霸遠要往外奪，這把刀時，忽聽這人喊道：兄弟，你怎麼剝起哥哥來了？天霸一細看，哎呀了一聲，原來是趙仁兄。小弟魯莽了，要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集 第一百回 真強盜鼓樓掛人頭 美豪傑舉刀殺孝子

詞曰：衣食無虧便好禮，人生世上一蜉蝣。石崇未享千年當，韓信空成十面謀。

五 花滿三春鶯帶恨，菊開九月雁含愁。山林幽靜多清趣，何必榮封萬戶侯。

女 這幾句殘詞說的是，人生在世爭名奪利，費盡心機，到頭來不過是桐棺三尺，黃土一坯。

七 大廈千間，黃金萬斛，何嘗帶去分文，不如及時多積陰功。廣行善舉，還可落個青史名標。

貞 永垂不朽，石崇豪富，也不能壽享千年。韓信奇謀，也難免未央喪命。看起來人生世上，

又何必苦苦營求，閒言丟開，且說天霸用刀一剝這人，這人趕到一招呼，天霸仔細一看，

這汗奸非是別人，正是那三俠五霸十雄，詐破螺絲島首立奇功的繡江犬趙士雄。天霸臉一

十 紅，立時撒刀施禮道：趙大哥，你老怎麼會來到這裡？書中代言，趙士雄自從破螺絲島後，

奉母命回了趙家屯，見徐天然拿着那麼大聲勢，只落得在北京城雲陽市口萬剛凌遲。趙

士雄意懶心灰，決意的奉母享田園之樂，惟因淮安府地面每年一到夏天時疫流行，趙士雄

集 遂趕到濟南府避暑，於是奉着老母來到濟南，置了一片莊園，又在這酒樓裏蓋了三間樓房，

一到三月三就到這裏來，每天必到酒樓來，老太太也是早晨來晚上回去，趙士雄的意思

家中就不用找廚子了，這次也是從三月到的，趕到時魚下來時候，自己多貪了一點，遂害

(13) 起病來，屢次反覆，直鬧兩個多月，這時剛剛好了，老太太真正的着急，趙夫人恐怕老太太

警拗，遂勸着趙士雄出來散心，單給預備了一身衣服，是老羊皮襖絛絛褲子，棉帽子棉

鞋 趙士雄一看倒笑了 向夫人道 我這倒不錯 成了汗奸啦 走在街上倒很有意思 遂高々興々信步的奔南關外走來 這趙士傑住的地方是城外 爲的是取其野外清幽涼爽 趕走到離南關遠有一里 從對面來了一人 趙士傑這份打扮 未免教人多看幾眼 這時對面這人拿眼一釘趙士雄 趙士雄也一看他 趕情正是那白面猥狎甘亮 這甘亮先向趙士雄打招呼 趙士雄見是甘亮 遂問道 你這是從那來 甘亮道 自從螺絲島散後 小弟就來到這裏 存身在浮山寨 當了一名巡山的頭目 遂問趙士雄你這是從那來 趙士雄道 我這奉母命在這裏消夏 到了秋天仍回淮安府 甘亮道 那位施大人已來到山東 你老可知道 趙士雄道 我是不問這些事了 自從勦了螺絲島後 我是非常的煩惱 已竟立志閉門思過閉事不管了 甘亮道 施大人又奉旨出京 這回更闊了 是欽差大臣 親到這裏放糧 只是一照面 先給他來個利害鼓樓尖上先給掛了個人頭 趙士雄道 這件事是兄弟你辦的吧 甘亮道 我那能辦的了這種事 我在浮山寨 不過是巡山之名 這事聽說是黨家父子所爲 伸手得來黨得芳 跟莊頭黃隆基是莫逆之交 大約黃隆基有不法的行爲 趙士傑淡々的答道咳 他們這是自尋煩惱 兄弟你要沒事 咱們一塊到酒樓上談々

甘亮道 你怎麼穿這種衣服呢 趙士雄道 我是害熱病整鬧了兩個多月 現在剛好 這是頭一天來 甘亮道 咱們是改日再會 你老的病剛好 隨隨便便也別拘束 多少喝兩盃酒 就爲提提氣 多貪了倒不好 我也有一點事 改日見吧 趙士雄也不再邀 這才分手自奔酒樓 來到酒樓上 竟遇上天霸 猛然給了自己一刀 若非自己已有工夫 非受傷不可 趙士雄來歷表明這時天霸萬分抱愧 跑堂的險些吓死 這時見兩人已竟答話 才向前說道 爺台你都把人吓死 怎麼動起刀來 趙士雄道 不用你管 我們這是鬧着玩 遂向天霸道 咱們屋裏坐 遂一同來道雅座內 天霸一動刀樓上的飯座也吓的亂跑 把碟碗摔了不少 這時跑堂的又



得忙合這邊 又得照顧飯座 趙士雄道 摔的傢伙別跟客人打麻煩 不怨人家 滿算在我的賬上 夥計帶笑答應 這時又給擺上一桌新鮮的酒菜 天霸給趙士雄滿上一盃酒 趙士雄忙謙讓道 賢弟你這是從那來呢 怎麼倒敬起愚兄酒來 天霸道 這是給兄長賠不是 後 恕小弟魯莽之過 趙士雄道 咱們是自已弟兄不過客氣 賢弟你倒是爲什麼事 這麼着急呢 天霸道 小弟自從隨施大人回京 交了珍珠燈 萬苦千辛却只落了個虛名的副將 我是意懶心灰 負氣回了望江崗 立誓永不出世 不料完婚時又遭逆事 賊人單刀鬧洞房 刺死你老那初過門的弟妹 小弟我又遭這種意外 遂一心到在飛雄峪出家 施大人奉女旨放糧 非找我出世不可 我被迫無法 才詐死埋名 我那義父也開腔明心 趙士傑道 你們這不是倆條人命嗎 賢弟你詐死還不更緊 施大人開腔怎麼能活呢 可是愚兄昨日聽說施大人已到了濟南 天霸道大人原來也是用的一計 乃是用羊心羊肝假五臟 我們義父子表明心跡 我這才來到濟南 重保施大人放糧查賑 趙士雄道施大人山東放糧 賢弟你是知道的 愚兄我在病中的時候 不斷有綠林道的朋友來看望我來 我是頗有耳聞 現在大概這山東的糧米 全要被這個主收買去 天霸道 倒是誰呢 趙士雄回頭看了看 見陶堂的沒在面前 遂低聲說道 聽說這個莊頭黃隆基 他是沒懷着好意 要把山東的糧米全買淨了 在浮山寨稱雄 天霸皺了皺眉說道 只是鼓樓上的人頭是誰掛的 趙大哥大約准知道 趙士雄道 這件事兄弟你不用問 因爲兄弟你性子急 我若是告訴了你 你必然刻不容緩的 想去找那作案的人 倘若去了 也是白栽 愚兄吾是本不想出世的 只因眼看着六府的災民這麼可憐 家母又是愛作善事的人 若是由着這羣不顧黎民死活的強盜橫行 豈不把百姓們活活餓死 我這病是剛好 再過三天 我必要到公館裡找兄弟你去 幫着你辦這件

(16) 案子 天霸道 既這麼着 小弟可不敢再問了 君子不强人所難 趙大哥既肯幫着兄弟露這個臉 兄弟承情不盡 趙士雄道 我還有一點事奉託 家母原有一點心願 總要遇到機會做一點功德之事 這次荒年 家母要放一點賑濟 只是恐怕善門難

開 愚兄有五千銀子的數餘 明日送到欽差大人那裏 請代行賑濟貧民 天霸道 小弟先替六府災民拜謝 天霸說完 見天色不早 遂即告辭 忙搶着要會飯錢 趙士雄道 兄弟

後 可不必客氣 咱們也不用謙讓 教跑堂的說 應該誰會錢 跑堂的正打了手巾上來 一聽 趙士雄一說 忙答道 還是趙大爺會錢對 因為爺台你是客 頭一次來到 下次來了你再

集 花吧 天霸道 那能這麼叨擾呢 趙士雄道 咱們弟兄不過這麼客氣 兄弟你請吧 我再

女 得等一會兒 明日我得吃藥 後天再歇一天 大後天准到公館 天霸道 好吧 小弟在公

館候你老 趙士雄又問公館在何處 天霸道 就在府衙對過 草料場 趙士雄點頭還

七 跟着往外相送 天霸忙攔阻道 大哥身體剛好 小弟也不敢當 趙士雄遂送到樓梯旁 看

貞 着天霸下樓走了 自己重回雅座 夥計把帳開上來 這跑堂的故事教趙爺會賬 爲的是多

落幾個酒錢 因為每次候下面飯座的酒飯錢時 必要多給兩吊錢酒錢 他有這種私心 所

十 以才教趙爺會飯帳 趙士雄飯後也回家去不提 單說天霸離了酒樓 够奔南門 進南門轉

一 過一條街 必須穿過一個胡同 這個胡同名字是箭竿 只一人多寬 要是兩個人就攢擠

集 天霸一進這胡同 就見前面有一個女子 左胳膊上抱着一個小孩 右胳膊跨着一個竹籃

裏邊滿滿的一籃子紅嘴麵桃 女子是一身的新衣服 那小孩也是收拾的齊齊整整 帶着百家鎖 看那個意思是姊弟二人 不定是給誰做壽去 這女子在前邊走着 把道路擋住 天

天是正君子 決不肯跟婦人換肩擦背的擠過去 怎奈這女子窄小的金蓮 又抱着孩子與籃子 走的非常慢 天霸只好慢慢的跟隨在後邊走着 走到胡同的一半 遠遠見對面來了

一人 這人身量高大 一臉的大油麻子 又黑又亮 右眼是瞎子 左眼非常大 眼珠子往外弩着 獅子鼻火盆口 兩耳煽風 頭戴一頂馬蓮坡大草帽 掛藍綢子裏 頂上是太極門寶大絨球 閃披着米色綢子大衫 走着路滿帶架子 看那情形不是練過手脚 就是練過彈腿 天霸心說要糟 這小子不是什麼好人 這女子必要吃虧 說話間就見那個壯漢已走到女子的面前 那女子只好一偏身 臉衝牆 就見那人一伸腿 天霸說聲不好 就聽嘆通啷改 哎喲嘩啦 哇的一聲孩子也哭起來 怎麼這些聲音呢 只因這女子被那人絆倒 跌在地上 籃子裏的壽桃也滾了一地 籃子也散了 孩子手中一把銅錢也扔了 孩子被擗也哭了 就見那女子爬起來 把孩子抱起來 籃子壽桃也不要了 往前跑着就罵 不是人的 不好好走道 你是有爺牛沒爺管的強盜 欺侮良家婦女 你家裏沒姐姐妹妹嗎 這個人啊了一聲道你敢罵人 我打死你這個丫頭 那個姑娘抱着孩子一個勁的跑 這個強徒在後面追 天霸一看這種情形 不由得怒從心上起 氣向胆邊生 大喝一聲 大胆的狂徒 朗朗乾坤 你敢調戲良家婦女 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這個土棍一轉身 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睜的很圓 大聲道 那裏來的小輩 敢來多管太爺的閒事 天霸道 我比你長三輩了 這個土棍大喝道 小子你不運命了 說着話把太衫一甩伸手掣刀 這時已出了這個箭竿胡同 正是東西一墜長街 在北面上是一家大雜貨舖 是山西人開的 櫃上的同人見一個惡霸追趕一個年青的女子 後面又有一個壯漢向那惡霸答了話啦 這些人全出來看熱鬧 這時天霸見這個狂徒一亮刀 就知他定是壞人 說不定鼓樓的人頭就是他掛的 遂打算把這人拿住歸案 忽然那狂徒如惡虎撲食的竄過來 擄頭蓋頂就剝天霸往旁邊一閃 早把鈕扣解了 遂把大衫往旁一甩 抽翅尖雁翎刀 接架

相還 這個一隻眼土棍的刀分量真重 天需要是拿他那把刀 還真使不了 論起來天需的武功可是比他強 不過這個土棍力大刀重 天需的刀不敢跟他碰 這一來工夫大了 天需可就喫了虧了 走了二十多個回合 天需鼻穿鬚角已見了汗 這時那抱着孩子的女子 見有人出來 自己也站住哭着罵着 有一個看熱鬧的老者 過來向那女子說道姑娘你看爲你全動了刀啦 你還不走等什麼 這女子見老者這一說 遂答道 我是給姥々做壽去 遇上了這個強徒 我姥々家就在前面不遠 老者道 你還丟了什麼東西 老漢給你拾來快走吧 姑娘道 砸壞了的籃子我不要啦 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走去 這時候天需已堪々的不行了 遂屈恍一刀 往西一竄 刀交與了左手 登出一隻鏢來 這個土棍說了聲那裏走 一順刀就追下來 天需一翻身 抖手就是一鏢 正是西照的太陽 這隻鏢被太陽照得金光繚繞 奔了那土棍的咽喉打來 這土棍別看是一隻眼 眼神還是十足 把頭往旁一偏 鏢從耳旁擦過去 啞的一聲 釘到那雜貨舖的明柱上 老西們吓的怪叫 可了不真的啦 飛起大冰片子來了 快上門 看熱鬧的往兩旁一散 這羣人們真正的討厭 簡直的給打了一個場子 天需這一鏢打空 那個土棍哈哈一陣狂笑 小輩你也敢使鏢 難道你不是紹興府黃家門的嗎 天需道 你家老爺正是副將黃天霸 若知厲害 趁早跟老爺打官司去 這狂徒一聲冷笑道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大老爺拿了你這小輩 好去領那萬貫的錢財 書中代言 浮山寨已發下重賞 能把黃天霸生擒的賞百萬 把他殺死的賞一萬 這強徒已接到了浮山寨的傳單轉牌 所以才想把天霸殺死 好得那萬金之費 此時不由得信口說出 天需這時又跟賊人戰在一處 心中暗打主意 我得用我們黃家獨門的功夫 迎門三不過的鏢法贏他 往後說這迎門三不過是三枝鏢一塊兒打 那是胡說

怎麼着三隻鏢也不罷一塊發。這種鏢法是巧勁。打這種鏢時把刀卸在口內。一塊兒把鏢登出三隻來。他是右手一隻左手兩隻。趕到往外發時。第一隻鏢使八成勁。打咽喉掛兩肩。第二隻鏢使九成勁。打前心掛兩脇。第三隻鏢使十成勁。打下陰掛兩腿。左右躲必打兩肩。倆脇兩腿。往上竄。上面的鏢搬家打下邊。往下矮身下邊的鏢搬家打上邊。可是本門人也有躲法。用鐵板橋的功夫。蹦脚面端脚心。將身往後仰。用鐵板橋的功夫。可以把三隻鏢躲過。天霸打定了主意。要用這種獨門的絕技贏他。遂後虛晃一刀又往外一竄。這土棍狂笑一聲道。你有本事自管使來。天霸遂把刀卸在口內。伸手登鏢。翻身喇喇的一連三鏢。這土棍遂往起一竄打算竄起來。誰知道這鏢是上下搬家。叭的一聲一隻鏢正穿在這土棍的右腿上。疼的他竟出了聲。哎喲了一聲。抹頭就跑。天霸那裡肯捨。往東就追。看熱鬧的往旁一閃。讓開了道路。天霸往前追了不遠。就聽後面有人喊了聲好。迎門三不過。名不虛傳。天霸一回頭。那知那受傷的土棍也給了天霸一鏢。天霸雖能打暗器。可是滿按着規矩。這個土棍使的是花鏢。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最不好躲。這一鏢正穿在天霸的左腿上。天霸說聲吾命休矣。只覺着這隻鏢打肉上。並不覺疼。只覺麻木不仁。就知道這鏢上有毒藥。忽然背後有人趕奔過來。一把將天霸拉住。天霸一看正是那酒樓相會的翻江夫趙士雄。天霸道。趙大哥吾這個傷受的可不大好。趙士雄道。賢弟你怎麼竟遇上這個主。此人正是那鼓樓掛人頭的正凶。天霸道。他倒是何人。趙士雄剛要說。天霸心裏一陣發亂。差點沒倒在地上。趙士雄急忙摻住道。賢弟你趕緊回公館。這種鏢可厲害。趕緊摻着往回走。剛走出不遠去。見迎面來了兩人。正是那趙璧跟關太。這兩入自從出衙門跟天霸分手。趙璧是誠心懇喫關太。兩人一商量。關太是想喫山西館。趙璧就想吃

山東館 關大道 山東館豈可不給錢 趙璧道 山東館豈亦不給錢 關大道好吧 就

依你 趙璧道 依誰也得請客 今天你花幾個 往後吾好氣請你吃一頓山西館 關大道

你不用管 反正有給錢的 兩人這一進山東館 趙璧是一路的狠喫 趕到喫完了 關太站

起來就走 趙璧道 你怎麼不給錢就走 那可不 你算拿老趙當冤孽 關大道 吾告訴

你實話吧 吾是一文錢沒帶着 趙璧見關太說沒帶着錢 立時急的小腦袋瓜發炸 遂說道

醋老西 你不給錢你走不了 關太是不聽他這一套 扭頭就走 還給招呼陶党的 跟趙

璧算賬去 關太却跑到門外乘涼等着 趙璧委々屈々花了窩心錢 趕到出了酒館 一看關

太酒足飯飽 在那找涼快 趙璧向關大道 有你的醋老西 你活不長 關大道 吃完了你

了 趙璧道 不用你個鬆老西 早晚要教你知道趙老爺 關大道 你不論說麼 我是鷹吃

兔 趙璧道 核看我們饒花了錢還落個兔 你算吃對了 兩人一路上口角着正往前走

趙璧道 老西你先別鬧 我看前面好似天霸 怎麼被一個汗奸扶着 關太一看真是天霸

兩人趕緊迎上前來 趙璧見是趙士雄 趙璧這時却恭恭敬敬的向趙士雄行禮道 趙大哥你

老一向可好 老太太可健壯 皆因趙士雄事母至孝 不論是誰見了自己 只要一問老太太

好 趙士雄是起心裡高興 喝酒吃飯不用問准是趙士雄給錢 就是有甚麼小小不然的嘴拗

也算完事 趙璧知道他的毛病 所以一照面先下藥 趙士雄見趙璧問到老太太趕緊回答

家母倒還健壯 趙璧又問大哥你老可好 趙士雄道 我這是熱病才好 趙璧還要問 關

太道 得啦少說費話 黃爺這是怎麼的啦 趙璧也緊自問着 趙士雄道被賊人暗器打傷

鏢口有毒藥 別再耽擱 趕緊架回公館吧 我還得找點東西 趙璧關太架着天霸 趙士雄

翻身回來找那個鏢 來到雜貨舖前 早有地方給拾起來 連衣服帶明柱上釘着的鏢全給起



了下來 包在一處 預備着沒人領就給交了官 這時趙士雄來到而前 向地方說道 這件

衣服跟刀鏢全是我們的 地方說道 你老是那衙門 趙士雄道 我們是欽差大人手下的

差官 地方一聽那還敢過問 遂說道 老爺你老看看任什麼不短吧 趙士雄把這衣服接了

過來 看了看還多一件衣服 知道是那強徒所留下的 趙士雄向地方道 這裡還多了一件

是賊人拋下的 帶回公館留作証據 趙士雄趕緊的趕上了趙璧 順着原路趕回公館 到

了公館中把天霸安置在配房中 天霸是昏迷不醒 臉上發紫青筋全暴起來 趙璧道 當家

子難道咱就看着他死嗎 得想辦法 趙士雄皺眉頭向趙璧道 這也是我這兄弟該遭這步

大難 這種毒藥鏢太已的毒 要是普通的毒藥鏢 用五福化毒散 就可以救的過來 這可

不行 正說着大人已知道了 也過來看天霸 趙士雄向大人行了禮 大人道 天霸才到公

館就遇這種事 教本部堂好難過 趙士雄對本部堂的這步難 務必搭把手 趙士雄道 恐

怕小民有心無力 大人道 他倒是被誰所傷 趙士雄剛要回答 差人進來報 外面有一位

叫黃少傑的求見 大人道 叫他進來 差人不一刻把黃少傑帶進來 黃少傑見了大人 行

禮已畢 大人心裡亂 也沒問什麼話 跟着問趙士雄道 這個打毒藥鏢的倒是何人呢 趙

士雄道 提起這個打毒藥鏢的 不止於要天霸的命 於大人前途還有關係 離此不足百里

有一處說山不像山 說嶺不似嶺 有瀑突泉的水勾過去 成了個天然的護莊河 門邊有壩

子城 這地方名叫黨家窩 有一個伸手得來萬勝將 黨德芳 估據在那裡 坐地分贓 是

一個有名的江洋大盜 趙璧答言道 這個人我倒知道 當年在陸家堡會見過 在那裏也算

漏網之賊 趙士雄道 不錯正是他 這人本領出眾 藝業高強 三環套月紫籐得勝圈 有

神出之能 這個打毒藥鏢的 可不是黨得芳 乃是他第三子麻面金銀蛇營林 他們

家所用的這種毒藥鏢 與衆不同 若是江湖綠林道所用的毒藥鏢 咱們自己能治 倘有黨家窩這種毒藥 力量是特別的大 非他們自己的解藥不能治 別人的毒藥鏢能十八個時辰死 他這是三十六個時辰准死 大人一聽真急了 遂向趙璧道 你快騎馬到巡撫衙門 調濟南府的官兵 剿滅黨家窩 好救天霸的性命 趙士雄道 大人千萬別費這種事 你就是把山東省的官兵 全調了去 也進不了黨家窩半步 大人道 難道說黨家窩修着銅牆鐵壁嗎 趙士雄道 黨家窩是天生來的險地 護莊河水不深 河面可極寬 下面是淤泥數尺深 小船進不去 大船喫水一多 就被淤沙膠住了 施大人道 那麼他們怎麼出入呢 趙士雄道 黨家窩是自己單造了一種走這護莊河的船 非他們這個船不能出入 正說到這裡 那裏發怔 聽你一說黨家窩道路的情形 轉身就出去了 大約他准是去黨家窩盜藥 這孩子跟他老叔一樣脾氣 心高氣傲 事事不肯落在人後 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 大人跟趙士雄一看 可不是就短他嗎 大人遂向趙士雄道 趙義士他叔侄的性命 全仗趙義士搭救 請念在六府黎民的災情奇慘 務必設法把天霸救了 好帮着本部堂放賑 趙士雄道 小民不是故意推託 實因這黨家父子 不是平常之輩 我縱然出頭 也未必能救的了黃賢弟 黃少傑已走 說不上就是龍潭虎穴也得走上一遭 豈能見死不救 小民這就向大人告辭 先到家中取三黃透甲錐 盜得藥來大人也不用喜歡 那是天霸命不該絕 若是盜不出藥來 小民死在黨家窩 自認命裡該富 大人道 趙義士 多加保重 爲本部堂捨死忘生 捨身救友 必然天相吉人 望義士手到功成 趙士雄道 託大人的福吧 趙士雄隨即出了公館 回家取三黃透甲錐 够奔黨家窩盜藥不提 這時大人是愁眉不展 差人又進來報 本

地都司老爺拜見大人 大人一看名帖 是新任都司祝清甯 原來正是自己的門生 大人心裡是非常喜歡 竟下了個請字 不一時祝清甯進來 大人一看 雖是三品官 可是二品頂

戴 真是福催貌轉 顯着威武異常 見了施大人行了大禮 大人一哈腰 很客氣的接安

集 祝清甯道 老大人身體可好 門生在京時很是惦念大人 大人道 本部堂託主上的洪福

倒還健壯 只是事情太辣手了 到了濟南竟出了許多逆事 天霸不幸又受了毒藥鏢傷 性

命危在旦夕了 祝清甯從進來就看着這屋中 是大人起居的所在 這時聽大人一說不由的

女 一怔 遂問道 天霸在那裡 大人道 那不是在那裡躺着嗎 祝清甯這才看見天霸躺在床

上 面色非常難看 自己非常難過 幾乎落下淚來 遂招呼一聲妹丈 天霸倦眼微睜 看

了祝清甯 皺了皺眉 只是說不出話來 祝清甯遂不忍再看着天霸難過 遂回身向大人

貞 道 天霸是怎樣受的傷 施大人用手一指趙璧道 你把受傷的情形說與他 祝清甯又向趙

璧見禮 趙璧一晃小腦袋瓜道 祝老爺你老現在是都司 發財不認的老鄉親 那還把老趙

放在眼內 祝清甯一急 遂說道 趙大哥 我若是安那個心 教我不得好死 大人諄叱道

十 這到了甚麼時候 你還這麼胡鬧 太不對了 趙璧見大人急了 這才不敢再說甚麼 遂

一 把天霸如何受傷的話 細細說了一遍 祝清甯道 天霸竟遭這種意外 遂向大人說道 大

集 人 這黨家窩如此橫行 晚生跟着調兵勦辦黨家窩 可不是晚生看不起趙義士 跟少傑 他

們只兩個人 人單勢孤 倘有差錯 豈不悞事 大人道 這種事可得慎重 必須稟明了提

督 因為這裏比不了當初本部堂在蘇州府 這裡一個兵也不能擅動 祝清甯道 多謝老大

人的指示 大人道 賢契你幾時到的任呢 祝清甯道 晚生在兵部學習當差 蒙皇恩體恤

( 23 ) 遇缺儘先錄用 可巧這山東的都司出缺 遂簡任晚生 立即領憑上任 晚生的岳父執掌

大王婁海雨 原本存京 意欲與晚生一同修奔濟南 順便與晚生完婚 婚後一月來到濟南  
 上任 前天接的任 因為衙門裡事情 必須辦理清楚 故此未能立時過來給大人請安 大  
 人道 我們是自己人 何必客氣 祝青甯道 晚生臨京時 也曾向侯府稟辭 只是侯爺  
 自從大人奉旨出京後 閉門謝客 所有拜會的一概不駕 晚生沒見着侯爺 故此沒帶什麼  
 信來 大人道 沿路上不斷有家信來 祝青甯遂向大人告辭 趙璧送了出來 祝青甯道  
 大哥別送了請回吧 趙璧道 卑職那敢那麼狂妄 都司老爺比我官大 眼看着就是副將  
 早晚必作提督 祝青甯知道他這種毛病 一輩子也改不了 遂不答理趙璧 轉身就走  
 黑士傑也跟了出來 趙璧扭着頭說道 你看人家作了官 這樣威風 咱們就是再  
 升了 也不好看了 這位當初那份像貌 比現社還俊 我總疑惑他是那個玩藝呢  
 祝青甯聽見趙璧說自己 回頭看了看 哼了一聲 竟出公館而去 黑士傑道 師傅咱  
 們別管人家 說咱們的吧 人家全去給天霸盜藥 咱們算賣什麼的 別在這裡裝蒜啦 趙  
 璧道 咱們那時也沒走在別人後面 咱們也去往黨家窩給天霸盜藥 黑士傑道師傅你老既  
 是敢去 弟子也不含糊 咱們是說走就走 這時知府陳文慶也聽見大人的隨員受傷 自己  
 趕緊的過來 先給大人請了安 然後說道 聞得大人的隨員 受傷很重 卑職這裡有一位  
 名醫 名叫賽叔和張萍野 把他請來看看 萬一要是有效 豈不是好 大人看着天霸這種  
 情形 萬分着急 聽見知府說有名醫 明知是治不了 可是死馬當活馬治 遂說道 那麼  
 貴府多偏勞吧 知府道 卑職跟這個張萍野有一面之識 拿卑職的名帖 就可把他請來  
 遂即吩咐從人拿了名帖去請這位賽叔和張萍野 工夫不大 把這位張先生請了來 這位張  
 先生不愧名醫 真是多經多見 遂向施大人道 這位的病是毒藥鏢所傷 這種傷勢非是

打鏢的本門藥無法治。學生有一救急之法。暫顧目前。可以救急。多的多活兩天。施大人道：「那就很好了。本部堂已差人去找這種藥。這位賽叔和張萍野道：「請大人趕緊打發人去買好綠豆粉。用涼水沖了。給他灌下去。就可以多延遲兩日。說罷也沒立方案。拜辭而去。

後

這裏趕緊把綠豆粉買來。給天霸灌了下去。這一來受傷的更難受了。因為綠豆粉是解毒的。一到了肚子裏跟毒氣相攻。人可折騰開了。天霸是左右的展轉。施大人咳嗽嘆氣。趙

集

璧這時不願意看着天霸受罪。遂轉身出來。黑士傑向趙璧一點手。趙璧湊了過來問：

五

幹什麼。黑士傑道：「大弟子把應申的物件全預備好了。咱也該着

女

告訴他們。他們得保護大人。再說他們的房上功夫有限。帶他

七

咱是說走就走。遂把小包袱一擡。兩人出了公館。這時候天色

真

道：「我們是趕緊走。別緊自就誤了關了城門。兩人這才够奔城

十

的飛毛腿。說能兩人一哈腰。就够奔往南的大道。走出沒有五

一

聲。起了一聲號砲。趙璧趕緊站住。黑士傑道：「吾的姥々

集

道：「你是任什麼也不懂。這定是祝爺調兵出城。黑士傑道：「

督

要給提督去公事。才能調兵啦。趙璧道：「小子你慢慢學吧。

事

督的公事回來。兩天也走不了。祝爺是一邊調兵走着。事情緊急不能就誤。提督知道是為欽差的事。他也不敢怪

( 25 )

傅明白。我要是全明白。還不給你當徒弟啦。兩個人一邊說。認得黨家窩吧。黑士傑道：「我沒去過。怎麼認識。趙璧道：「不認

要不你走吧 趙璧道 我爲甚麼給你當頂馬 黑士傑道 要不  
 看着辦吧 兩人正在倒着亂 忽聽見偏東邊有驢叫的聲音 稍  
 邊一片樹林子 這時正是月半的光景 月色清幽 稍壁一扯黑  
 樹林子前一看 見樹林子前面站定一老少 再一看這個老者  
 鬚亮 一部長髯足有一尺長 長的是判官臉 小鬼眼 牛頭  
 璧心說什麼樣子 全看過 也沒見過這種長俊的 再看那老  
 道 師傅你老看我打這兩隻鳥的 那老人說道 你總是這麼  
 五 莫打三春鳥 子在巢中盼母歸 那年青的小孩 聽了這句話  
 女 幾隻鳥就這麼些事 你老人家那十一條命案就不算數了 最  
 七 你說那是一條命 其實那婦人還懷着胎啦 一刀下去兩條命  
 酒 準比賣的鐵雀好的多 那惡鬼似的老人 被孩子說的倒不  
 貞 肘一撞黑士傑 低聲說道 你看這裡又出了二號的神眼 黑士傑  
 打鳥 簡直沒聽說過 雖有月光 可是鳥在樹葉子裡隱着 那容  
 十 你看我這回一彈子打兩 話剛說完 就見他手托弩弓 吧的弦  
 一 隻鳥來 趙璧心說 這兩個人本事一定够可以的 這時又聽那小  
 辦辦 我不是臉大耍媳婦 爲的是傳代接續香煙嗎 那老道  
 媳婦 也得娶個貞節烈女 像那黨家的姑娘 分明是一派蕩女  
 小孩說道 你老既這麼說 那個姑娘一定要不的 爲什麼師傅還  
 家窩呢 老頭說道 你是糊塗 我往他那裡去 就爲是咱們  
 林道的事 你怎麼一



點不明白

咱們趕緊走吧

小孩把打下來的串小鳥

拾好掛在腰間

老頭子

把樹上拴着的一匹小驢解下來 一抬腿上去 小孩在驢後邊 吧的一掌 這匹小驢立刻如

飛的走下去 小孩一矮身 跟隨在驢後邊走下去了 趙璧道 好俊的輕功 遂向黑士傑道

咱們既然全不認識黨家窩 還不趕麼追着他們兩人走等什麼 遂跟黑士傑施展夜行術的

工夫 遠遠跟隨 可是不敢明目張胆的跟着 淨找那背影的地方 這一下子爺兒兩個可

够受的了 走到了三更天 已出來五十多里 就聽前面那老頭說道 傻孩子忙什麼 你這

兩條腿的跟四條腿的打那門子賭 還有二十來里 要把你累死 說話間 那老頭把韁繩勒

住不像以前那麼如飛的跑 可是也够快的 趙璧 黑士傑仍然是緊跟着 趕到了四更天氣

見前面一片的水光 水那邊是黑壓壓的一道堡子城 趙璧知道 這一定是黨家窩 遂在

暗處隱住了身 果然那老頭已下了驢 站在護莊河邊上用手指一捏嘴唇 打了一個胡哨

在夜靜更深 這地方又極清靜 聽的格外的遠 不大工夫 就見由灣子裏撐出一隻小船

來到了旱岸附近 把船停在那問道 朋友你道個姓吧 就聽那老頭兒答道 在下乃是滄州

活閻羅的便是 勞駕稟報莊主一聲 船上的人答道 原來是你老 老頭道 正是

在下 掌船的道不用回稟了 你老就上船吧 因為我們當家的今天念叨你老啦 說是你

老今天必到 今夜不光你老來 還有兩位姓孫的 大約不久必到 說話間把跳板搭好 一

老一少上了船 把驢也牽了上去 掌船的又問道 這位是誰 老頭答道 這是在下的徒弟

羅騰 管船的掌着船拐進了灣子 趙璧道 徒弟咱怎麼樣 黑士傑道 不怎麼樣 看着人

進去咱在這杵着吧 趙璧道飯桶沒用的東西 你還早着呢慢慢學吧 師傅這點本事你得學

( 27 )

一輩子 你聽見那上船的人說什麼啦 黑士傑道 人家說是還有兩個姓孫的 趙璧道 就

憑他這一句話 咱們進黨家窩易如反掌 黑士傑道 這還是你老的神機妙算 弟子不大明白 趙璧道 咱可得吃點虧 上點當 咱爺兒倆得裝回孫子 士傑道 那你去 我不能上那種當 趙璧道 你別裝孫子了 不這麼辦理 怎麼能够進這黨家窩 黑士傑道 這才冤枉啦 師傅你憑良心說 裝過幾回孫子 趙璧道 別搗亂啦 看着舌的 趙璧一捏嘴 也打了一聲胡哨 果然裡邊出了一隻小船 掌船的問道 要進黨家窩報名 趙璧道 我是姓孫 掌船的水手道 你是孫爺 那位呢 趙璧道 這是我少爺 掌船的道 原來是孫少爺來了 請上船吧 趙璧一墊步竄上了小船 黑士傑也上來 水手看着有些不對路 遂問道 你是從那裡來 趙璧道 從滄州來 水手一聽就是一怔 跟着問道 你不能是從滄州來 一定是從浮山寨來的吧 趙璧道 你管我從那裡來 難道說我跟你們批了合同嗎 兩名水手你看我 我看着你 遲了一遲向趙璧道 你老跟吾們莊主爺是怎麼論 趙璧道 吾不能找他的便宜 水手一聽 這其中必有毛病 吾們姑老爺 沒有這麼大的年歲 水手厲聲說道 二位是那一路朋友 趕快的說明 要不說清楚了 可別怨我們得罪了 趙璧向黑士傑一使眼色 黑士傑道 你這兩個玩藝找死吧 猛然跳過來 來了個黃鷹搶十兔 把後頭的水手給按在那裡 趙璧把前邊這個水手 也給按個不拉刀就剝 把兩個水手全給料理了 黑士傑道 師傅你老真狠哪 扔在水裡還不行 爲什麼非殺了不可呢 趙璧道 你懂的什麼 他們住家全在王八坑裡拿水當家 若是扔到水裏 那不就放了一樣嗎 大丈夫作事 應當分的清看的明 量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黑士傑遂把兩個死屍扔在了護莊河中 抄起篙來撐船攏岸 下了船把船往河心一撐 離開了早岸並不去管他 趙璧這時一細看這堡子城 整個的把這莊院圍起來 雖然是土圍子 蓋的非常雄壯 趙璧道徒弟

你看這堡子城可不甚高。我們可易容上去。就怕裏面有消息。那一來爺兒倆可就併了骨了。

黑士傑道：師傅你這可不對。未曾出兵先預備死。趕明你老別叫該諧鬼了。簡直改個外

號叫送死鬼屈死鬼吧。剛說到這。離着丈餘遠一條黑影。其快似箭的飛過去。黑士傑道：

我的媽呀。你老怎麼真顯魂啊。趙壁道：那是夜遊神。因為你不。師傅。要報應你。黑士

傑道：別搗亂咱們進去吧。正說到這兒。就聽堡子城內。噹啷一棒鑼響。跟着殺聲大起。

聲音吶喊拿呀拿呀。這是那黃天霸的一黨。黑士傑道：壞了人家知道咱們進來了。趙壁

道：沒有那麼八宗事。他們還是未卜先知半仙之體嗎。這定是那黃少傑被困在裡邊。咱們不

能見死不救。行不行的也得闖一下子。黑士傑道：好吧。咱們這就進虎穴龍潭。那麼裏邊

殺聲大起。是不是黃少傑被困呢。書中代言。黃少傑自進了公館。見老叔。遭了意外的橫

禍。自己是萬分難過。又聽趙士雄說這打毒藥鏢的是黨家窩的賊人。要救天霸。非得他們

這裡的解藥不可。可是聽翻江大趙士雄說黨家窩亞如鐵壁銅牆。黨家父子又如何的厲害。

那意思是誰去了也是白栽。黃少傑一想要聽他這麼說。我老叔是等死了。自己年青向不服

人。趁着衆人忙亂的當兒。遂悄悄溜了出來。走到南關外。肚子骨骨真餓了。遂進了一個

酒樓。這酒樓的字號是宴賓樓。黃少傑上了樓。跑堂的給找了個座。遂問道：你老喫甚麼

菜。黃少傑道：百里不同風。我的口音你還聽不出來嗎。我是南方人。來到這甚麼不董。

你給配四個菜。揀可口的預備就行啦。跑堂的果然給配了四盞菜。黃少傑喫着非常可口。

正在這時忽從樓下上來一個和尚。這份像貌長的是異常出衆。身體又高又胖。打着蓮子縮

項下掛着一串十八子的枯骨數珠。這數珠教人看着毛髮悚然。是真正死人天靈蓋子。這

個掛骨是西藏那裏的風俗。講究帶這個。揀那不滿週歲的嬰兒死了。把天靈蓋子收拾淨了。

穿在一處 黃少傑就疑心這個和尚不是好人 跑堂的看着也直咧嘴 和尚落坐 跑堂說

道 大師傅喫葷喫素 和尚道 我是到處隨喜 葷素倒不拘 只因這一二年有點病 離了

肉食不行 你把那肥的做幾樣來 跑堂說道 我們這裏的菜 准能合大師傅口味 先給

你老來個紅燒鯉魚 水晶肘子 炸羊脂丸子 鱸子肉好嗎 那陀頭想和尚道 好跑 快一點

多賞酒錢 跑堂的趕緊喊灶上給預備 不大一會全端上來 那和尚大喫大喝起來 和尚

喫着飯 眼不住釘黃少傑 黃少傑忙着趕路 喫完了叫跑堂的算帳 那和尚忙說道 夥計

後 那位的飯帳算在吾一塊吧 黃少傑道 大師傅你我萍水相逢 素昧平生 那能叨擾 和

尚哈哈一笑道 貧僧募化十方 得來的資財 除了給佛祖燒香上供 餘下來的隨手用去

五 檀越也是施主 貧道略候盃酒之資 有什麼要緊 何況檀越是孝心動天地 面上隱白光

女 定是為尊長的災憂病難 起了大孝心 尤其令貧僧可敬 黃少傑一聽 就是一怔 忙答道

七 大師傅說的不差 弟子實在是有急難大事 和尚說道 貧僧善觀氣色 暗卜陰陽 擅越你

真 大約這是為你的尊長 哀求什麼解憂除病的事吧 黃少傑道 大師傅真是神仙 再求你算

算弟子的尊長 可是什麼凶險 倒是什麼病 和尚道 據貧僧推測 大約是邪崇中毒 決

十 不是風寒濕熱之怔 貧僧念你的孝心很重 願助你一勝之力 黃少傑心中猶疑 可不敢說

你別管 忙答道 大師傅慈悲 隨即拿出錢來去會飯帳 和尚攔阻道 擅越何必客氣 貧

僧把帳已會過了 果然跑堂的從櫃上拿回來四五兩銀子 和尚接過來 拿了一小塊有五分

一 重 遞給跑堂的作酒錢 隨即出了酒樓 黃少傑心說 吾看你往那裏走 那知和尚的道路

很熟 直奔東南 正是奔黨家窩那條道路 黑少傑忙問道 弟子心緒不甯 尚未領教大師

傅的法號 清修那裏 和尚哈哈一笑 向少傑道 貧僧雲遊四海 到處為家 天地即吾廬

那還用什麼名字 檀越不必問了 黃少傑見和尚不肯說 遂也不敢再追問 和尚道 我

算檀越一定是够奔黨家窩 照這樣走法 走到幾時才到 貧僧有一點小巧之技 帶着檀越

走一程 黃少傑道 大師傅多慈悲吧 和尚把僧袍的前襟 用左手一提 右手往黃少傑左

腋下 一叉 喝了聲走 這和尚只把身形一矮 嘩々々走起來 如電閃星馳 黃少傑就像脚

不挨地似的 耳中只聽得悠悠的風聲 黃少傑要不是自己是練武的 真得疑心自己是遇上

了仙人 駕着趁脚風啦 趕走到了一個時辰的光景 才站住了脚 鬧得黃少傑心裏直發迷

糊 再一看面前一道護莊河 河那邊是一堡子城 氣象非常的威嚴 和尚道 這就是那

黨家窩 貧僧送你過這護莊河 黃少傑道 大師傅弟子這裏可沒來過 聽說這裡的淤沙最

厲害 陷下去就不易出來 和尚道 這只能擋笨人 貧僧看渡這道河 如履平地 說罷從

腰中掏出來一根繩子 兩邊是兩個銅練錘 黃少傑心說這和尚定是不露真名的高人 這是

要施展一種輕巧絕技 水上飛行法 當初南蠻俠張爺 會這種絕技 和尚又取出很長的兩

根絨繩 這繩子極細 就見和尚把絨繩拴在樹根上 用一個銅卡子 一扣這兩根繩 把繩子

的那一頭啣在口內 把兩個銅錘的繩子一理 喇喇的把兩個銅錘掄轉了 黃少傑一看是反

着悠這銅錘 見和尚一縱身 竄出一丈多遠去 身子剛往下墜 忽然又往上一躍 隨着銅

錘之力 竟從水皮上飛渡了過去 這四丈多寬的河面 正巧比那繩子窄五六尺 和尚把口

中拿的繩子拴在對面的一顆樹上 這繩子一繃起 兩根繩子離四二四寸的寬兒 和尚脚登

這兩根繩子 輕輕飄翻回來 向黃士傑道 檀越你這可能過去了 黃少傑有這兩根繩子挺

細 恐怕喫不了多重的力量 倘若掉在這裡 定有性命之愛 和尚這一問到自已 想說行

吧 又恐怕不行 說不行吧又覺着臉上無光 略一遲疑 和尚道 檀越你大約怕這繩子細

吧 你不用提心 這繩子乃是頭髮鹿筋所造 有五百斤的力量 貧僧單把這銅繩給你 准可以過去 黃少傑接了過來 遂提着包裹走上了拴着的繩子 把這兩個銅繩也檢來 一步一步的趁着走了過去 和尚也跟了過來 把銅繩收起 從樹上把繩子解下來 一抖繩子那邊的繩子也退了扣 把繩子收回來 把那銅釘子算是拋了 趕到黃少傑細細揣度 這黨家窩出入的道路 見這堡子城上並沒有人把守 黃少傑想着告訴和尚 這裏並沒有甚麼把守的人 這句話未說出來 跟着扭頭 那和尚已無蹤影 仔細的往遠處看了看 雖在月下也看不出多遠去 暗想這和尚定是俠客一流 施恩不望報 這定是暗走了 黃少傑來到堡子城下 見這堡子城並不甚高 施展輕功墊步擰腰 竄上了牆頭 恐怕裏邊有甚麼消息 伏下身去細一看裏面還有一道羣牆 比較這堡子城畧高一點 黃少傑用小石塊問了問就地 怕遇上翻板陷坑 細聽了聽 全是實在地 遂放心的跳了下來 進了羣牆 高懸着天燈 當中一個大院子有天棚 裏邊的燈火明亮 遂奔了這院 來到北房 伏身在瓦欄上 往院中一看 沒點燈籠火把 如同白晝 院中放着幾張八仙桌 坐着許多人 全是這黨家窩的羽黨 單是一個老頭長的非常醜陋 當中坐的不用說一定是伸手得來黨德芳 這時見那醜鬼似的老頭 正跟當中那個人說話 書中暗表 黃少傑猜的一點不錯 那正面坐的正是黨德芳 黨德芳向那醜老頭說道 師弟你這是從那裏來呢 那醜老頭道 小弟自從螺絲島失敗後 飄流各處 東奔西撞 這是剛從滄州來 聞鸚鵡濟南府有綠林道在鼓樓上掛了人頭 細一打聽 才知道是師兄你老人家辦的 這麼一來施不全可就別打算待久 黨德芳道 咳 這事提起來更叫人着急 人家看着滿以為這一來 給吾們同道的除了害 我認定是禍不是福 因為那人頭乃是你那侄兒所為 倘若知道信 必要起兵來抄我的黨家窩



賢弟你想 施欽差把吾們綠林道 全趕盡殺絕 所有玉泉山 陸家堡 螺絲島 全是那

麼堅固的山寨 如今又該怎樣 全落的無有立足之地 我這黨家窩只憑這一帶淤沙的護莊

河 那有什麼險要可守 早晚必要鬧的瓦解冰消 正說到這裏 忽見有一個尼姑站起 是

後 帶髮修行的 長得這份像貌 簡直無法形容 脂粉不施 天生來的肉皮白 如同羊脂玉

集 唇不塗而硃 眉不點而黑 滿頭的青絲 是帶髮修行 穿着一身素衣服 說不盡

五 的天然俊俏 黃少傑這時一看這尼姑也怔了 心說怎麼這個地方 還有這麼俊俏的女子

忽聽尼姑說道 伯父你不必憂慮 倘有絲毫不穩的情形 伯父可到浮山寨暫避 我父親

女 很替着你老 這說話的尼姑 正是那方小嘴的愛女 他是自幼嬌生慣養 趕到長大成

七 人 生得俊俏 外號叫九花鴛鳥方妙蓮 只是他父親雖是綠林道 可是爲人極其正派

貞 這方妙蓮恐怕他父親看出他的行爲 遂花言巧語的說 自己一心向道 誓願侍奉

父親的天年 出家爲尼 爲是修來世 他父親一聽女兒不肯嫁人 作個賢孝的女

十 兒 心中非常歡喜 遂向方妙蓮道 你不必想出家 不過你自己有這分善念 爲

父的也不攔阻 我給你在山上蓋一座菴堂 作你養靜之所 也就行了 遂蓋好

一 一座精美的尼庵 把尼庵蓋好 方妙蓮在這庵中帶髮修行 這一來立刻這方妙蓮好

集 似海闊天空 無拘無束 鬧得醜聲四揚 不過只瞞着大舅方成小方小嘴一人 後來竟與黨

德芳的兩個子婿 這時黨德芳把兩個子婿叫了來 那方妙蓮不耐 竟跟了父親說了個謊

話 說是要到千佛山訪有道的老尼 得些解脫 方成既然是知道女兒已抱着終身不嫁的

( 33 ) 心 那還有什麼不放心 遂由着方妙蓮離開了山寨 才來到黨家窩 那伸手得來黨

德芳 最恨這種淫賤的婦女 可是他來了又不能把他趕走 那知道方妙蓮 偏夕的還要參

預人家的大事 這時一獻殷勤 伸手得來却沉着臉說道 姑娘你這分意思很好 等着到了

危急的時候 我還能到別處去嗎 這裏你呆着很不方便 趕緊到後寨去吧 方妙蓮挨了這

個硬駁 只好往後寨去 轉過這個院子去 回自己住的那間北上房 耳中聽見了些聲息

這方妙蓮也是一身的功夫 並且善打五色迷魂團 打上人立刻昏迷過去 方妙蓮知道房

後 這方妙蓮也是一身的功夫 仔細一看 見上面明明白白的有人偷聽前面議事的 遂略把衣服

緊了緊 從後窗竄了出來 飛身上了房 走到近前 用手一拍黃少傑的肩膀 黃少傑一回

頭 正被天燈照着 方妙蓮不覺一怔 心說有這麼好品貌的男子 黃少傑剛一要喊 就見

這個尼姑把手一揚 一個五色球打在自己的面上 黃少傑被這股香氣立時熏了過去

往房上一倒 方妙蓮遂伸手把黃少傑 抱著跳下房來 回到自己屋中 放在了

椅子上 自己一陣為難 究竟不知是怎藏才好 還是告訴黨伯父去 還是自己把

他藏起來呢 又看了看少傑 遂用繩子把黃少傑綁好 拿出解藥來 往黃少傑鼻子

上一抹 黃少傑一個噴嚏 立時緩醒過來 睜眼一看 見燈下站着一個尼姑 長得如出水

芙蓉 怎見得有讚為証

烏雲巧挽美人髻 青絲美過張麗華 不擦胭脂似朱霞 眉清如明月 秋波杏眼光華

准頭端正配銀牙 嘴唇鮮潤不用胭脂擦 對香腮耳墜蓮花 身穿青道袍下配暗八卦

露出金蓮窄小不大 十指尖尖似藕芽 十人見了九人誇 就是少傑也羨他 只為邪緣

不就 才安心要把他殺

且說少傑見這尼姑這種妖艷的情形 自己暗道 怎麼他竟會用妖術把我拿住 這時一陣陣

的微風 從窗口吹進來 由這尼姑的身上發出一種香氣 非蘭非麝 聞在鼻子內 立時覺

着心旌搖々

少傑一咬牙 心說我這是怎麼了

若起別心怎對的起我的老叔 這時

那口姑猛的用剪子把蠟花夾了下去 向少傑道你這孩子竟不學好 敢來到這裡偷盜 倘

若被這裏莊主爺知道了 還不要了你的小命 你家道姑是修仙了道的人不殺生不害

命 看你這小孩 你要知道好歹 聽你家道姑相勸 事事都依着我 定有好處

集 黃少傑睡了他一口道 你這無恥的滿口胡言 難爲你還是修道之人 你可把佛門

五 弟子罵苦了 方妙蓮道 道姑是一分好意 想救你的命 黃少傑道 我不領你

女 的情 你家小太爺是孔門弟子 講究的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我頭可斷也不肯做苟

且之事 方妙蓮道 你別這麼固執 你家中又有父母妻子 倘若死在這裡 豈

七 不可惜 黃少傑道 小太爺自幼出門在外 任甚麼人沒有 你不用這麼假惺々

貞 方妙蓮峨眉一皺杏眼圓睜 立時回手撒劍道 好說不聽 我要了你的命 黃少傑見他拿

劍向自己劈來 遂一閉眼等死 那知劍不往下落 說道 你倒好大的胆子 道姑最贊成的

十 是英雄豪傑 你倒是姓甚麼那的人 黃少傑道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我姓黃

一 雙名少傑 你趕緊給小太爺一個痛快 正在這時 忽然後窗戶哐吱一聲 被人踹

集 掉 方妙蓮一怔的當兒 就見由外面跟進來一個頭陀和尚 說了聲無恥的淫尼 方

妙蓮臉一紅 怒叱道 萬惡的僧人 多管閒事 說着縱身竄在外屋 伸手掏五

色迷魂團 一揚手奔和尚打來 方妙蓮這種迷魂團並不帶一點聲音 和尚不躲 用

手接住 哈哈一笑道 你還敢跟羅漢爺動手 可惜你父親在山東創的名譽 被你

這丫頭辱盡 你就早逃生 羅漢爺體念好生之德 放你逃走 你若一喊 教別

人救你 可別說羅漢爺要把你的事全給你抖露出來 看你方家父女 有何面目在山

東立足 方妙蓮一聽 果然不敢再聲張 悄悄的回了浮山寨 後文自有表白 黃少傑見

方才那淫尼逃走 來者正是幫自己渡河了那個和尚 和尚已進到屋中 口念彌陀佛 貧僧

一步來遲 致使尊駕受些個驚恐 少傑 這解藥我已盜來 你別的事千萬別管 趕緊回公

館去給你老叔治那毒藥鏢傷 黃少傑道 師傅你不論怎麼着 也得先把我放開 和尚笑道

我倒忘了 遂把孩兒綁繩打開 孩兒活動活動胳膊腿 遂向和尚道謝道 多蒙大師傳兩

次幫忙 倘若我老叔病真好了 情願供你老的長生祿位 和尚道 現時不是講報恩的時候

你得快走 這裡不論有麼事也別管 黃少傑把和尚手中的藥接過來 遂問這個藥怎麼個

用法 和尚道 藥案和用法詳載藥內仿單 少傑道 老師傅你老倒是法名怎麼稱呼 和尚

女道 不必問了 貧僧是雲遊四海到處爲家 沒有甚麼名字 少傑知道和尚不肯說 也沒敢

多問 趕緊來到院中 和尚用手一指道 東北角那段小墻最好出入 你奔那裏 貧僧還有

未了之事 咱們再會吧 少傑奔那段小墻 竄到房上看見前邊已竟打上 細一看正是那趙

士雄跟賊人動着手 再看和尚時 也早上了房 向自己一揮手 那意思是教自己趕緊走

少傑無奈 只好逕奔墻外 來到了牆下 剛要奔護莊河 見迎面來了倆人 正時那趙璧黑

士傑 少傑趕緊招呼道 趙伯父你老不用費事了 小侄已把藥盜來 咱們回去吧 趙璧道

咱們別往一塊摻合 你回去你的 咱們是誰的事誰辦 少傑道 那麼也好 咱們公館裡

見吧 說罷立時够奔護莊河 少傑走後 趙璧向黑士傑道 徒弟咱們這回事可有點栽 人

家把藥全盜走了 咱們算賣麼的 黑士傑道 師傅你老人家別着急 咱們拿賊立功也是一

樣 趙璧道 也只好這麼着 於是師徒二人够奔了大墻 翻上墻去 往裡一看 燈籠火把

照的如同白晝 細一看那動手的人 正是趙士雄 正與黨德芳的三個兒子戰在一處 原

來趙士雄自公館出來 到了家中 把三黃透甲錐取來 一直够奔黨家窩 驅渡了護莊河

來到裡邊 伏在廳房上 竊聽他們講說甚麼 不由得氣往下一沉 把房瓦踏碎了一塊 下

面一聽見響聲 立刻大家一亂 遂站了起來 黨德芳喝問房上甚麼人 趙士雄道 我乃趙

士雄的便是 黨德芳站起大家也是一驚 衆人亮兵刃這就要上房動手 黨德芳道且慢 遂

向房上抱拳道 趙義士咱們是多年的交好 閣下有病 在下三次派小兒前去問候 也就是

了 閣下有甚麼爲難的事 正好明言 你老寫個紙條來 要一千不能給九百 此時何必弄

這種舉動 趙士雄臉上一紅道 黨大哥不要誤會 實是在下的魯莽 因爲你們已跟施欽差

結仇 將來決沒有好結果 吾特來給你們兩造講和 鼓樓上掛人頭施欽差決不能不管 可

是你這三合郎又用毒藥鏢打傷了副將黃天霸 吾晚到了一步 已無法挽回 此來就是爲的

貞 向你們要一包解藥 把天霸救好了 吾趙士雄情願一月內把你們這事辦的兩下和好 因爲

那施大人爲官清正 是人所共知 再說山東省鬧這種荒年 人民日夜盼望早早的放賑 倘

若施大人不能在山東立足 這六府的黎民豈不活活餓死 吾們就按綠林道論 也講的是儉

富濟貧 取無義之財作有益之事 黨大哥你能顧到六府黎民 就能化除了這點私見了 黨

德芳勃然大怒 手指着趙士雄道 趙士雄 吾拿你當個朋友 原來你也是無義的匹夫 你

不定圖多少錢 來到這裏花言巧語 打算勸我們父子歸順了賊官 好給你巴結功名富

貴 你真匹夫之輩 黨德芳一回頭向身旁站着的黨氏四蛇道 你們誰去把這小子擒來

黨德芳的長子黨明亮竄出來大喝道 今天管教你來得去不得 趙士雄知道不是善言相勸的

事 遂也亮三黃透甲錐 接架相還 黨照 黨林 兩人也各亮軍刃 把趙士雄圍住 趙士

雄戰到工夫不大 立時氣喘吁吁 只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難道趙士雄的武功就不

如他們嗎 若是在平時別說這三人 就是再添兩個也是白饒 惟有今日是久病剛好 元氣  
 尙未恢復過來 這時一動手 立時顯出病的厲害來 趙士雄這一氣喘吁吁 頭上見了汗  
 黨氏三蛇更是一刀緊似一刀 趙士雄看看要敗下來 猛然房上有人大喝一聲 羣賊不要逞  
 強 該諸鬼璧璧取你們的狗命 趙士雄一看 來的正是趙璧 黑士傑倆人 黨德芳大怒 站  
 起來用手一指趙璧道 你們是活膩了 敢擾吾黨家窩 老夫若讓你活着出了吾這莊院誓  
 不爲人 說話問右手拉刀 左手套紫藤得勝圈 要親自出來捉拿趙璧 這時從身後閃出倆  
 男兩女 這兩個男的 就是趙璧方才在樹林遇的一老一少 這兩女的是黨德芳兩個閨女  
 業已出閣 四人往外這一闖 各亮軍刃 活閻羅李成通 通臂猿羅廣 戰住了趙璧 那兩  
 個女的 一個叫黨金花 一個叫黨銀花 揮動綉絨刀把黑士傑圍住 黑士傑喊道 你兩人  
 跑到這來了 吾得告這糟老頭子去 黨金花黨銀花姐妹兩個早已出閣 也是潑辣慣了 所  
 以什麼事也不理會 這時聽黑士傑明明嘲笑自己 遂怒叱道 小輩大胆 跟你家姑娘說個  
 真話 黨金花這才聽明白了 呸的一聲 唾了黑士傑一臉 黨金花黨銀花氣的直蹶脚  
 這姐這個慣怒之下 恨不得刀刀見血 一刀斃似一刀 黑士傑是手不開着 嘴也不閉着  
 再說趙璧跟李成通 羅廣 走了二十來招 覺着自己不易討出好來 正在這時 羅廣忽然  
 一矮身 一個就地十八滾 全憑腕膀肘膝肩的工夫 施展這路地躺刀 盤旋着只取下三路  
 趙璧竄高縱矮 竭力的用閃展騰挪的工夫 可是也就是一招兩勢 一長了非受傷不可  
 趙璧此時汗已下來 實在不行啦 遂喊道 大弟子這回老師可要歸位了 你趕緊逃走吧  
 剛說到這裡 忽聽房上有人喊道 算卦靈 算卦靈 閒來算卦防身寶 禍到臨頭後悔遲  
 趙璧一聽 立刻精神百倍 竟如死而重生 忙向房上招呼道 趙義士快來救吾 要知趙璧



生死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趙元霸大破黨家窩 關小西巧破紫籐圈

詞曰 嘆富人 早回頭 家財萬貫是虛浮 無常到 萬事休 良田萬頃空自謀 堆積

金銀終沒有 遺留罪孽不能休 宜看破 急加修 打破利鎖學瀛州

後

集

幾句殘詞念罷 書接上文 且說房上來的究是何人呢 原來正是那十雄五霸詐破螺絲島的

五

第一霸 誓曰尋針趙來趙元霸 這位英雄自從螺絲島分手之後 送外甥鐵塔王英傑回家

女

那知英傑的母親 見兒子回來一樂而亡 趙來跟着忙合一陣 把喪事辦完 趙元霸向外

七

甥說道 你家中也沒有什麼人 還是跟吾走吧 王英傑也覺着在家中住着沒有意思 遂把

貞

家裡滿安置好了 遂跟舅父趙元霸來到了舅父家中 這位趙元霸是好動不好靜的 這時聽

十

得山東鬧荒年 像趙元霸這種人 是專講濟人之急 救人之危的 一聽說山東災情奇重

一

遂決意到山東來看看實在的情形 趕到山東 所經過的地方 有一半顆粒不收的 及至到

十

了濟南 地方上才稍好點 做買賣的 公買公賣 莫怪山東是文化之地了 趙元霸依然

一

是以算命爲名 到處裏多作陰功事 遇到孀居的節婦 必要曉以守志不渝的好處 並用江

集

湖的一種籠絡人的話 把他買住 教他安心度日 遇到了兄弟不和者 必設法教他回心向

集

善 永不再起爭奪家產之心 知手足之義 算卦得來的錢 是除了自己够用的 其餘全暗

中

施捨 乞丐們每逢見了趙元霸 是如同見了善人 趙元霸遇到了沒錢的時候 就要找那

爲

爲富不仁的偷了來 散財濟衆 往往拿着錢 交到了大米面莊裏 教他代捨 米面莊掌櫃

的

的着着可疑 遂問道 你老這是那裏來的這麼些錢 趙元霸道 我這就叫瞎貓碰上死老鼠

這筆錢是拾來的 一個少眼無目的空身一人 錢多了也是病 緊緊把他全散去 不修今

(40) 生修來世 多積點陰功 來世不再教吾不見天日 掌櫃的一聽他的話說的是滿近情理 再說一個瞎子那能有別的事情 趙元霸在濟南住了幾天 聽說黨家窩是坐地分贓的大賊頭子 趙元霸遂決意到黨家窩打聽打聽 趙元霸來到了黨家窩 仍然是以算卦爲名 這裡雖是

賊窩子 時刻防範奸細 可是對於趙元霸一個瞎子 還注甚麼意 趙元霸又老實又吃虧 日子一多 黨家窩的人 沒有一個不喜歡趙元霸的 趙元霸又在這黨家窩裡賃了一間屋子

索性就住在這裏 這日夜間忽然聽見傳鑼 一陣陣的緊響 趙元霸知道准是官兵

前來勦辦 遂出來 來到了黨家的宅院正赶上羅廣用地躺刀把趙壁戰得力盡筋疲 趙元

霸這才一響報君知 仍然以算卦爲名 來搭救趙壁 趙元霸一輪這條葫蘆鞭 竄

下房來 就用這葫蘆鞭破羅廣的地躺刀 這一來羅廣竟無法施展這路刀法 剛要往外一滾

用刀來掃趙元霸的雙足 趙元霸鞭往下一落 這招是霸王卸橛 這一下子羅廣的身形

要不是往旁邊翻得快 非教他給擗上不可 急忙縱身跳出圈外 李成大怒 大喝一聲 竟

奔了趙元霸惡狠歹說道 拿你當好人 原來你是賊瞎子 趙元霸道 小輩你就使盡了力量

罵吧 作賊的全應該副了都不多 這時那黨德芳一聲喝喊 李賢弟退後 這個瞎子敢在吾

十 黨家窩混跡 幸吾用亂箭把他攢死 好解吾心頭之恨 李成往後一退 一聲梆子響

一 幾十個嘍兵全往上一圍 各人是一把弩弓 正在這時聽得外面一聲砲響 吶喊聲震動四

方 這正是那祝清甯調兵前來 剿辦黨家窩 那祝清甯自從公館出來 回到衙中 果然應

集 了趙壁的話 寫了一份公事 詳報提督 自己挑選了二百個健卒 又到公館向大人請訓

大人也沒責備他擅自調動官兵 只吩咐既是前往勦辦索性趕緊走 關太見趙壁黑士傑師徒

走了 關太明知人家是昏去黨家窩 自己在公館中就是保護大人 也沒有人知情 還落個

袖手旁觀 故此稟明了大人 跟隨祝爺一同起身 祝清甯 二百名官兵已調到城外 有千總王得功李得勝統帶着 趕到祝爺到了城外 這才傳令起程 祝爺是心急 督催着兵士緊走 趙璧在樹林裏聽見的砲聲 那正是祝爺齊隊 可是隊伍不論如何快 也得落後 趙璧等到了黨家窩 老半天的祝爺才到 祝爺吩咐把隊伍紮住 等待水師營到了 好搶護莊河 怎麼還用水師營呢 這就是吃了門子硬的便宜了 皆因祝爺一調隊伍 就有手下的責任 五 守備鑲黃滿洲旗人福隆那 向祝清甯請示 調兵是那裏 祝爺把去剿黨家窩的事 向這守備一說 福隆那道 大人帶着二百人去簡直休想進黨家窩 祝爺道 這是怎麼意思 守備道 大人有所不知 那黨家窩的護莊河 雖是引的活水 可沒有通着河的河道 船隻不能進去 河雖然不深 下面淤沙過多 連會水的人下去全得死 祝爺道 這一說豈不成了無法可想了嗎 福守備聽了 遂答道 卑職倒了個主意 濟南府原有水師營 大人何不叫他水師營協同剿辦黨家窩 那一來就容易了 祝爺道 既然是船隻進不去 水師營有甚麼法子能進去呢 守備道 這位水師營的守備諸葛福 他是福建人 在濟南訓練水師營 真就把這水師營訓練得紀律嚴明 單有一隊兵士 是能搭臨時浮橋 不論多寬的河面也擋不住 大人可以趕緊的派人把這位守備請了過來 黨家窩唾手可得 祝爺一聽點頭道 這件事倒是很好 遂派人前去請那守備 祝清甯道 我們這就去吧 他還得調集軍兵 必須麻煩會子 守備福隆那 傳令人馬起程 一直够奔黨家窩 來到了黨家窩 把隊伍紮在護莊河前 竟等水師營來到了 好搶護莊河 福隆那把人馬紮住 等了約有半個時辰 那水師營諸葛福來到 向祝清甯行了禮 祝爺把這裡的事情約略的說了說 諸葛福道 大人望安 遂即吩咐帶來的水師營二百餘人 把竹砲一響 這一隊水師兵一齊的下水 每人帶過兩

把繩子去 趕到了對岸 這邊把一座浮橋早已搭好 渡過水去的 同時一聲令下 把一座竹橋推下護莊河 那邊的水師營兵 大家一齊的把繩子一拉 那座浮橋正好綁在了水面上 官兵一擁而進 這時裡邊正然一齊的往外闖 原來黨德芳正喝令排弓攢射趙元霸 忽聽外面一陣大亂 就知內裏有了好細 外有官兵 自己索性讓他們決一死戰 以消心中之恨 遂把嘍兵分爲兩隊 又向李成道 兄長你可多受累 別把這瞎子放跑了 我這黨家窩滿壞在他手內 說罷帶着一半嘍兵闖了出來 剛出堡子城 祝清甯正帶着隊進來 兩下相遇 各自列開陣勢 城守營的守備福隆那 見人家水師營的守備諸葛福立了功勞 自己遂一順鐵槍 闖到前面 大喝一聲 胆大的匪徒 還敢拒捕嗎 黨德芳也真急了 因爲眼看着自己就要落個家敗人亡 遂左手亮刀 右手抱三環套月紫藤得勝圈 闖出陣前 福隆那用槍一指道 大胆匪徒 還敢耀武揚威 報上名來 黨德芳冷笑一聲道 大太爺就是黨家窩的莊主黨德芳 貪官報上你的名來 守備把大指一挑 露着翡翠的戒指 向黨德芳道 老爺乃是提相麾下守備福隆那 是也 要知老爺厲害 趕緊受綁 黨德芳舉刀奔福隆那面門就劈 福隆那用槍往上一架 跟着用了招棄底偷桃 槍尖奔黨德芳的咽喉就扎 黨德芳一擗頭 用連環進步虛砍福隆那的右肋 福隆那趕緊用斜插柳式 往外一磕 那知黨德芳是虛招 等着槍剛要跟刀刃一碰 抽刀換式往胳膊上一撩 福隆那見刀已到了胳膊上 只好往上一揚 那黨德芳更是意狠心毒 右臂的紫藤得勝圈 往福隆那腰上一圍 只聽唳唳一聲 可憐福隆那 竟立時亡命 落個腰斷兩截 黨德芳驕的往外一躍 哈哈大笑 冷笑道 就是這種無用的人 也敢到這裏耀武揚威 祝清甯看見守備亡命 想救也來不及 一躲脚道 可惜福守備竟死在這賊子之手 關太掣刀竄出來 口操山西

口音道 關老爺取你的狗頭 伸手得來道 醋老西 報上你的姓名 好給你

上帳 關太道 老爺姓關名太 字小西 提起了關爺的祖先把你這小子吓死 山西蒲州

關夫子 就是俺老西的先人 伸手得來道 就憑你這個老西 敢借關老爺的姓名 你給關

老爺當二百四十代的重孫子 也不要你 關太大怒 厲聲喝道 少要胡言 老爺取你的狗

命 掄刀用終山壓頂式往德芳頂上就剝 伸手得舉來刀接架相還 伸手得來刀法絕倫 又

有紫藤得勝圈的外門的工夫 差不多工夫稍微軟一點的 跟他走不了二十個照面 准得輸

給他 關太跟他走了十個回合 刀被伸手得來封住 伸手得來又用得勝圈也想把關太攔腰

給斷了 那知往關太腰上一圍 關太早打定了主意 把刀往下一撤 用抱刀式手往下一

垂斷刀尖向上刀刃向外 黨德芳一用力 關太也把刀往外一推 咬啣一聲 祝清甯疑惑關

太也完了 一細看 趕情那黨德芳已被關太把一條右臂割斷 連得勝圈也跟着一塊斷 關

太實在吃了寶刀的好處了 那黨德芳剛要往外竄 關太抬腿一脚 正踹在黨德芳軟肋上

來了個一溜滾 有官兵把黨德芳按上細好 所帶來的嘍兵 四下裏逃命 這時護莊河一帶

也起了殺聲 原來那水師營的守備諸葛福 仍然帶着那三百名水兵 一半在橋外邊 一半

在橋裏邊 爲是好給進去的官兵守歸路 這是極要緊的事 因爲剿匪對敵 誰也不能保定

了必勝 倘若是失利 就得往外退 若是把這浮橋被賊人得去 那豈不落個全軍覆沒嗎

所以自己督率着水師營 謹慎把守 正在祝清甯跟黨德芳厮殺的時候 那諸葛福見由莊外

來了兩人 直奔這護莊河 到了近前 就要往裡闖 諸葛福口操南邊音喊道 甚麼人敢往

賊窩子裡闖 把他細了 那兩人全把單刀一掣 用這點指諸葛福道 你敢擋太爺的道路

吾要了你這蠻子的狗命 諸葛福亮三稜峨眉刺 就跟這兩賊人動手 這兩個賊人是誰呢

這就是趙璧詐進黨家窩時 撐船的嘍兵說過 等兩位姓孫的 正是這兩個人 一個叫假火神孫旺 一個叫小火神孫清 兩個是黨德芳的愛婿 這兩人到浮山寨去送信 因為有事耽擱 在浮山寨住了幾天 定規是今晚回來 趕到了黨家窩的附近 遇見了本莊的嘍兵 也是在官兵沒進去時 出來送信的 這時已回不去 就藏身在附近 看着黨家窩倒是失了失後 不了 這是見孫旺孫清回來 遂忙趕過來報告道 姑老爺可了不得了 官兵已闖進了本莊 這哥兩個一商量 黨德芳對自己另眼相看 竟把親姐倆許了親哥兩 這時既遭了這種事 焉能怕死貪生袖手不管 兩人遂一同奔護莊河走來 一到這裡跟水師營守備諸葛福打上了 那諸葛福雖然武術不錯 可是他是另一種功夫 在水師裏很是一員戰將 講究水戰船戰 爬船桅走牽繩 可是到了陸地上就差多啦 跟這兩個賊人一搭手 走了五六個照面 假火神孫旺 不願戀戰虛砍一刀往外就敗 那小火神孫清知道哥哥要用五雲噴火筒燒這諸葛福 遂也往旁一竄 諸葛福焉肯就這麼不追 遂奔了孫旺趕來 趕追到不到一丈遠 把蛾眉刺一順 脚下一緊 兜着孫旺的後背扎來 孫旺是詐敗 焉能教他扎上 遂用斜身倒步 式一翻身 左手早將五雲噴火筒的千斤墜拉住 這時稍一低頭一拉簧 咯吧一聲 一道烈火 奔諸葛福燒來 這五雲噴火筒非常厲害 筒子是竹子的 內裡嵌着鍋菱木 口上滿是鋸齒 蓋上是火石 用繃簧的力量 一拉蓋時 筒口跟蓋上的火石一擦 立時火星子砸出來 往筒子裡一落 筒子裡的火藥是見火就着 立時往外一噴 他這種火筒的火藥是特別炮製的 噴出來不散 落在那沾上還着 所以只要讓他噴上 准得受傷 這時諸葛福見一溜火奔自己撲來 想躲那躲的開 立時一身官服全着了 連眼眉全着了 還算他福至心靈不該死 正守着河邊 撲通跳下護莊河去 把火熄滅 孫旺孫清見這個武官跳了河 遂一打招呼

撲奔這把守橋口的水師兵勇 忽然聽得後面有人念佛 小輩你還敢耀武揚威趁早逃生你家  
羅漢爺饒你不死 孫旺孫清 回頭一看 見是一個陀頭和尚 手中持劍 趕奔前來 孫旺  
用刀一指道 你一個出家人 敢來太歲爺頭上動土 真正是自找其死 和尚道 貧僧 篇  
良言相勸 你們看不一刻這黨家窩 就瓦解冰消 你若不趕緊逃命 貧僧可要開殺戒了  
孫清道 哥哥那有那麼些廢話跟他說 竄過去擺刀就剝 和尚用寶劍一接 孫清見和尚寶  
劍光芒耀目 不敢硬撞 恐怕是寶刀 傷了自己的刀 走了四個照面 一個斜身撤步 拉  
五雲噴火筒的千斤墜就燒和尚 和尚往起一縱 使了一個早地拔葱 起來有一丈多高 這  
一股子火 正燒在孫旺的身上 孫旺喊道 你怎麼燒起哥哥來了 自己好在董得救的法子  
用刀背滿拍滅了 和尚往下一落 孫清又噴了一下 和尚往旁一縱 仍然躲開 這回和  
尚可不容他再噴了 口念彌陀佛 鼠輩你也不知羅漢爺的厲害 喇喇一連三劍 把孫清趕  
的暈頭轉向 孫旺也過來助戰 和尚並不追趕 口念彌陀佛道 賊子從此不再為非作惡 算是一  
十 兩人這才拚命的逃走 和尚並不追趕 口念彌陀佛道 賊子從此不再為非作惡 算是一  
一 筆勾消 倘敢再胡做非為 和尚定取你的狗命 孫旺孫清那還敢答言 急似喪家之犬 忙  
如漏網之魚 連頭也不敢回 拚命逃了下去 這二人逃走奔了浮山寨 下文書自有交代  
集 這時和尚望了望黨家窩 堡子城內已然火起 又見遠遠的一隊官兵 够奔這裡來 知道內  
裏已然得手 和尚原意暗中幫助着把黨家窩蕩平 自己有了功勞 然後求欽差把這塊地方  
佈施與自己 在這裏蓋一座大廟 自己好清修 可是到現在 自己一看這情形 覺着自己  
的功勞太小 不能够做這種要求 遂長嘆一聲 飄然走去 趕到後來浮山寨搶糧 這位和  
尚才出世與賀天保報仇 施大人有成人之美 遂把浮山寨一座大廟 給了這位和尚叫他參



修 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祝清寧率官兵到這裏應接 趕來到護莊河 這裡二賊婿已然逃去

那位水師營守備諸葛福 才從護莊河裏爬出來 水倒不要緊 弄了一身泥 有官兵伺候

着 又換了衣服 諸葛福過來見了祝清寧請罪 祝清寧道 諸葛老弟 不必客氣 雖然沒

擒住賊人 沒教他擾亂了後路 也就是了 諸葛福又把孫清二人五雲噴火筒如何厲害 自

後山險些被火燒死 多虧了和尚相救 才解了這個圍 祝清寧道 可知道這位和尚是何人

肯拔刀相助 諸葛福道 這和尚未露姓名 完事駁頭竟去 不邀功不求名 真是世外的高

集 人 祝爺道 貴部這隊人 不要離開這裏 還是在這守着浮橋 我到裏邊接應去 諸葛福

答應 祝清寧帶着官兵 仍然够奔堡子城內 趕來到裏邊 黨家四蛇 已有兩個被擒 一

女 個叫虎口白花蛇黨明 一個叫玉面小青蛇黨森 那麻問金錢蛇黨林 跟狠心雙頭蛇黨照

七 全被李成與羅·救着走了 這時正在由趙元勳 領着人尋找賊黨 祝清寧這一進來 立時

督率官兵 把所有未逃的賊黨 網的綑綁的綁 把女眷也全抄了出來 合計六十四口 內

貞 中主要的就算黨德芳的四房兒媳 這一被擒是一個勁哭 祝爺一看這情形 滿是良家婦女

遂吩咐官兵把少眷們單獨的看守 不准與賊黨在一處混雜 黨德芳的兩個女兒 聽得前

十 邊一亂 後來又聽得哥哥被擒的被擒 逃生的逃生 最後又有嘍兵報 說是莊主也被官兵

一 擒住了 黨金花黨銀花姐妹兩個一商議 此處萬不能再停留 黨銀花的意思不如就着官兵

沒進內宅 趕緊的逃走 找那大刀方成的女兒方妙蓮去 黨金花聽着也願意 原來那方妙

蓮 明着竭力的跟這姐倆要好 暗含着是離開他們夫婦 他爲是從中取利 又跟這姐倆拜

了乾姐妹 這黨金花黨銀花那知淫尼存了這種歹心呢 這時竟收拾細軟從宅後逃走 後來

浮山寨三女出世 後文書自有表白 暫時按下不提 祝爺把這前後全查勦完了 遂又向

元霸道 趙義士一向久違 你老怎麼知道黨家窩賊人行爲 官兵剿莊前來相助呢 趙元霸道 我耳中久有這麼一個坐地分贓的大賊頭子 所以才趕奔這裡來 我把他們的底全摸着了 這黨家窩要是不抄 將來必成大害 這裏是浮山寨的分支 莊頭 黃龍基 這次勾結糧商 就着荒年偏要多買糧米屯積起來 爲是把各地的人全擠走了 這黨德芳是兵馬大元帥 浮山寨的大刀方成是正印先行 只這黨家窩就屯積了四十萬石糧食 祝清甯道 有這等事 他們真不怕王法嗎 趙元霸道 還有一件事 欽差大人別看是兩榜進士出身 可是總脫不了書生氣 這次放糧 叫江南各處就地用贓款買糧 法子固然是好 不過他老人家可忘了 遠水不解近渴 多等一天 多死幾百人 祝清甯道我也想到這層了 大人也有爲難的地方 因爲要是一開賑 就得放到底 把人民全救了 這筆款不是三萬五萬 可能辦的了的 地方上如不能提 豈不是兩難 趙元霸道 現在可有了法子了 把這裡的糧運出來 先立粥廠 每一個城裡一個 城外一個 濟南這裏先立八個粥廠 然後把登萊青兗東五府 也立了粥廠 這裡開着賑 再等那邊來的糧就行了 祝清甯道 義士所說的法子極好 就請大人這麼辦吧 這時趙璧黑士傑才從後面出來 腰裏凸凸囊囊 這才出來裝好人 別人全不肯說什麼 關太看着趙璧就生氣 遂氣恨恨的問道 趙老爺又富裕了 這又够置幾十畝的 趙璧把嘴一撇道 誰也管不了 祝清甯道 別提這些閑事 辦正事要紧 我們先用小船把糧米先運出去 然後再辦這善後去 關太向祝清甯道 祝老爺 我可有點多言 這種官場的規矩 得有定例 你老是武官 只須你老拿賊辦案 不許你老抄沒賊贓 你老得稟明了大人 候大人批下來再動 若是這時你擅自作主 把糧運出去 你老是無私有弊 祝清甯向關太做了一個揖道 關大哥這是有閱歷的話 總比趙大哥強的多了 趙璧道 別聽

(48) 這一套 祝清甯道 別管他行不行 你幾位先回公館 稟報大人 我在這裏先守着 趙璧道 我不跟鬆老西一塊走 他是各別另樣的整拗 我走我的 他走他的 關太道 咱們是誰也別答理誰 我還不願意跟你一塊走啦 趙璧遂帶着黑士傑一轉身出了客廳 關太帶自己的隨從的兵丁 也出了宅院 趙璧富真走頭一個的 他怕走那臨時的浮橋掉

後 下去 單叫了一隻小船 渡過了護莊河 這師徒緊走 爲是惦着天霜的鏢傷 這一緊

走一個時辰的工夫 走出了四十多里 剛到了一片小樹林子 忽然從裏面竄出兩人 哈哈

一笑道 小子你也有個漏空的地方 太爺算就了你小子越不過這去 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今天就是你這兩個小子的收緣結果 趙璧黑士傑一看說我的姥姥 這

女 回可活不了 原來正是那活閻羅李成 羅廣 黑士傑駭頭就地道 師傅咱這可是英雄不下

馬 各自奔前程 趙璧道 好小子 你算對啦 趙璧倒不敢走了 明知道也跑不了 遂說

七 道 二位在這等我正好 我是正爲二位來的 得了一點東西送給二位作個見面禮 李成道

真 你小子在黨家窩偷來的 這叫物歸原主 你把銀子留下 也要你的命 趙璧道 咱們沒

十 有那麼大的仇 爲什麼作這個冤家呢 李成道 少費話 再多說我可立時要你的命 趙璧

一 把身上揣的金條銀子滿掏出來 起心裏疼的捨不得 無奈這時得顧命 末了拿出一錠馬蹄

金向羅廣道 少寨主你看這金子多好看 猛然一揚手忽的把這金子向羅廣砍來 羅廣卒不

及防 一偏頭想躲沒躲開 金元寶的翅子正砍在羅廣的頭頂上 羅廣疼的出了聲 哎呦了

一聲 立時坐在地上 血立刻就下來了 趙璧駭頭就跑 李成壓刀就追 一邊追着一邊罵着 小輩你敢暗箭傷人 吾要了你的狗命 趙璧道 你要命吾不給你 把你氣死 李成越發大怒 脚下加緊 颼々的一連的幾縱 已離着趙璧還有一丈遠 趙璧一回頭 見家人

已快追上 心說這回可完了 心裡一慌 脚登在磚頭上 嘖通一聲 擰下個仰面朝天 遂把眼一閉 竟等着死 李成趕過來 一脚把趙璧擰住 這時要是一刀往下剝 也就把趙璧

剝死了 那知李成他是貪心太重 浮山寨對於趙璧也定了賞格 因為趙璧是出名的壞事包

後

誰要把趙璧拿着 就到浮山寨領銀千兩 李成這時想把趙璧綁上 送回浮山寨給綠林道

報仇血恨 李成剛一下腰想細趙璧 就聽後面有人喊了聲 吾先拿你吧 李成豈看脖子後

集

有風聲 想往旁躲可來不及了 被飛抓把小辮抓住 後面正是黑士傑 從旁邊繞過來 抽

冷子給李成這一下子 這一抓上他那能再容情 手中一使勁 說了聲要命鬼你過來吧 李

女

成也往回下甩頭 兩下的勁一合 生生把小辮扯斷 還是連根拔 可真够受的 是頭髮根

上滿出了血 趙璧趁勢一翻身跳起 說了聲好孩子 你算沒給師傅現世 咱們該收拾他了

貞

趙璧黑士傑亮刀雙戰李成 李成雖是受傷 他沒把這兩人放在心上 把刀法施展開了

這爺兒兩還是不行 兩人走了沒有五個照面 那黑士傑一失神 把小刀被李成磕飛 黑士

十

傑回頭就跑 李成是恨極了黑士傑 捨了趙璧就追黑士傑 趙璧這回明知不行 倒不跑了

大喊道 孩子不用駭害 師傅不能讓你喫虧 跟着在後面就追李成 李成這個氣可就大

一

了 回過身來大罵無恥匹夫 吾先宰了你 竄起來劈頭往下就剝 趙璧更不接招 轉身就

集

跑 李成後面又追趙璧 趙璧道 你怎麼還追呀 可惜那些金銀全失了 李成道 我不

願意要金銀 我要你的命 趙璧道 你要是當真不要 樂得的送給我吧 李成全要氣炸了

那知黑士傑又從後面追來 喊了聲吾還是倒拿你的毛 李成可真怕他這一手 剛才抓的

頭頂這時還疼啦 忙往旁邊一竄 回頭一看 黑士傑離着自己還有一丈多遠啦 遂竄過來

( 49 )

舉刀就剝黑士傑 這爺兩就像商量好了 黑士傑回頭就走 李成一追 趙璧從地上拾起磚

頭子就砍 李成是大罵不休 趙璧道 今天跟你沒完 我們爺兩是明人不作暗事 這叫車輪戰 你死了心吧 別打算吾們併到一塊兒 跟你跑三百哩 少一哩也對不過你 趙璧這份嘻皮笑臉 黑士傑尤其奸壞 李成是乾着急 一點法子沒有 這回李成拿定主意 照一個人下手 遂奔了趙璧追來 趕上趙璧是決不容趙璧還手 一連就是三刀 這三刀趙璧拚命的躲閃 也鬧了一身冷汗 黑士傑返回來 掄小飛抓就是三抓 正在這時 就聽有人喊喝 小輩敢傷吾好友 趙璧一聽 這才算完 原本就贏不了 也逃不了 再來了賊黨 那就別想活了 趕到這人身臨切近 才看出來是翻江犬趙士雄 趙士雄在黨家窩 因為病體軟弱 不能勝了賊人 被趙璧黑士傑趕到接應 自己才退下來 一想自己這次臉上太已無光 不便在此 遂獨自出來 遇上了祝清甯帶兵攻進來 跟趙士雄見面 一問內裡情形 趙士雄道 凡事都是定數 自己到這裡來 原為是盜藥救天霸 自己這時弄得臉上無光 我實在無面目見衆人 祝清甯道 趙義士不必這樣想 你老是大病剛好 我聽說公館裏來了不止一人 也許是被別人盜了去 尙未可知 咱趕緊回公館 走在半路上 趙士雄心中萬分難過 想起十雄炸破螺絲島時 自己是多麼大的英雄 此時為病所纏 竟至這樣 真是把人恨死 走到這裏 正遇上趙璧黑士傑 被李成戰得走頭無路 趙士雄遂亮三黃透甲 錐出來接應 李成只得接架相還 戰了沒有五六個照面 趙璧黑士傑在旁協助 李成也有些乏了 一失神被三黃透甲錐 扎傷了一足 李成轉身逃走 趙璧遂喊道 你想逃走 可費點事 趙士雄道 窮寇莫追 殺人不過頭點地 趙璧道 不行 我得的錢 全教他拿去了 我得把金銀找回來 趙士雄知道趙璧捨命不捨財 遂不再管他 可是不放心 隨後追了下來 那李成跑到樹林子 見羅廣受傷過重 扶着腦袋直咬嚙 李成見地上的金銀

滿放在一處 自已也捨不得扔了 剛要一拾 趙璧已趕到 大喊一聲道 你小子敢動一兩銀子 趙老爺跟你沒完 李成真就不敢再顧拾金銀了 楷起了羅鷹就走 趙璧也不再追 一低頭把地上的金銀滿拾起 向趙士雄道 趙爺你老帶點零花去 趙士雄道 留着你花吧

趙士雄不再跟趙璧鬥口 這時天已亮了 遂一同够奔公館 趕到了公館剛一進門 就見天霸

從裡面出來 天霸那麼重的鏢傷 怎麼此時就能出來呢 只因黃少傑自得解藥 與和尚分手之後 自已救天霸的心切 遂急急的够奔公館 來到公館 天已到了丑末寅初 這時天霸在床上

哮喘不止 混身上下疼的厲害 趕情好人是天將亮時最舒服不過 病人到了寅時最難過 較比

別的時候加倍的痛苦 孫祺跟施安守着 兩個人看着天霸這個樣子 心中萬分難過 黃少傑正

在這時回來 一進屋就聽見天霸哎喲之聲 少傑到放心啦 因為藥已得着 別管怎麼折騰

也無妨碍 施安見黃少傑滿身是汗 遂問道 少壯士你老得着藥沒有 少傑點頭道得來

了 你趕快預備水跟盆子 找一把銀刀來 施安高高興興先去稟報了大人 然後趕緊把應

用的物件拿來 少傑這裏給天霸把衣服脫了 大人進來向少傑說道 天不絕天霸 不忍使

六府災民活活餓死 這一來他大約准能好了 大人又向少傑道 這藥得怎麼用 少傑把一

張單子遞與了大人 大人接過來 見上面寫的是 此藥專治毒藥鏢傷 先將腐肉用銀刀割

淨 用清水洗盡毒血 再行拍打七次 俟見鮮血始可將藥敷上 再將化毒膏貼上 以開白

水將所敷藥末服一錢 過一個時辰 用鯽魚煎湯服下 可以將血毒散淨 大人看罷 仍然

遞與少傑道 你趕緊的無法治吧 少傑道 大人可有銀刀 大人道 那有那麼現成的 吩

咐差人趕緊到銀樓去買 無論什麼樣式都行 爲是治病沒有毒 差人趕緊去了 少傑又教

廚房裏預備黑鱗鯽魚 把魚湯熬好 少傑等到把銀刀買來 自已又不敢下手 遂教孫祺幫

助下手 把傷處一看 有茶碗大的一片黑紫色 由傷口處直流毒水 少傑遂用涼水把這塊傷的地方拍好 涼水到了傷處 立時就乾 肉熱的像火炭 少傑估量着拍够了時候 遂給往外擠一次毒水 在以先擠出來的 沒有正經血 滿是紫色 趕到第三次 立時變粉紅色 可是腥臭異常 直到了七次 才見了紅色的血 又教孫祺用銀刀把腐肉剔淨 在先用刀割肉 毫不覺疼 因為傷處已被毒氣串的血氣滿跟這個地方斷了 趕到後來剔好肉的時候 天霸可覺着疼了 在床上微作呻吟 孫祺見裡邊全是好肉 遂把銀刀放下 少傑把藥倒出來 先給天霸喫下去 然後才敷在傷口上 化毒膏在熱水壺上熨開 當中剪開一個小洞 貼在傷口上 教差人在屋中點了一枝香 大家全在屋中候着 等到這枝香沒着完 天霸腹內忽然響如雷嗎 跟着咳了一聲 睜眼一看 見大人跟少傑孫祺 全在床前站着 少傑見天霸醒來 心中大喜 藥的力量果然真大 遂俯身說道 老叔你老這會好了嗎 天霸點頭道 我這時心裡清涼了 覺着非常舒服 只是口渴的緊 大人吩咐給預備開白水 孫祺給倒了一碗白水來 給天霸喝下去 天霸又要了一碗 這兩碗水喝下去 天霸立刻覺着喉嚨已滋潤了 遂向大人道 大人請到上房吧 你老這麼受累 教吾於心何安 大人道 你不用心中不安 你這只好 本部堂心裡痛快極了 回頭你再喝一碗魚湯散毒 這時廚房把魚湯做好 端進來放在桌上晾着 少傑又怕力量小 又教廚房放了四尾 把這魚湯熬成凍子 少傑看着咧嘴 摸了摸冷熱已竟可口 送到天霸面前 天霸恨病喫藥 閉着眼把魚湯喝下去 又過了片刻 少傑見天霸忽然一陣折騰 四肢全往一塊縮 混身戰抖 這一下子可把眾人吓着了 好在工夫不大 已折騰過去 天霸向少傑道 我要大解 大人道 你一身汗千萬別出去 找一個桶子或是盆子 就在屋裏出恭吧 說罷自己退出去 由天霸



少傑與差人扶着 在屋內大解完了 果然把毒氣全趕下來 屋中等時又腥又臭 差人把屋

中點了幾枝香 趕到大解完了 躺在床上歇了歇 不一會精神覺着恢復過來 大人又過來看

了看 這才放心 問黃少傑道 這藥是怎麼盜來的 少傑把酒樓遇俠僧 把自己帶到了黨

家窩的事 一一說了一回 只是這位高僧不露名姓 完了事揚長而去 大人道 天霸命不

該絕 會遇上這樣熱腸俠胆的高僧 這也是皇天默佑 剛說到這裡 差人進來報 知府陳

五文夔稟見 大人說了個請字 隨身出去到客廳裡延見知府 這位陳大人 上來見了大人

請安已畢 先問黃副將的傷怎麼樣了 大人道 有勞貴府罪念 現在已竟好了 知府道

這是大人洪福 差人剛獻上菜來 差人又進來報道 現有祝都司派人押解黨家窩的賊人前

來 跟着關太帶着兩名千總上來見大人 大人問了問關太 勳黨家窩的情形 關太道 祝

貞都司尚在黨家窩 因為那裡有糧米四十萬 知府這才教祝清甯派來的兩個千總跟着自己車

一同去黨家窩起運糧米 車走了之後 當天是返不回來 且說公館裏 天霸這一好 大人

是特別高興 吩咐廚房預備了四桌菜 給大家慶賀 到了晚間把酒席擺上 天霸剛好喫不

下去 趙璧是拚命的跟大家搶着喫 黑士傑他自己單要一份羊肉席 他怕剩下便宜了別人

這一來師徒二人 肚子裡的菜全滿了 飯後沏上茶來 趙璧黑士傑是口乾舌燥 黑士傑

把壺拿起來 恭恭敬敬的給天霸 關太 孫祺每人斟了一小碗 自己却用頭號大碗 斟上

了一大碗 給師傅 斟上一大碗 關太看着生氣 心說這兩塊料 真把人氣死 喫喝沒有

一點不占便宜的 索性賭氣也不喝 讓他們喝去 趙璧茶也喝足了 向孫祺道 吾們全往

黨家窩賣命去 你這裡守大營多舒服 夜間你可偏點勞吧 孫祺道 少跟我弄這套 上夜

就上夜 那來這麼些廢話 你要是喫一點虧 還活的了嗎 趙璧道 我是實心人 什麼事

全要說亮了 孫祺也不再答理他 這時天已不早 遂各自安歇 孫祺又到了上房看了看 大人已竟安歇 施安施孝在外屋伺候着 孫祺道 老人家安歇了 你們可別睡死了 驚醒點 施安道 孫老爺你放心吧 吾們夜間還是倒換着坐夜 門關好以後 連桌子全搬過去頂上 連臉盆帶胰子盒全頂上 有賊也進不來 孫祺道 你別賺外行了 胰子盒頂門管麼 呀 孫祺囑咐完了 回到廂房裏 見衆人已歇息了 遂也和衣倚在床上躺着 黑士傑喝了三壺茶 這時全行動下來 又沒有便壺 悄悄的把白銅洗臉盆端起 這盆裡還有半盆水 他這一小解 立時把這盆溺滿了 自己一想天亮了 倘教他們看見准不饒 想了想還是倒了去免麻煩 遂把門開開 悄悄把盆端起 想倒在院中 那知剛一開開門 往外一邁腿 就見上房前下有一個人用刀擡門 黑士傑怕賊人撬開門闖了進去驚了大人 遂喝了聲 臭賊你着傢伙 撲的一聲連盆帶水滿奔賊人砍去 賊人聽得有人喊他一回頭 正好連盆帶水滿扣在賊人頭上 這下子可把賊人糟踐苦了 噹啷啷聲音很大 在貞公館中保護着大人 全是和衣而臥 兵刃全在手底下放着 黑士傑是貨不離身 隨即亮小刀跟賊人戰在一處 屋中的衆人全驚醒了 孫玉堂頭一個出來 趙璧 黃少傑 關太 十等人全都出來 天霸不跟他們在一個屋裡 自己住在對面屋裡 聽得院中有了賊人 也拉刀出來 趙璧一看賊人是水淋淋的 遂喊道 好小子就敢行刺往那跑 竄過來就 是一刀 一邊動着手一邊還嚷 小子有你的 你還是一步兩脚印 真算好朋友 小子 我倒很愛你的 一邊說着 一邊拚命的照賊人致命處下手 這賊人刀法遠 是真好 黃少傑 孫玉堂 也各拉刀 竄過來要幫着拿賊 忽然從東西配房上又跳下兩個 賊人 那知這二人脚剛點地 又打在一處 天霸等見賊跟賊幹上 倒莫明其妙了 趕到公

館裏的差人們全驚動起來。點着燈籠火把，立刻照耀的院子透亮。趙璧一看，後下來這個人中竟有一個想不的熟人。究竟是誰呢？原來是那賽時遷朱光祖。這朱光祖倒是怎麼

回事呢？只因自從大人剿辦了螺絲島，羣衆星散，朱光祖隨着來到三岔路口，亦

跟大人告辭。自己投奔了樂亭縣去找帥傅鳳凰，張七已死。師娘跟師妹張桂蘭不知去向。

自己遂奔山東。那知在濟南巧遇飛行小狸貓武祥。他們二人原是早年認識。兩人

見面後，各叙已往之事。武殿祥說道：我實在的糟透了，提起來令人愧死。遂把

自己來到這裏原由，述說了一遍。原來武殿祥自從他父親死後，家境日漸衰落，

自己想求個功名富貴，也好安慰守節的母親。遂投奔了淮安府，找他那師兄費德

七功。到了那裏才知道他竟甘心墮落，不行正道。我投奔他一場，令我萬分失望。

費德功倒是很念舊，待我不薄。不過我決不敢在他那裏久待。怕落魄失身綠林之名，

遂辭別費師兄，臨行路送了我二百兩銀子。我本意不要這不義之財。只因他的情義殷々，

說這不是給我的，是孝敬師娘的點孝心。我無法只好收留。拿着銀子回家。只是我雖帶

銀子，可不敢動分文。每日是打把式賣藝將就度日。一路上信馬遊韉，來到了紹興府地面，

走到了一處鄉村，趕到了天晚了，錯過丁宿處，走到一個村莊子上，倒有一家小店。武

殿祥遂招呼店家，可是趕到店家一出來，武殿祥看着非常各別。有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並

沒有店夥。武殿祥一說要住店，那個店家却不甚願意招待。武殿祥道：少掌櫃的，你這店裏

怎麼不大願意留客人，還幹個什麼勁？那年青的店家說道：客爺你別怪罪，吾們這也不能

算什麼店。不過爲是給行路人借個方便。老掌櫃的已死，就剩了我們母子二人。不怕你怪

罪，特別粗野的客人，還不敢留呢。武殿祥見這位少掌櫃的，雖不會做買賣，可是說話倒

十分規矩 遂說道 我是錯過了宿頭 少掌櫃的多費心吧 我不敢說多給酒錢 店錢我是

加倍的奉還 這掌櫃的遂把武殿祥讓到一個單間裏 武殿祥一看 果然不成店的格局

滿是矮小的房子 迎面的上房是店家的住家 只有四間廂房 算住客人的 一個小店有什

麼多規矩的客人 所以住家女眷 住在一塊有許多不方便 閒話休提 且說這個少掌櫃的

後 把武殿祥安置好了 去報告他的母親 給客人燒水 武殿祥等到這少掌櫃的過來 遂問

道 少掌櫃你貴姓 店家說道 賤姓伍單名一個玉字 又道 爺台你是作何生理呢 武殿

祥道 我自幼好練武功 會幾手拙拳笨脚 流落在外邊 只好把工夫攬在地上 掙幾吊錢

喫飯 說起來給好武的現世 伍玉道 出門在外有什麼法子 兩個人說得很是投機 武殿

女祥道 我還得跟少掌櫃的商量 打算在這裡多住幾天 因為離這裡三里來地 那個福家灣

的地方很好 我在那裏每天可以賺幾吊錢 伍玉道 我可不敢作主 我跟家母商量 飯後

貞 伍玉跟他母親一說 這位伍老太太 早看見了武殿祥 雖是跑江湖賣藝的 可是一團正氣

遂向伍玉說道 這個人很是正派 可以教他隨便住着吧 伍玉也練過幾手拳 最願意跟

姓武的盤桓 爲的是聽人說說講講 自也好多長些見識 兩人說得甚是投機 第二日武

殿祥一早起來 把二百兩銀子交給伍玉 並且把自己守着乾糧挨餓的原故說了一遍 伍玉

十 很是佩服 遂把二百兩銀子收在箱子裡 武殿祥遂上福家灣去賣藝 晚上回來賺的錢很多

自己除了存一吊錢 預備作回家路費 餘下的給店飯錢 再多就買些菜蔬跟伍玉兩人吃

日子一長 伍老太太是忠厚人 見自己兒子跟着人家吃喝 心裏過意不去 跟伍玉說道

你天天喫人家的菜蔬 那能那麼擾人家呢 咱索性也別要人家店錢啦 伍玉道 我還要

跟人家學學武藝 伍老太太道 也好 爲什麼文不成武不就呢 索性咱就別開這個店了

伍玉喜喜歡歡的跟武殿祥一說 武殿祥道 兄弟咱們年歲差不多 我焉能當你的師傅呢 你算我的師弟吧 我算代師收徒 伍玉遂拜武殿祥爲師兄 每日練武 店門外的筮籬也摘了 從此不留客人 這日晚間師兄弟正在練着功夫 忽聽外面有人哎喲哎喲 聲音很是慘切 武殿祥伍玉拿着燈籠 出來一看 見門外站着一個壯年的男子 可是被水燙得 已竟不是人樣子 髮辮全快掉了 武殿祥看這人似乎像很有工夫 遂向前說道 你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年青力壯的人 怎麼被水燙成這樣 那人一邊哎喲 一邊說道 我是保鏢的 遇見了仇人 被人家燙的活不了啦 你老救命吧 武殿祥是面軟心慈 遂跟伍玉把這人揀了進來 架着躺在床 上 武殿祥道 你貴姓 那人答道 在下姓梁 武殿祥道 我倒是有治燙傷的藥 可沒帶出來 現在救急的法子 是先喝半斤小磨香油 可以把火毒暫時解了 別教毒氣歸心了 治我可治不了 這個受傷的說道 暫時把我這個疼解一解 我就是死了也感你老大德 伍玉道 小磨香油 咱這裡有現成的 遂到裏邊拿了一碗香油端了進來 這受傷的是恨病吃藥 一口氣把香油滿喝下去 伍玉他是年青人 看着不忍 遂到他母親屋中 跟武太太說道 娘你看這個受傷的人多可憐 我記得我那年被開水燙了 比這個人厲害 你給我配的藥還真好 上了兩天就好了 你老何不作點好事 給這人治治 伍老太太咳了一聲道 我不是狠心的人 豈能見死不救 不過給你治燙傷的藥 只能給你治不能給別人治 伍玉聽着母親說的不明白 心中十分的疑惑 遂問道娘呀 治病的藥怎會見不的人 伍老太太道 糊塗孩子不必問了 娘若是能給他治 何必跟你費這些唇舌 爲娘配的那藥 錯非母子之情 別人是不能行的 伍玉雖然心裡糊塗 可是不敢細問了 正在這時武殿祥一步闖進來 叫了聲伯母 這個人實在傷勢太重 常言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

屠 你老何不修點好呢 伍老太太長嘆一聲說道 賢侄你不知道 這其中的原故 我雖不敢稱善人 可是看見乞丐窮人 全起惻隱之心 那能見死不救 不過雖然有法子 因為我跟這人沒有母子之情 他不是我親生自養 我是決不能給他治 莫說他是陌生的路人 就是同胞的兄弟也不能給他治 武殿祥聽着口風太緊 知道這位老太太不是鐵心的人 這次後 既然這麼說 一定是有難言之隱 老太太跟着又說 你們去往藥店裏問問 有什麼專治燙傷的藥給他買點 花幾個錢不要緊 這裏說着話 那知受傷的人却把這些話滿聽的清清楚楚 怎麼隔着屋子他會聽見呢 伍家店裏又沒住着別人 院裏又清靜 那會聽不見呢 這受傷的扶着牆一歪一斜的 走到上房 推門直入 到了屋中 喚通一聲 跪在地上 連連給老太太磕頭 腦袋上滿是火泡 往地上磕一個頭 地上印一個血點子 哭着道 老太太你老就是我的親娘一樣 我是無家無業 父母皆無 拜你老為義母 孩兒只要好了 願侍奉你的天年 娘你多修好吧 老太太見這人說的可憐 看情形出於真心實意 老太太遂說 道 你們這麼逼我 我若是再不答應 顯得我已忍心了 這人跪在地上說道 娘你救兒的命吧 勝似親娘 兒若忘了你老這份好處 教我必遭惡報 武老太太道 我也用不着你孝順 我是居孀多年 只有這麼一個孩子 就盼你多照管他就是了 這人答道 娘你放心 我定待我兄弟如一奶同胞一樣 老太太忽然沉着臉道 我看你是嘴甜心苦 你連我姓甚麼全不知道 可見你不過現在用着我們時 甜言蜜語 趕到好了 立時把吾們母子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那人一聽 哭喪着說道 娘你老錯怪兒了 孩兒現在是一身的傷勢 疼的甚麼全顧不過來了 娘你只看看孩兒這一腦袋頭髮 全脫落的情形 就知兒的難過情形 你老人家多担待吧 老太太遂問道 你老倒是姓什麼 作何生理 這人答道 兒姓梁名貴子

大興 武殿祥聽着就是一怔 心說這人的名字 聽着很耳熟 江湖綠林道裏 大約有這麼一個人 此時也不便細問 你道此人是那盜寶伏法的梁富梁大成之弟嗎 一點不假 正是那點水蜻蜓雙飛燕梁大興 自從在北京城劫法場未遂 恨天霸入骨 心想黃大霸住在浙江紹興府 望江崗傑義村 他家中定有妻兒老小 他家有老少我殺一個是一個 教他姓黃的一輩子不能見人 想好了主意逕奔紹興府而來 到了那裏正趕上天霸完婚 梁大興遂單刀闖洞房 扎殺新人 被天霸堵在屋中 他遂往外一闖 被仁傑一壺開水澆的幾乎疼死 拚命的逃出 傑義村落荒而走 好容易走到這一個小村子上 這才叩門求救 遇上這位伍殿祥 心慈面軟 把梁大興救了過來 這梁大興來路表明 且說老太太聽他說出姓名 遂對梁大興說道 我們姓伍 現在只剩了寡母孤兒 無人照管 我不顧什麼嫌疑給你治傷 各憑天理良心 這時只憑空口說甚麼報恩感德將來的事誰又看見啦 你出去吧 梁大興又叩了頭 爬起來往外走時 那知脆的工夫大了 腿不得力 往前一跌 幸虧抓住門口 算是沒摔躺下 伍殿祥過來摻住 把梁大興仍扶到廂房 老太太見兩人全出去 兒子還在那等着藥 老太太道 你去拿兩塊陰陽瓦來 伍玉道 你老趕是藏着藥了 拿出給我看看 老太太道 傻孩子你這麼逼迫爲娘 索性我告訴你 給你治燙傷的那是甚麼藥材 乃是用的 布剪下一塊來 用陰陽瓦焙焦 香油冰片 調和好了擦於患處 比甚麼藥全好 最重的燙傷 藥餌難醫 治的 只有這種藥立刻能把起死回生 你想若非親母子別人如何能把這種饑東西給人呢 伍玉一聽這才明白 忙出來把陰陽瓦找好 送到屋中 老太太道 你出去吧 伍玉遂退出 來 武殿祥見伍玉找陰陽瓦時 心中納悶 來到院中看動靜 這時見伍玉出來 遂向前問道 兄弟你別藏奸 倒是什麼方子 你告訴我 伍玉臉一紅 向武殿祥 你別問



了 咱們問不的 不許咱們看 武殿祥道 這個藥還用別的引不用 伍玉道

聽我母親說 還用冰片和在裏面 武殿祥道 那麼我去買冰片 伍玉遂在屋中看着梁大

興 武殿祥去了一會回來 這時老太太把藥已配好 伍玉把這藥和冰片調好香油 給梁大與上好 果然這藥效驗如神 過了兩天 傷勢已好多半 只是頭髮脫落的沒有什麼了 那

後 梁大興雖是見好 可不說走 伍老太太又不好生外擠他 一晃就是半月的工夫 武殿祥因

爲教給伍玉武功 也不再賣藝 伍家原本就不是富裕主兒 那架的住硬添了這麼兩個年

集 青力壯小夥子喫 未免日見困窘 手頭非常的緊 伍老太太私下跟伍玉說了兩次 娘倆全

五 不好意思往外開梁大興 梁大興口頭又甜 見了老太太一口一個乾娘 伍玉跟母親惟有暗

女 自着急而已 一恍又過了半個月 伍老太太一看 梁大興實在沒有走的意思 老太太遂把

七 梁大興叫過來 眼含着淚說道 老身有一點對不過你的事 本來不應當出口 到現在實在

沒法子 我家中原非富有 你兄弟尙不能頂立門戶 雖有幾個積蓄 也是很有限的 現

貞 在日不進分文 坐食山空 你又是吃慣了穿慣了的 我家中雖有幾十石粗糧 可是向來沒

肯給你喫 現時實在支持不了啦 你若有的門路 你可以暫時投奔 老身說出這種話來

十 心裡頭難過 只有自己知道 人憑天理良心 你恨我們不恨 全在你了 梁大興一聽

忙給老太太磕了一個頭道 娘你老不用難過 你這個日月我也看的出來 我跟你老素不相

識 蒙你老人家救了兒的命 又養了我這些天 禽獸全有人心 何況是人類 我報恩不報

集 全在我自己 這些日子我不走 一者是燙傷滿面 頭髮脫落的不成樣子 就是有親友那能

去找 二來我自幼就未遇好人 這時爲遭難才遇見娘跟兄弟 全是正人 所以不願意走

你老的話我已盡知 你就不用管了 兒自有辦法 梁大興遂來到廂房 跟武殿祥說道 哥

哥 老太太爲度日艱難教吾走 吾現在還不能走 大哥我看你如點存項 你老先借給我十兩銀子 一個月我准還 紹興府我有買賣跟放的帳 我把銀子領來 足夠老太太花幾年的

武殿祥道 兄弟你這話 實在愧死爲兄了 吾把棺材不用原故 告訴了兄弟你 就知道愚兄這份苦心了 我現在實是有二百兩銀子的存項 我的母親也是居孀守節 我這次出門 也爲是想個謀生之道 由山河縣奔淮安府 找我的師兄 我那師兄送了我二百銀子 奉養家母 我自己不能增光耀祖 若再把師兄給的錢花了 我何以爲人 故此沿路上把武功扔在地上 賣藝爲生 賺多了多花幾個 賺少了少花幾個 有時賺不着錢 寧可餓着 也不敢動那二百銀子 梁大興道 大哥這是你老一片孝心 兄弟萬分的欽敬 咱們一言爲定 你老就借我十兩銀子 我也不用 我助他們添補着度日 我一個月準走 未走以前 必要辦一筆錢來 給老太太度日 伍殿祥道好吧 送即從箱子裏取出十兩銀子 梁大興教伍玉把十兩銀子拿去交與老太太 就勢告訴老太太 我就着未走以前 把我這點本領全教給兄弟你 略盡寸心 伍玉遂按着梁大興的話 說與了老太太 果然從這天起 梁大興是真心實意的 把自己的得意功夫 全露出來 教給伍玉 連武殿祥也沒有梁大興手脚敏捷 在這一月中 武殿祥也跟着學幾手 轉眼間已是二十多天 這日梁大興道 我得進城討債去 三天內准回來 梁大興去了三天 這天晚上回來了 手中提着一個沉顛顛的包袱 還帶了許多菜來 武殿祥道 兄弟你真是言而有信 梁大興遂把包袱打開 武殿祥一看就是一怔 見包袱裡是四封銀子 許多的赤金首飾 遂問道 兄弟你這是那裏弄來的 梁大興道 金店有我的本錢 我去了正趕上收市 所以把首飾分來 武殿祥一聽這叫滿不對頭 就是收市也不能就這麼點首飾 來路一定不正 武殿祥存了疑心 只是不便問 趕到梁大

興一換衣服 雖則站在背影的地方 可是武殿祥已存了疑心 對於梁大興 處處未免就多  
 加注意 一眼看見梁大興內裡穿着夜行衣靠 武殿祥一怔 遂問道 兄弟你趕情也是綠林  
 的朋友 這是在紹興府得了來的吧 實話實說 難道我們這樣的交情 還會跟你有別  
 了舉動嗎 梁大興道 大哥既然看出兄弟的破綻 我也不再相瞞 我的名字並沒說假話

後 你老可知盜珍珠百寶燈的梁富梁大成嗎 綽號叫追雲燕子 就是小弟的胞兄 我叫黠

水蜻蜓雙飛燕梁貴梁大興 我胞兄死在北京城雲陽市口 此次來到紹興府爲給胞兄報仇

仇未能報 反受了小人的暗算 武殿祥一聽 不覺愕然 怔了半晌沒說出話來 梁大興道

五 武大哥你不用發怔 我決不能累着大哥你老跟我那兄弟 我那點兒金銀足夠他母子吃幾

女 年的 我一走也放心了 武殿祥也不便追問別的 因爲他哥哥梁大成 就是採花淫賊 他

七 在外影々綽々的也聽人說過 梁大興收拾完了衣服 向武殿祥道 勞大哥的駕把銀子金首

飾給老太太拿過去 這時伍玉也從母親屋出來 梁大興道 正好 兄弟你給老太太拿過去

真 吧 梁大興把包袱包起 遞與了伍玉 伍玉道 小弟不敢留你老這麼些金銀 老太太更不

教收 梁大興道 我家中有的是錢 我決不帶着 這不過是我一點孝心 伍玉無奈 遂把

十 包袱提起 武殿祥一想 這件事可不敢朦混 遂跟着出來 來到了上房 老太太正在坐着

一 這哥倆一進來 老太太道 我聽說你那梁姓兄弟回來了 武殿祥道 回來不大工夫 這

次帶了不少金銀來 這是孝敬你老的 老太太見伍玉手中提着一個包袱 打開裡而是四封

集 銀子 餘外是金鐲子金首飾等 估價兒不下數千金 老太太道 他是那裏弄來這麼些首飾

來 武殿祥道 梁兄弟說的 咱城內金店有他的股本 因爲收了市才分了這二十來樣首飾

老太太搖頭道 不對 我看他來路有些不明 武殿祥道 伯母 侄兒不敢蒙哄你老 他實

是江湖綠林道朋友 現在已伏法的盜珍珠燈大賊梁大皮的兄弟 老太太一聽 立刻臉上變了色道 不用說這金銀也不是好來的 你把他趕緊叫來 伍玉遂來到廂房向梁大興道 我母親請你說話 梁大興懷着鬼胎 從回來就不願意過去 恐怕老太太盤問 這時見伍玉一招呼自己 遂跟着過來 見了老太太規矩行了禮 站在旁邊 老太太沉着臉道 賢姪老身自問待你沒好處 總算對你沒有壞處 你這種不義之財 招災惹禍 別教吾們母子也跟着跪到堂上去 你及早拿走 梁大興道 決不能連累你老 孩兒這不過是一點孝心 老太太這 我餓死也不喫不義之食 梁大興臉紅道 兒雖是悞入歧途 現在已痛改前非 你老只要收下這點金銀 兒也不在此久待 從此狂奔京都 求功名富貴 老太太還是沉着臉道 你若有良心 吾們娘們各自憑心 教我們安生度日吧 梁大興道 娘你不用着急 孩兒把錢帶走 將來再報恩吧 梁大興連羞帶愧回到廂房 武殿祥跟伍玉倒有些過意不去 遂勸道賢弟 老太太是一位胆小心慈的人 最怕事 咱們全是跑江湖的 還有什麼不諒事的 兄弟你既然是條漢子 還能有恩將仇報的事嗎 這明是你的孝心 看老太太日月緊才這麼辦了一手 老太太犯了死心眼 兄弟你就別警拗 存心報老太太救你之恩 梁大興點頭 這時天已不早 遂熄燈而睡 趕到天亮了 武殿祥一睜眼 啊了一聲 有一件差事驚人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真假刺客三行刺 善惡報應兩分明

(63) 書接上回 且說武殿祥睡醒了 睜眼一看 不見了梁大興 就知道必有原故 因為每天梁大興起來的最早 這是一定的毛病 今天一睜眼忽然不見了 定然是不辭而別 趕緊起來一看 銀包是絲毫未動 桌上並留了一個紙條 武殿祥拿起一看上寫 義

兒去了 不必尋找 若問何往 從此學好 武殿祥看完 伍玉起來也看了看 跟武殿祥道 師兄你看梁大興倒不失爲好人 老太太這一番戒勸 他倒痛加反悔 但盼他從此學好 吾們也多交個朋友 武殿祥嘴裏不肯說 心裡早着定了 梁大興未必肯改過 且說武殿祥把紙跟銀子拿着 來到了上房 見了伍老太太 把梁大興已竟不辭而別 銀子並未帶走 一一跟老太太說了 伍老太太道 他走了是很好 我不能把賊賊放在家裏 但望他真能回心向善 自己巴結功名富貴 老身雖與他非親非友 也要替他叩謝神靈 也不枉我救他一場 他留下的銀子趕緊拿走 我可不敢要 武殿祥道 伯母也不必爲這事着急 既然你是怕這賊賊惹禍 孩兒的二百兩銀子 給你老留下 我帶着這銀子走 我自有消滅他之法 伍老太太道 這倒行 你的錢我們倒敢用 其實伍老太太那裏知道 武殿祥的銀子 也不是甚麼好錢 這時武殿祥把自己銀子拿了過來 交給伍老太太 自己遂也告辭 收拾了隨身物件 回轉三河縣原籍 伍老太太見兒子回來 非常喜歡 武殿祥把銀子拿出來 交給了母親 告訴是師兄費德功孝敬的 老太太道 這孩子不枉你父親教一他場 倒還有心 武殿祥見老人家喜歡 不便把費德功的行爲告訴母親 免得叫老人家生氣 又把金鐲子金簪子拿了出來 跟母親說了句謊言 說是在南方走了一次鏢 賺了一筆錢 所以才買點首飾回來 用錢的時候可以換錢 老人家道 這可正好 你也得定一門親事了 早先定下親事的 總沒放定 因爲那邊女家是莊頭 左家的姑娘 人家財勢極大 當初定下時 武家還在家業興盛 此時遂把這金鐲子送過去 做爲定禮 老人家把這事辦了 心裡非常痛快 武殿祥在家中待了些日子 一年長似一年 這算怎麼回事 再說要是一完婚 又要添一份挑費 還是出門找出路 遂跟母親一說 這才打點行李 够奔

濟南府 那知一出來就沒遇上好人 正遇上分水狐狸李殿遠 兩人是素識 李殿遠問武殿

祥是奔那裏去 武殿祥道 我在家一點事情沒有 我是海走天涯 分水狐李殿遠道 武賢

弟咱們既是世交 我不能不照管兄弟你 現在咱們可一同投奔濟南 不用往別處去 那裏

沒霸王莊惡狗村的賽尉遲黃隆基 凡是江湖的朋友全投奔去啦 咱哥倆到他那裏混去 不

比打問遊強嗎 武殿祥一思 常聽人談過 那黃隆基立招賢館 我到那裏見機行事 打他

五 那禪求出頭之路 豈不比瞎撲空強的多嗎 遂跟李殿遠來到濟南 一到霸王莊惡狗村

村院不亞如鐵壁銅牆 一進莊門 設立了護莊的莊丁 門外有四十名抱刀的莊丁把守 單

有回事處 凡有來投 這裏的全要來報到 分水狐李殿遠到了回事處一報名 自己是來求

七 喬二爺的 回事處不敢遲延 立即去回稟 這喬三爺就是那惡奴小尉遲喬三 他是黃隆基

貞 手下的親信家人 凡事言聽計從 他只要是說出什麼話來 黃隆基沒有不聽的 所以什麼

事全是喬三作主 這李殿遠跟喬三有一面之識 所以到了這裡 先求見他 家人通稟過

十 立時把兩人帶進去 拜見了喬三 喬三立刻以客禮相還 李殿遠把來意說明 喬三道 你

們二位暫在招賢館住着 這裏的教師短人 你們就在這裡幫着教教武術吧 武殿祥遂在霸

一 王莊住着 這日在街上閒遊 巧遇朱光祖 武殿祥把自己已往之事 說了一遍 武賢弟這

集 一說你倒有了安身之處了 武殿祥又問道 五哥你這是奔那裏呢 朱光祖道 我也是海走

天涯 毫無目的 武殿祥道 既然如此 現在霸王莊立下招賢館 招賢納士正在用人 五

哥何不前去在這裡安身呢 朱光祖眼珠一轉道 賢弟你如肯引薦於我 那是再好沒有了

我現在還是非得借重這樣人的努力 報不了我的私仇 武殿祥道 五哥你有怎麼仇人啦

朱光祖道 咳 我的事提起來話長啦 閒着時候再告訴你吧 武殿祥也不肯再問 遂一同

來到霸王莊 由武殿祥給喬三一引見 朱光祖最能迎合喬三 幾句話把喬三捧的雲來霧去

特意回稟賽尉遲黃隆基 黃隆基果然來到招賢館 所有在招賢館住着的各路英雄 誰不

巴結 全上來拜見莊主 朱光祖上來一看 各處的綠林道有名有姓的 全投到這裏來 書

中代言 凡有漏網之賊 別處不能容身的 全投到這裏來 飛叉董二 杉槁尖子李四

後塾肉王三 小銀槍劉虎 全投到這裏 衆人參見過莊主 朱光祖還是頭一回看見黃

隆基 見他像貌倒是威嚴 平頂身高有七尺 亮黑臉面 濃眉大眼 高鼻樑

四字口 說話聲若洪鐘 真有扛鼎的氣派 朱光祖單獨上來給黃隆基行禮 口稱莊主

五 朱光祖參見 黃隆基欠身答禮道 朱壯士肯到我這霸王莊幫忙 實在我黃某之幸 朱

女 光祖道 久仰莊主招賢納士 綠林道誰不聞名 莊主屈身在霸王莊 明珠土內藏 莊主這

份虎豹之姿 正好作一份事業 也好使我們跟隨着取些功名富貴 黃隆基哈哈一笑道 朱壯士

七 真是不枉有賽時遷的美名 此番所論頗合我意 這裏連浮山寨屯積的糧草 足夠十萬人喫個

一年半載 浮山寨的大刀方成是兵馬大元帥 還有黨家窩黨德芳正印先行 那兩處裏很有

貞 些能人 朱光祖道 這是莊主上的洪福 這是朱光祖他誠心起關 黃隆基是迷了心 聽着

十 非常愛聽 這時黃隆基心中一痛快 立時吩咐惡奴喬三道 從明天起 所有招賢館諸位

一 按日多支給四兩銀子零用 每頓飯多加四個菜 喬三答應 這時忽有人來報 說是有派到濟

南府城內探事求見 黃隆基道 叫他進來 那探事的進來稟報道 啓稟莊主爺 奴才奉命

去探聽濟南府官方的消息 現有奉旨出京山東放糧欽差大臣到任 在城外接官廳有許多黎

民狀告莊主爺 那施欽差把喊冤的人 每人打了四十大板 趕了回去 特來稟報莊主得知

黃隆基一聽 哈哈大笑道 到底我霸王莊這點威風還在 人人全說施不全是鐵面無私



那得分跟誰 我跟他是一個門路上的人 那能沒有關照 朱光祖道 莊主爺你跟施不全 是怎麼個認識 黃隆基道 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嗎 本莊主是王爺的人 施不全也是太王府的門生 那能沒有關照 就連他父施侯爺 還跟我同桌吃飯呢 朱光祖心說你這叫吹牛 由着你吹 太王府是有尺寸之地 你不過是王府一個奴才 真正叫裝蒜 朱光祖 心裡暗笑 可是嘴裏還是隨聲附和 這時喬三忽然說道 莊主爺我可要攔你老的高興 那施不全歷來奸詐異常 二莊主與三莊主 誰沒吃過他的虧 黃隆壽也在一旁坐着答道 喬三說的一點不錯 那施不全實在扎手 不可過於信他這一套 黃隆基道 既然這樣 我們怎麼對待他呢 喬三道 施不全在這裡 定與莊主不利 必須設法把他除了 我們好進行 黃隆基道 既是這樣 那就得斬草除根 誰肯捨死忘生的替本莊主辦這件大事 喬三道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黃隆基道 本莊主特備兩千銀子 誰能把施不全的首級取來 立時領銀 這時武殿祥站起道 莊主爺在下願往 我本莊主這裏 蒙庄主 恩待 願效微勞 決不要莊主的賞賜 黃隆基道 若能殺了施不全 有莫大之功 本莊主 必有重報 李殿遠亦站起道 他一人人單勢孤 我願帮他前去 我跟那施不全勢難兩立 當初在虎嘯山之時 險些死在他的手下 黃隆基道 那麼大蓮花他跟李壯士有何關係 李 殿遠道 大蓮花是我恩師 黃隆基道 這就是了 李壯士此去多加小心 朱光祖一看 心 說好 教你兩人去了 萬一施大人沒有防備 豈不悞事 遂向黃隆基道 莊主爺我也跟去 我外號是賽時遷 講究走千門盜百戶 如探囊取物 我給他們二位巡風 李殿遠早就有 點疑心 朱光祖是漢奸 遂說道 朱爺聽說你早先還在施不全手下當過差 朱光祖把眼一翻 看着李殿遠道 兄弟你記性倒是可以 我倒是在施不全下手待過 他回京 我才一

(68) 氣離開他 立下洪誓大願 那時他犯在我的手內 我必要取他的首級 如今吾們  
全到這裡 話宗前言 吾非找他不可 我們三人 誰若是三心二意 不忠心於莊主  
教他死無葬身之地 黃隆基一聽忙說道 朱壯士過於言重了 這樣忠心赤胆吾真贊成

來人看酒伺候 吾要與三位敬酒三盃 以壯行色 喬三吩咐從人把酒預備上來 黃隆基親  
自與三人每人斟了三盃 三人全謝過了莊主 朱光祖道 三人同心其力斷金 我們只要同

後 心協力 沒有個不成 咱就走吧 黃隆基道 但願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本莊主淨等給  
三位壯士慶功 這時三人各有各的心事 各人懷着一個鬼胎 誰也不信誰 收拾好了就要

五 走 喬三趕了過來向三人道 三位倘若趕到夜間回來 千萬留神 這裡每到晚間護莊的犬  
全放出來 若是生人休想進來半步 三位先跟我見見狗把式胡可用 然後好有個照管 喬

七 三遂帶三人 見了這狗把式託付一番 胡可用是小人之流 見喬三爺親自給自已引見 趕  
緊答道 三位晚晌若想進莊千萬多留神 我們這一座莊院 只有四個地方狗上不去 頭一

貞 個就是牆內那兩棵柏樹 二個是東西北三面的瞭皇台 其餘別的房 有十幾條狗 全可上  
下自如 朱光祖道 多謝胡爺的關照 改天我必要作個東道 跟胡可用告辭 離了霸王莊

十 逕奔濟南城 趕到夜間來到公館行刺 李殿遠頭一個下來 亮刀擡門 朱光祖從東面上  
一來 飛行小狸貓武殿祥從西面上來 正趕上黑士傑用銅盆小解完了 出來想把這盆子溺倒

了 省得挨罵 正看見賊人擡門 遂使足了勁 給了賊人一盆子 這一下子把李殿遠用盆  
子扣了個正合適 黑士傑隨身總帶着軍刃 拉刀跟賊人戰在一處 這時武殿祥也要

集 下來接應 朱光祖却來了一嗓子 有賊 其實他就是不喊 衆人被這一銅盆子的聲音 也  
全驚動出來 武殿祥見朱光祖變心 不覺大怒 遂縱過來掄刀向朱光祖就剝 嘴裡還罵着

集 下來接應 朱光祖却來了一嗓子 有賊 其實他就是不喊 衆人被這一銅盆子的聲音 也  
全驚動出來 武殿祥見朱光祖變心 不覺大怒 遂縱過來掄刀向朱光祖就剝 嘴裡還罵着

集 下來接應 朱光祖却來了一嗓子 有賊 其實他就是不喊 衆人被這一銅盆子的聲音 也  
全驚動出來 武殿祥見朱光祖變心 不覺大怒 遂縱過來掄刀向朱光祖就剝 嘴裡還罵着

集 下來接應 朱光祖却來了一嗓子 有賊 其實他就是不喊 衆人被這一銅盆子的聲音 也  
全驚動出來 武殿祥見朱光祖變心 不覺大怒 遂縱過來掄刀向朱光祖就剝 嘴裡還罵着

集 下來接應 朱光祖却來了一嗓子 有賊 其實他就是不喊 衆人被這一銅盆子的聲音 也  
全驚動出來 武殿祥見朱光祖變心 不覺大怒 遂縱過來掄刀向朱光祖就剝 嘴裡還罵着

姓朱的你不够朋友 我把你引進了霸王莊 大沒有人味了 朱光祖道 黃隆基

是什麼東西 他算那門子的 兄弟你別糊塗了 武殿祥一刀緊似一刀 朱光祖真

有點不成 旁邊趙璧一個勁的說俏皮話 跟天霸道 朱爺趕情喫綠林飯有癮 這時

又跑到這裡起鬪來 賊打賊看看倒是誰輸誰贏 朱光祖順着臉直流汗 遂大喊道 趙璧

你別損了 我全要累死啦 我要是跟他們一個心 我爲什麼還來呢 天霸這時有些看不過

集 後 五去 想念舊情 抽刀就要幫着拿賊 那邊黑士傑跟李殿遠戰的工夫一人 也有點不行啦

遂轉身逃走 李殿遠一追 被黑士傑回手一飛抓 喝了聲刀你的毛 李殿遠想躲沒躲俐落

女 竟被抓在肩頭上 李殿遠脚下一滑 翻身跌倒 被關小西按住網上 武殿祥一失神 被

七 趙璧一脚踹在身上 立時跌倒地上 被趙璧給細 上這時朱光祖是吁吁直喘 緩一緩氣

貞 天霸這才問道 五哥你這是怎麼回事 朱光祖咳了一聲道 我自從與衆位分手 本想去樂

亭找我師傅 不料我恩師已竟故去 我師母跟師妹全不知去向 趙璧道 大約許是又走了

十 一步 朱光祖睡了趙璧一口道 你是胡說八道 你要是再胡說 我可動刀啦 趙璧這才不

言語 朱光祖接着說道 我是信馬遊韁來 巧遇我這個兄弟武殿祥 已落身霸王莊

集 一 我知道黃隆基不甚守法 故此才進霸王莊 爲是有什麼動靜 好來報告大人有個防備

今夜行刺 故此跟他們前來 好在暗中保護 武殿祥道好 你趕緊把姓武的殺了倒痛快

朱光祖道 黃隆基他是那門子弟 你打算他真能成 兄弟你別糊塗着 咱們是堂堂男子漢

大丈夫 作出事來 須得明白是非 施大人山東放糧 爲的是黎民百姓 黃隆基不過是王

( 69 ) 府的莊頭 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啦 早晚落個滅門九族 跟着他的落個逆黨 兄

弟你若這麼執迷不悟 真是急死了哥哥 你想你又沒有三兄四弟 只是孤身一人

人 怎麼對的起老太太 武殿祥聽朱光祖說出自已老娘 不由觸動母子之情 不由落下淚來 向朱光祖道 小弟實是一時不明 才會有這種不法的行爲 我是罪有應得 死而無怨 朱光祖向天霸道 老兄弟這還得做個人情 把綁繩打開吧 你們二位還有點淵源 天霸一聽 趕緊起來 親自把綁繩給解開了 把武殿祥扶了起來 問朱光祖道 這倒是何人 朱光祖道 他姓武名殿祥 乃是七武爺之子 想當年指鏢借銀 武七爺對於黃三爺盡過許多力 天霸忙向武殿祥抱拳說道 賢弟你要原諒 愚兄跟兄弟你未曾過面 我武七叔去世後 我不斷打聽我七爺跟兄弟你 這一夾咱們哥倆多在一處盤桓盤桓吧 武殿祥這時倒覺着萬分慚愧 趙璧道老兄弟你這話可有點失禮 跟人家初次見面 就以老大哥自居 天霸道 趙大哥你不知道 我三四歲的時候 才生的我兄弟 我怎麼不知比他大呢 趙璧道 這一說 你們是總角之交了 天霸向朱光祖道 五哥索性連這位也別細着了 咱先多交個朋友 朱光祖一聽心說 天霸向來是歹毒 近來會這麼大仁大義 這真是官逼催的 許是該着黃家露臉 趙璧過去把李殿遠的綁繩也解開道 咱們滿是好朋友 方才的事過去算完 李殿遠含羞帶愧 站在那裏不言不語 朱光祖過來道 兄弟你也不必細着啦 你從此只要改邪歸正 將來得個一官半職 也不枉二老養你一場 李殿遠道 我的心事衆位那裏知道 施大人待我有恩 想當年虎嘯山捉拿大蓮花時 我兄長李殿魁在衆位面前 保得我的命在 我是時刻不忘大人的恩德 此時焉肯懷別的心 忘了當初的舊情 這一來也爲是監視他兩人 不想到了這裏時 有他們兩人我是勢如騎虎 不能不虛應故事 天霸道 你只要有心改過 既往不究 施大人這時也出來 由天霸帶領着三人 拜見了大人 大人道 你等不要再心懷芥蒂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本部堂向來是最願予人自新之路 錯非是頑梗

不化之徒 焉肯對他們下絕情置之典刑 只要三位肯保本部堂効方 雖不能保你高官得做

也可以教三位巴結一官半職 未光祖跟李殿遠道 多謝大人恩典 惟有武殿祥向大人道

小人也感大人的盛情 只是不能給大人効力 大人道 武壯士這是什麼意思 武殿

祥道 小人自幼就立志不做負恩人 黃隆基 只是待小人有天恩 此時雖然知他

不可相依 可是不論如何 至死也不能作這種小人的行爲 大人微笑說道 武壯士你

是把理看左了 人生世間 以忠孝爲先 試問武壯士你現在是盡忠是盡孝 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 父母生你一場 指望你增光耀祖 你若是連累生身之母 跟你身首異處 你是

對的過武氏的先人 是對的過你自己 縱然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若是有個三差兩錯 你母

親倚靠何人 也免不了落個逆子之名 這一番話說得武殿祥汗流浹背 趕緊的跪在大人面

前道 小人不遇大人那能够醒悟呢 這真是烏鴉隨鳳飛騰遠 人遇賢良品格高 小人是如

從昏黑夜裡遇見了一盞明燈 從此情願跟隨大人効力 一贖已往之過 大人却也賞了全臉

伸手相摻道 武壯士請起 只要能够明白就好了 大人進了上房 吩咐天霸給李殿遠找

官服換了 大家重新上來跟大人計議 朱光祖道 跟大人回 我們此來行刺 是還回去是

不回去呢 趙璧在一旁搶着說道 還是趁着黃隆基沒有防備 趕緊調兵 把霸王莊抄了

豈不是除了大害 朱光祖一搖頭道 趙大哥你這回的主意可差點 霸王莊堡子城蓋的非

常堅固 並且裏邊有惡狗二百多條 單有北京城僱來的狗把式 把那些惡狗全訓練好了

狗能竄高縱矮 能够跳牆上房 別說是平常人 就是練過三年五載的 教狗圍上 輕者帶

傷重者喪命 官兵若是去了 只怕乾看着進不去 倒叫黃隆基加了防備了 趙璧道 依五

爺你這一說 就沒有法子去了 我不信 惡狗村的狗 雖然厲害 我也有法子制他 咱們

不會做繃狗牛筋丸 打狗牛筋餅嗎 朱光祖道 法子固然是得想 我想我們三人還是回去好 這時關太說道 我看黃隆基雖行爲不正 但是還未露出實在形跡來 大人何不拿名帖請他到公館赴宴 他若是肯來 那豈不是網中之魚 擒他易如反掌 趙璧道 人家不是傻子 那能上這種當 朱光祖一見關太說話 忽然想起這人從前並未見過 遂問大人道 這位是幾時來的 從前並未會過 大人道 他姓關名太字小西 是山西蒲州人 乃關夫子之後 朱光祖這才抱拳向關太道 久仰了 隨又向大人道 這位關太所說的 倒也可行 因爲大人剛到濟南 把狀告黃隆基的 全給趕跑 給他留了面子 已有他手下惡奴報知他了 故此黃隆基自覺跟大人很有交情 這次行刺完全是惡奴喬三的主意 大人若再請他 或者也許來也未可知 不過這裏去的人 須有口才 關太道 這點小事 吾老西自覺還可以行的了 憑這三寸不爛之舌 必要把他說活動了心 大人道 就這麼辦吧 教趙璧做他的圈打狗餅 預備着前去剿辦王莊 武壯士等三位就趕緊回去 以免黃隆基疑心 本部堂向來以至誠待人 沒有不放心的地方 朱光祖 李殿遠 武殿祥三人說道 大人放心 我們若是再有三心二意 一定死無葬身之地 大人道何必明誓 朱光祖道 我們的零碎東西 可不能短一樣 李賢弟那身衣服 趕緊弄乾了 還得穿着走 大人道 三位回去 用何言答對 千萬別露了馬脚才好 朱光祖道 大人放心 我們只說公館中防備太嚴 不得下手 諒他也不多心了 大人點頭道 很好 三位趕緊請回吧 趙璧道 五哥我託付你點事 千萬辦到了 霸王莊的狗雖多 也容易制 可是在未下手之前 不能傷他一條 並且他宅子裡的狗 外人不易進去 五哥你可把酒泡饅頭 那時有事時 先給狗吃了 就讓那狗再凶惡些 也醉得像爛泥相似 朱光祖道 好吧 這件交給我決不悞事 三人這才辭別了大人

集 後 五 女 七 真 十 一 集

逕回霸王莊 暫時按下不表 且說大人見朱光祖走後 工夫不大 天已大亮 點心喫過 遂吩咐關太 你可到霸王莊下帖 請黃隆基赴宴 關太管了聲是 退了下來 新衣服拿出 來全換 原本是四品頂戴 這時却換了三品的官服 也不帶從人 只單人獨騎 够奔霸王莊 關太原本認得路 跟人一打聽 有人告訴他 你只奔南走 走過一片荒郊 就見護莊河的莊子 關太緊自催馬 天到已時 已來到霸王莊 關太剛要上護莊河的浮橋 猛然見橋 的兩旁臥着四條大狗 其形如驢 全是凶猛異常 見關太要上木橋 鳴的一聲前爪一縱 張開嘴就要往這邊咬 關太說了聲 吾老西可不跟你開玩笑 這時忽聽有人口操京腔道 嘿說你啦 那麼大個子裝像 別胡鬧亂撞 看咬了手指 也是叫媽 關太一看 這個說話的人 年紀也就是三十多歲 身穿一身紫花布褲褂 搬尖踢死牛的酒鞋 手裏托着一個鼻煙壺 倒在手裡 用兩個手指捻起一點來 往鼻子裡聞着 來到橋上 向着關太問道 嘿說你啦 你是找誰的 直眉瞪眼的往裡闖 關太道 在下姓關名太字小西 奉施欽差 差派 前來下帖 請你家莊主 遂從護封內把施大人的名帖拿出來 向這人一遞 這人劈手把名帖奪過去 嘴一撇說道 小小的施不全 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你們看着像回事 吾們霸王莊 真還沒把他看在眼里 說了半天你姓什麼 關太道 姓關名太子小西 不要小看山西人 咱是關夫子之後 這人把嘴一撇道 你看這些零碎還真不少 你要是關老爺之後 我還是呼延慶之後 關太道 未領教你貴姓 這人把大拇指往鼻子上一指道 我姓胡叫可用 乃是這霸王莊的大頭目 專管二百條惡狗 那看够瞧的吧 關太道 你姓胡 跟人家呼延慶是兩下事 憑什麼恁跟人家算一家子 胡可用道 少說別的 我不懂那些酸文加醋 你等着我給你回稟去 見不見的還在兩可啦 一個小小施不全 敢這麼大模大樣



的 你可小心着 別往橋這邊走 看把腿咬了去 關太弄了一肚子氣 不便跟他門口 在橋這邊一站 那胡可用才轉身要走 猛聽得從打對面 如飛的跑過一匹牲口 上坐之人年紀約有三十多歲 長得像貌倒也端正 身穿藍綢子褲褂 帶着馬蓮坡大草帽 掛月白綢子裏 當中堆鑲太極圖的絨球 牲口來到橋口 把馬勒住 那胡可用本是要往莊裡走 聽見了馬聲 回頭一看 見是大管家喬三爺 他馬背放這個空門呢 遂恭恭敬敬請了個安 往旁邊一站 口中說道 三爺你老才來 伸手就接絲韁 喬三問道 這個人是作什麼的 胡可用滿臉陪笑說道 跟三爺回 這是那施不全所派 前來下帖 請咱們莊主爺到他門衙裏 三爺你看憑咱們莊主爺這個份 就憑施不全一紙名帖 就要把莊主爺請了去 這個臉未必賞給他 那知道惡奴喬三 聽胡可用說完 立時往胡可用面前湊 一舉手拍的一下子 打了胡可用一個嘴巴 胡可用連躲也不躲 還陪着笑臉道 三爺大熱的天 你老別生氣 吾要是該打 你老言語一聲 我自己打 喬三道 你這東西太已可惡了 施大人乃是奉旨 欽差 這來的是隨員老爺 你敢胡說八道 你有幾個腦袋 胡可用連答是是 三爺你老別着急了 喬三這才來到關太面前請了一個大安道 這位老爺來到敝莊 奴才多有怠慢 關太見這個人對自已彬彬有禮 遂也忙答禮道 不要客氣 未領教你老貴姓 喬三道 在下是黃莊主家下一名家人 我姓喬排行在三 還未請示老爺的貴姓高名 關太說道 我姓關名太字小西 喬三道 原來是關老爺 你老這是從欽差公館來吧 關太道 我是奉欽差施大人所差 特意前來請你家莊主 到公館一叙 喬三忙回頭問胡可用道 關老爺的名帖交給你啦 胡可用聽喬三一問 立時從懷中拿出帖來道 在這啦 咏的一聲 把一張大紅官帖撕了一個大口子 喬三一瞪眼 跟着一連兩個嘴吧 打的胡可用眼裏冒金星子 雖是換

着打 嘴裡還直說三爺你老別着急 喬三見胡可用伸着舌頭 舐了兩口唾沫 喬三劈手給奪過來 向關太道 我是剛從外面回來 做莊主可不知在家沒在家 我去看看去 你老在這裏候着 關太道 有勞大管家代爲通稟 喬三回頭向胡可用道 你要好好伺候着關爺 倘敢慢待 敲折了你的狗腿 胡可用連答是是 遂把韉繩遞了過來 喬三接過絲韉 飛身上馬 向關太一抱拳 直進了莊中 這時胡可用拿手一抹臉上的汗 向關太道 關老爺你老裡請吧 關太跟着上上浮橋 那知橋上的四條惡狗 汪的一聲 張着嘴就要咬 關太吓的往後退 胡可用用手一指 喝了聲別動 動了要你的命 那狗真聽說 胡可用指着這個點着那個 就見他像演隊伍似的 你爬着 你臥着 你閉上嘴 你低下頭 關太也笑了

心說這小子倒真有意思 真叫人有人言 獸有獸語 專能降服狗 也算是點特別的能耐 胡可用道 關爺你看這兩下子怎麼樣 不含糊吧 你別看人不服咱管 狗可得聽吾說

關太道 我這可佩服胡爺你 說話間已來到莊院的大門前 胡可用把關太的牲口拴好 關太看這莊院蓋的頗爲雄壯 大牆滿帶梁口 如同堡子城式 門前一邊四棵龍爪槐 房是極其寬大 大車可以隨便出入 進了大門 見靠左邊有一帶小房 是那僕人們住宿的地方 胡可用把關太讓到自己的屋內 一路苦巴結 關太見屋中許多的套狗圈 打狗棒 這一類集的東西 不表胡可用東拉西扯的跟關太說着 且說喬三來到大廳 見莊主已在廳內議事 正是朱光祖等回來 花言巧語的朦騙黃隆基 原來朱光祖自公館辭別大人 跟武殿祥李殿遠一路走着 武殿祥道 咱們倒是商量商量 怎麼回藉黃隆基 朱光祖道 咱們誰有主意 誰出 誰可以說圓了誰說 這不是謙讓事 武殿祥道 這件事吾是簡直辦不到 還得五爺你想個主意來答對 不怕你教給我們一套話 我們學說倒行 李殿遠道 武大哥說的對

就這麼辦吧 吾們全是拙嘴笨腮 不會說瞎話 朱光祖道 這可不行 要提說個誑話騙黃  
 隆基 那我得准教他信 不過你們二位可別說話 只准一哼一哈的就行了 武殿祥李殿遠  
 二人一聽這倒好 合着我們成了哼哈二將 只是五爺你可得教給我們一套話 朱光祖道  
 這類事不是成套流口轍 這是得隨機應變 看事做事 武殿祥道 就這麼辦吧 三人來到  
 霸王莊 天已不早 一問看客廳的僕人 說是莊主爺還得飯後出來 三人遂等到早飯過  
 黃隆基估量三人快回來 遂傳僕人伺候上客廳議事 來到廳房 見衆人俱在廳房裡伺候着  
 黃隆基見朱光祖等回來 遂問道 三位辛苦了 那施不全的首級可曾得來 朱光祖道  
 爲這事我們三人全不肯回來見莊主 只因到了公館 那知施不全是時時刻刻的防備綠林道  
 的朋友暗算他 那公館中不亞如兵馬大元帥的大帳 弓上弦 刀出鞘 削刀手 弩箭手  
 一層層一排排 把施不全的寢室跟簽押房保護的像鐵壁銅牆 實在無法下手 黃隆基道  
 怎麼施不全會有這麼嚴密的防範嗎 這時黃隆壽在一旁坐着道 兄長朱壯士說的是一點不  
 差 那施不全實在難惹 他實有神出怪沒之能 那黃隆壽是讓施大人給琢磨怕了 所以這  
 時朱光祖說瞎話 他倒從旁幫襯 黃隆基倒信而不疑 又向武殿祥問道 武壯士也受驚了  
 十 武殿祥李殿遠兩人是真正按着朱光祖的話 這個哼了一聲那個哈了一聲 黃隆基索性也  
 一 不問了 剛要再問別的話 喬三從外面進來 一進門剛說了個施字 一看朱光祖已竟回來  
 立刻又嚇回去 因爲喬三是賊裡不招的手 從朱光祖三人走後 他疑心怕他有甚麼私心  
 遂也進了濟南城 打算打聽三人行刺的情形是真是假 那知他是白耗了一夜 公館裏  
 事 一點也探聽不出來 一者施大人御下有恩 二來夜間鬧刺客的事 已囑咐好了不准走  
 露一字 誰敢曳扇出去 定印斬首 大人是堂堂欽命的大臣 誰敢以身試法 所以喬三怎

麼也打聽不出一點消息來。這時回來又遇關太下帖。他進來稟報莊主。連着想報告自己打聽的情形。看朱光祖已竟回來。遂不提了。向黃隆基道：「他們三位回來了。」黃隆基道：「施不全防守甚嚴，不好下手。改日再說吧。」喬三道：「現有施不全差人下帖請莊主到公館一叙。有名帖在此，請莊主過目。」黃隆基接過名帖，哈哈一笑道：「你們看，本莊主這點聲名還在。奉旨欽差，他也得閃個面子。」當初在王府中，吾們是平起平坐。他受老王爺的恩典，我蒙老王爺厚愛，倒還很好。不想今日他做了欽差，還不忘舊誼，前來請吾。這倒不好辜負他的盛情。」喬三一聽，立時說道：「跟爺你回。」施不全請你老是不去呢？」黃隆基道：「他是拿着面子對待吾，怎好不去？」喬三道：「莊主爺你老心眼太實了。那施不全足智多謀，倘若暗懷歹意，有不利於莊主的地方，豈不是自取其禍？」黃隆基是沒有主意的人。凡是喬三的話，言聽計從。聽喬三一說不能去，遂說道：「依你應該怎麼辦呢？」喬三道：「萬不能輕冒這種險。依我的意思，給他一份回拜的帖子，重賞來人。」教他回去多給美言，就提莊主爺偶染小恙，不便出來會客。改日到公館拜會欽差大人。」黃隆基道：「就依你的主意。」吩咐到帳房去支二百兩銀子，拿我的名帖。說周到點，喬三答應。自己趕緊取了黃隆基的名帖，有從人從帳房取了兩封銀子。喬三拿着來到外面，到了胡可用的下房。一進屋，見胡可用正跟關太談天。喬三一進來，立時把臉沉着，「瞎了胡可用一眼道：「你是甚麼東西，敢跟胡老爺平起平坐，躲開真可惡。」胡可用把頭一低，像夾尾巴狗似的。侍立一旁，一聲也不敢言語。關太看着有些過意不去，遂說道：「喬三爺你老何必跟他着急，吾看他也很老成的。」喬三道：「關爺你老是不知，他這種人知法不知恩，他是担不的好顏色。」明着說是北京城請來的狗把式，其實不過是狗奴而已。」

關太聽喬三道麼挖苦胡可用 自己不便答應 等喬三說完 遂問道 三爺你老給回稟了沒有 喬三道 我是從昨夜就到各處催租 沒有回來 吾們莊主忽然鬧起瀉痢水 一夜走動了十好幾遍 今天實不能出來 這裡有二百兩銀子 是敝主人一點心意 你老帶着買盃茶喝吧 往後用你老的地方多着啦 改日莊主稍好 必要略備水酒 請你家大人一叙 關太

後道 事不湊巧 也只好改日再說 我必把意思傳到了 這銀子可不敢收 因為敝上司的規矩極嚴 我們不取妄用人家一文 喬三道 關爺你老不用這麼固執 這是我們莊主爺的一點心意 你回去就是告訴施欽差 也不要緊 關太一想 這可叫喫孫喝孫不謝孫 我若不取他這二百銀子 反叫他疑心 遂向喬三道 既是三爺這麼說 我倒不能不領了 遂接了過水 起身告辭 喬三親自送了出來 胡可用在後面跟着 來到莊門口 喬三往外相送了

女 關太攔着道 這個教三爺受累了 請回吧 喬三道 不要客氣 你老輕易不來 胡可用遂跑到頭裏去把牲口給牽了過來 喬三親自墜籠 關太本想客氣 怎奈喬三的情義殷々 倒不好再謙讓 遂飛身上馬 跟喬三拱手告辭 關太策馬如飛 趕回濟南城 來到公館

貞 正趕上劉璧在門口站着 趙璧一看 老西腰裏凸凸囊囊的 一定揣着不少的東西 遂說道 老西這墜美差富的痛快吧 賺了多少錢來 你說實話 誰也不能搶你的 關太道 這墜

十 一 差使我賠了五錢銀子 你給包賠一半呀 趙璧一搖小腦袋說道 沒聽說過 出來當差帶賠錢的 你不嫌屈心嗎 關太並不理他 逕奔上房 見了大人行過禮 大人問道 你此去可見黃隆基 他來不來呢 關太道 黃隆基大約聽信惡奴喬三的話 不敢前來 改日還說請大人呢 大人道 他用甚麼言辭答對呢 關太道 據喬三說的是 他們莊主鬧問痢 改日再來回拜 隨把懷中的二百兩銀子拿出來 放在大人面前說道 卑職臨回來 喬三竟送我

二百兩銀子 教我給他們多美言 我不敢不收 只好把他帶回 請大人查收 大人道 這件事辦的很好 若不收下 豈不叫他們疑心 這二百兩銀子 既是賞給你的 本部堂怎能收呢 你拿去留着零用吧 趙璧在一旁聽着 這個氣可大了 真是敢怒不敢言 心說該着他們 輪到我們就全犯法了 不說趙璧暗生悶氣 且說施大人把天霸等全都招呼上來 商量這事應該怎麼辦 天霸道 他既起疑心 再想他來 就不容易了 依卑職說 還是調官兵剿他的霸王莊 大人道 這事還須詳細斟酌好了 不要來個畫虎不成反類犬 天霸道 我們這裏何時下手 必須早早的給朱光祖送個信 正說到這裏 有差人回說知府陳文夔求見 大人道請 差人出去不一刻把知府讓了進來 陳文夔見了大人 行禮已畢 侍立一旁 大人道 貴府請坐 本部堂還有事商量 知府道 卑職此來 是爲黨家窩的事 祝都司已竟把黨家窩查抄竣事 所有金銀糧米傢具 跟動清的東西 已造具清冊 令兩個把總押着頭一批糧米 已到了城外 聽候大人的示下 這糧米屯積在那裡 大人道 祝都司回來沒有 知府道 祝都司須在黨家窩監視着把糧台運到才能回來 大人點點頭 把知府呈上來的冊子 略々の看了看 隨手放下 又向知府說道 這一來也是黎民之福 原本想着立兩處粥廠 好救災民就食 只苦於淮安府的糧米沒來 集 遠水不解近渴 這一來可在濟南城先立八個粥廠 請貴府多替本部堂偏勞吧 知府道 卑職應富効此微勞 大人道 貴府可看見本部堂初到濟南 有黎民狀告黃隆基一事 被本府把喊冤每人打了四十大板趕回去 彼時貴府定疑本部堂跟黃隆基有什麼淵源 其實本部堂焉肯那麼不顧輿情 實因早聞黃隆基倚仗王府勢力 任意橫行 那知他還不止是一方士豪惡棍 並且不守王法 本部堂已偵查明白 想要爲國家除此大害 貴府對於霸王

莊可有什麼耳聞 不妨說出 也好商量對辦的法子 知府道 大人到卑職這裏時 怒打黎民 卑職已知大人另有用意 連日也派人秘密調查黃隆基的劣跡 果然罪大惡極 罪不容誅 卑職也想向大人請示 趕緊把他擒來 置之國法 以免羽毛養成 不可收拾 大人道

本部堂已有辦他的決心 不過前請他來會 他似乎已竟有些明白 託故不來 所以想自

後 已去到霸王莊拜會他 相機取事 知府道 大人如果前去 卑職願隨大人前往 到那時有

吾們這種禮義當先 並給他十分的面子 黃隆基定然不再相疑 只要他肯出來迎接吾們

集 立時把他鎖拿 拿定先拿頭 只要把黃隆基拿住 其餘的就不足懼了 可是霸王莊的惡狗

五 最厲害 倒得想個防備之法 施大人道 還倒不用擔憂 指着趙壁道 他已竟製細狗牛筋

女 丸 打狗牛筋餅 臨時自能應用 知府聽罷 隨即告辭 預備第二日隨欽差到霸王莊辦案

七 至於辦粥廠的事 遂交派歷城縣去辦 這禪天雷等 因為大人要去 全不以為然 只是

大人說什麼辦什麼 誰勸也是白搭 天雷等只可預備全去保護大人 趙壁配毒狗藥 是連

貞 夜加工趕造 製好一三十多斤 用口袋裝了兩袋 第二日一早起來 知府帶着大班頭朱亮

又調來二百名小隊子 論起來拜客不能帶這些兵 可是一位奉旨欽差大臣出門 帶二百

十 名小隊子護衛 倒也不顯怎麼著眼 趙壁不論什麼事 總是鬼鬼祟祟 把毒狗藥讓黑士傑

一 揣一口袋 誰一問他的什麼 他就告訴人是點心 預備道上餓了隨便喫的 大人道 大

起程 關大頭前當頂馬 因為他到過霸王莊 好在頭裏引路 走到已時已離霸王不遠 大

人吩咐天雷等看雲色行事 來到莊前 見護莊河浮橋上并無人把守 只是有八條惡狗一邊

四條 若是一往橋前湊 那惡狗立時眼紅了 抬身作勢張口噬人 關大頭馬來到橋前 見

胡可用在橋前遠遠瞭着 這時胡可用見是關老西還後面還有兩乘轎 跟着好幾位隨員

忙迎上來 橋上的狗汪的一聲 就要竄起來咬人 胡可用喝了聲待着 敢不認的人 關老爺還咬的 爬着 這八條狗俯首帖耳 臥在那裡紋絲不動 關太這時已下了馬 胡可用抱拳向關太道 關老爺怎麼這麼開在 關太道 你看欽差大人跟府台大人 全親自前來拜訪 你家莊主 胡可用道 你老候着 我給你老回稟一聲去 關太道 勞你駕吧 胡可用道你怎麼還客氣 這不是賞臉嗎 胡可用忙往裡走 正遇上喬三往外走 胡可用連忙請安道

五 三爺你老這是往那去 施欽差跟陳知府全親自來了拜會莊主爺 喬三聽着就是一怔 遂問他帶了多少人 胡可用道 那有什麼人 就是人家欽差帶來的隨從欽兵 那是人家的威風

女 喬三道 少說廢話 你懂什麼 昨天告訴你 這幾天着意 你忘了嗎 胡可用道

七 三爺吩咐的事那會忘 沒有吾的話 誰也別打算進來 喬三道 你算什麼東西 胡可用道

貞 三爺你老別錯會了意 我不是有多大的威風 我管不了人 還管不了狗 喬

三道 好好看看 倘若容他們闖進一人 拿你是問 胡可用答應 喬三遂急忙

十 走進了客廳 見莊主正跟衆位老少英雄議事 喬三道 啓稟莊主爺 施不全帶濟南府

一 知府全來親自拜會莊主 黃隆基一聽 哈哈大笑 一挑大拇指頭道 到底施不全知道黃某

的這點來頭 這倒不便再辜負他這份美意 衣帽伺候 我要親自迎接 喬三道 莊主爺先

別忙 你老知道他是怎麼個心意 莊主爺一出去 倘若他心存歹意 對莊主爺有什麼歹念

集 豈不上了他的圈套 黃隆基本是一團高興 這時聽喬三這一說 立時把高興打去一半

遂向喬三道 你也太多心了 我想施欽差跟我 有三件可以証明他沒有歹心 頭一樣我是

太王府的莊頭 他是太王府的門生 第二樣他來到山東地面 與我夙無冤恨 第三樣一到

濟南就做面子 跟着請我未去 這又親自拜會 他若跟我爲仇作對 決不敢大胆前來 若



由這三件事看來 焉能不利於吾 喬三道 莊主爺你也不可太實心 他縱然沒存夕意 我們不可不存戒心 只要他進來 咱們就不怕他了 黃隆基道 你雖這麼說 可是人家一個欽差大臣 又有濟南府跟隨 我不去迎接太已狂了 喬三眼珠一轉立時說道 我可以看到找人替莊主迎接 施欽差雖是從前見面 事隔多年 也未必認得你 濟南府又是新任的 也未會過 倒可以朦過去 喬三說這話 用眼看着黃隆壽 黃隆壽一點喬三這話 分明是衝着自己已說的 自己像貌又與兄長相同 焉能不捨這個碴 遂站起說道 兄長不用爲難 小弟願去替兄長迎接 黃隆基道 兄弟你不要失禮 黃隆壽道 兄長不用囑咐 那自然曉得 喬三跟隨往外走 來到了莊前 見兩個大轎平排着 放在浮橋前 兩位公服齊整的官員端坐轎內 連隨從的差弁也就二十餘人 黃隆壽看着倒放了心 遂趕忙來到浮橋前 有關太指着大轎道 這就是奉旨差查辦山東荒旱大臣 黃隆壽來到轎前 深施一禮 可是拜指而跪 口稱欽差大人在上 莊頭黃隆基迎接來遲 求大人海涵 大人在轎內喝了聲 大胆 你不過太王府的奴才 見了本部堂敢這麼狂妄 足見你素日不法情形 黃隆壽見施欽差忽然翻臉 忙說道 大人這是怎麼 咱們全是太王爺的門下 竟這麼翻臉不認人 既是看不起我 何必前來 剛說到這句 關太見大人一使眼色 遂喝了聲狗頭 你是什麼東西 抬腿一脚正踢在黃隆壽的胸口上 黃隆壽猝不及防 被踢了一溜跟頭 天翻過去給按住細上 惡奴喬三一看 果然翻了臉 轉身跑過浮橋 喊着道 快來呀 外邊全是漢奸 胡可用撒狗 給招賢館送信 胡可用道 我管一不管二 招賢館的事管不着 喬三飛身往裏跑 吩咐莊兵傳鑼 胡可用一捏嘴 響了一聲梆子 由莊院堡子城 擁出二百多條惡狗 前往浮橋這撲 關太一看 哎喲一聲 一邊喊一邊跑 老人家快跑啊 這才到了惡

狗村了 轎夫抬起轎杆 也顧不得把轎過來 抬起就跑 趙璧等也不敢在橋口上等着

也跟着往回下退 一看大人的轎倒着走 心說這倒不錯 跟吾臉對臉好談談話 大人見莊

中撒出來的惡狗 果然兇猛 遂招呼趙璧 你是管什麼的 抗着口袋是作什麼的 趙璧道

老大人別着急 我這是誘敵 遂叫黑士傑道 徒弟 把狗點心還不散散 抗回留自己

契呀 說話間惡狗已竄過來二十多條 黑士傑趙璧把口袋已竟撒開 抓了一把往狗

堆裏一拋 滿地是牛肝牛心 羊肺驢腸 滿是香油炸過的 香氣撲鼻 惡狗見

了這麼好東西 焉肯放過 各自抱着喫 每個狗只要一用嘴咬 趕情裡邊按着卡子

崩簧 一尺粗的籐子棍 用麻跟頭髮纏的 並且還是真靈驗 立時把繩簧繃開 正好把狗

腮幫子支上 連嘴全閉不上 張着嘴是乾着急 用爪子一刀立時又把狗爪繞在亂頭髮上

索性又成了三條腿 只有汪汪的叫 有沒搶着的狗 見別的狗嘴裏一塊肉 也不喫也不嚙

這條狗想上去搶便宜肉喫 向那張着嘴的狗一聞 那張嘴的狗一搖頭 搭拉着的倒鬚鈎

把新來的狗鼻子鈎住 趙璧把狗攔住 大人的轎往後退 孫祺是拉着黃隆壽脚脖子 把

黃隆壽的後背全磨破了 後面的二百名小隊子 往上一撞 雁翅排開 全是一張弩弓 一

壺弩箭 這時霸王莊的莊兵 跟招賢館的賊人 全都奔出來 見惡狗被人制服 黃隆基一

蹶脚道 我費了多大心血 全白饒了 今天看起來 一點用也沒有啦 氣忿之下 遂傳令

大家各亮軍刃 往莊外撞 非把施不全碎屍萬段不可 衆人倒是聽說 各擺兵刃往外闖

往浮橋這邊一追 這邊帶來的二百名小隊子 也迎上來 把大人的轎子跟衆隨從的將弁讓

過去 立時把弓與硬弩 字排開 霸王莊的莊兵賊黨 只要往這邊一撞 立時亂箭齊發

一個人也休想過來 只好任着施欽差的大轎安然的走了 黃隆基是萬分着急 乾看着兄弟

被官兵捉走 自己這麼大威風 弄得束手無策 垂頭喪氣回轉莊中 暫且不提 且說施大人回轉公館 稍微的歇息了會 吩咐在府衙升堂 自己親審 知府傳齊了八班伺候 並且這裏天霸等全換了官服 伺候大人升堂 果然是欽差升座 另有一份威風 皂班及書吏 天霸趙璧等 全是嶄新的官服 愈顯得堂上威嚴整肅 大人升座後 標了簽票 把黃隆壽帶上堂來 黃隆壽是立而不跪 大人一拍驚堂木 厲聲斷喝 大胆的狂徒 見了本部堂爲何立而不跪 那黃隆壽冷笑一聲道 我上跪太王爺 下跪父母 你不過是一個臧官 我焉肯跪你 大人大怒 指着黃隆壽道 你不過是一個莊頭 是王府之奴 你疑惑你是國舅 貝子貝勒 非用聖命不能懲治 像你這種狗頭 本部堂今日叫你知道厲害 吩咐把這狗頭按住了打 趙璧悄悄從黃隆壽的腿肚子上 用了十分力 踢了他一脚 把黃隆壽踢的撲通的來了個咀按地 趙璧道 小子你不是有骨頭嗎 腿怎麼也軟啦 黃隆壽喫了個啞叭虧 這時大人見趙璧把黃隆壽踢躺下 咀裏是不乾不淨 遂正色說道 趙璧不要放肆 規矩一點 趙璧退過一旁 大人向下一問 黃隆基你在霸王莊 招兵買馬聚草屯糧 想是不假 你要從實招了 免得皮肉受苦 黃隆壽道 我受老王爺的恩待 焉肯自取其禍 大人不要誤聽旁人一面之辭 硬說我們黃家不法 施大人見他不肯招認 遂冷笑了一聲 道 好 吾想開脫你 你倒不識好歹 喝了一聲大刑伺候 早有值堂的差人把夾棍往黃隆壽面前一放 黃隆壽是面不改色 低頭不語 大人遂喝聲用刑 堂上的差人 如狼似虎把黃隆壽夾上 方用了七成勁 黃隆壽已昏了過去 大人吩咐緩刑 立時把繩套一鬆 黃隆壽立時緩緩醒過來 大人問他有供無供 黃隆壽咬定了牙關不招 正在這時 大班頭朱亮因爲別的事出去辦公 剛才回來 聽得欽差在府衙升堂 親審黃隆基 自己趕緊過來伺候

上堂來一看 見跪着的那是黃隆基 乃是那黃隆基之弟黃隆壽 遂連忙上堂 向欽差大人行禮已畢 遂說道 下差朱亮跟大人回 大人審的不是黃隆基 乃是黃隆基之弟黃隆壽

下差是下鄉封糧 見過他兩人 所以認識他 大人道 好好 你起過一旁伺候着 大人

指着黃隆壽說道 你特已大胆了 敢來冒名頂替 你眼中還有國法嗎 今天本部堂若是取

不出你的供來 我把我這份前程不要了 隨一拍公案道 給我用刑 差人又把夾棍給套上

這回用了九成力 黃隆壽汗珠立刻往下流 自己一想 若是不招 這個刑實在受不了

遂說道 臧官你不用這樣狐假虎威 你教我怎麼認全行 大人道 你倒是叫什麼名字 黃

隆基是你何人 黃隆壽道 我是黃隆壽 曾在太王府當差 黃隆基是我胞兄 我替兄受罪

是大仁大義 律犯那一條 你也是太王爺的門下 我也在太王府當過差 你應當念在一個

門下的出身 就該照應我弟兄才對 並且你是放糧的欽差 應當多作陰功 那知反倒誣我

們不法 你既是現官現管 由着你辦吧 大人道 原來你就是太王府被革的黃隆

壽 當初你就作惡多端 如今遇在本部堂手中 也是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別的

事我也先不問你 候着把黃隆基歸案 再依法辦理 來呀把他重打八十大板釘鐐收獄 大

人剛要退堂 忽然差人跑進來 向上叩頭道 跟大人回 外面現有舉監生員 科甲的進士

孝廉公四十餘人 有公稟呈與大人 保那黃隆壽 大人拿過這個呈子一看 是歷述黃隆壽

如何的安分 此次是爲小人構陷 生員等願具保結 保釋他永不爲非 大人看了 微然冷

笑道 這倒很好 這時知府陳文夔坐在一旁 大人道 貴府看 這些位科甲翰墨中的人

居然肯來保黃氏弟兄 本部堂這回倒許辦錯了 知府說道 大人這事也未必就是這些文人

的本意來保這黃隆壽 怕是被人陵使來的 大人吩咐 把遞保狀人領進來 大班頭朱亮

遂來到府衙門外一看 這四十多人 全是衣冠楚楚 文質彬彬 遂高聲說道 奉欽差堂諭

所有遞保狀的舉監生員等 在大堂問話 這些人魚貫而入 到了大堂上 一齊的向大人

行禮 大人也點點頭 拿起名單一看 挨次的全問了名姓籍貫 這裏真有榜眼探花 全是

翰墨林中的魁首 大人見這些位秀士們 問話時的對答 很是敬謹肅整 遂向眾人中幾個

年歲畧大的問道 衆位賢契 此來是保黃隆壽嗎 衆人答道 是 學生等實因那黃隆壽素

日在鄉里間是奉公守法 見義勇爲 冬捨棉衣 夏捨暑湯 當仁不讓 肝胆照人 確是安

善良民 決無微惡爲非之處 今日他是替兄領罪 實是孝悌可欽 故此學生等大胆保他

求大人格外施恩 大人沒等他們說完 遂答道 依衆位賢契說來 他倒是一方善士 鄰里

鄉黨太已的不知感恩 早就該給他掛塊匾 表揚他的德政 看起來賢契們倒是讀書人 明

是非辨善惡 受恩莫忘 本部堂輕信浮言 錯怪了好人 我必要向他道歉 衆位賢契大概

全受過他弟兄的補助 這些人臉一紅 立刻答不上話來 大人一笑道 這裏不便細談 衆

位賢契請到後花廳暢談 衆人見施大人說話時 言語和藹 並沒有一絲的惡意 遂一齊向

大人深深一揖 遂由差人領着 來到後花廳 大人也跟着退堂 一同來到後花廳 吩咐差

十人看坐 這些人全謝了坐 大人把臉一沉 向衆人正色說道 賢契們全是讀詩書知禮義

辨別是非 敦品立行 束身自愛 當然不致與小人爲伍 自蹈不潔之名 可是這次竟受人

利用 因小惠而失節操 與黃隆基黃隆壽同居鄉里 焉能不知他的行爲 不細加思索 顯

倒黑白 具稟保釋他 衆賢契可知他身犯何罪 黃隆基行爲不正 仗太王府之勢 魚肉鄉

里 行同土豪惡霸 強佔民田 霸占良家子弟 爲歌姬嬖童 強占良家少婦長女 做爲妻

妾 這還是小事 近竟勾結浮山寨黨家窩 招兵買馬 聚草屯糧 已查有確據 登萊

青濟竟東六府荒旱，他竟勾串奸商高抬市價，把所有的糶米全收去，以致民不得食，盜賊蠢起，黨家窩黨得芳是他舉事時的正印先行官，只他那裡就屯積了糶米四十萬石，這全是近幾天的事。本部堂已預備調兵勦他的霸王莊，好給黎民除害。一朝破案，他們的罪名全得萬剮凌遲，滅門九族。賢契們別說是保他，連來往全不應該。黃隆基不過是

後

太守府的糧莊頭，黃隆壽也是王府之奴。賢契們全是翰墨清高之士，反倒跟這種小人來

五

往，怎對得起自身，怎對得起門第。本部堂也不敢過於拘滯成見，也許他弟兄果有屈情

女

賢契們能保他，必是深知他，須給本部堂立切結，他若有絲毫不法行爲，惟衆賢契是問

七

這一席話不要緊，把這些舉監生員等，說得立時臉上變色，全不約而同的哭喪着臉子，一

貞

齊的向大人而前一跪道：「老大人格外開恩，恕學生愚昧無知，少經事故，被人所騙，妄保

十

惡人，求大人格外鑒原。」大人道：「賢契們請起，這麼說起來，又不保他了。」衆人答道：「學

一

生天胆也不敢保了。」大人道：「豈有這麼視同兒戲的。」賢契想保就保，想不保就作罷，那豈

集

能由着你們隨便，吩咐差人趕緊把房老師請來，不一時房老師請到。大人說道：「這些人全

二

是老師的門生，現在他們衆人前來保釋黃隆壽，本部堂才把霸王莊不法情形，對他們說明

三

他們如果要是肯立切結，保黃隆基決無不法行爲，本部堂立時將黃隆壽釋放。他們

四

現在又反悔了，請問老夫子可有什麼辦法。這位房老師向來胆小如鼠，早吓得麻了，立

五

時向大人做揖道：「老大人要多少的恩典，念他們是年少無知。」大人道：「老夫子論起這事，

六

本應當依法嚴懲，革掉功名，還落妄交惡人，始念他們十載寒窗，青羶坐破，磨穿鐵硯，

七

才得一領青衿，此時要爲這事，把功名一旦革除，豈不得愧死。」衆人聞聽，立即一齊跪

八

下向大人叩頭。大人道：「賢契們不必這樣，你們是被人所騙了。」衆人說道：「學生完全是被

惡奴喬三所騙 房老師道 求大人恩典 把他們交給晚生 帶回去管束 大人道 本部堂 既往不究 決不能再罪及他們 可是現在不准走 因為若走漏一點風聲 那黃隆基倘若 罪逃走 誰敢担保 賢契們只好在此暫屈一時 遂吩咐知府道 貴府先代勞監視他們 他們有個想不開 再自盡了 也不准難為他們 並不得令家屬人來探望或給他們送飯 他們的飯由貴府代辦 知府答應 心說這真叫找病 我先得賠個十兩八兩 大人把這事辦完 逕回公館歇了歇 遂與天霸等計議霸王莊的事 應該從速的辦 遲則生變 正在說着話 外面有人進來報道 說是有一個姓李的 找黃大人外面說話 天霸不知是誰 趕緊來到 外面一看 正是分水狐李殿遠 天霸道 賢弟從那裏來 李殿遠悄聲說道 不便相談 只請今夜趕緊剿霸王莊 因為黃隆基已預備歸浮山寨 天霸道 賢弟還是裡面說去 省得被人看見 李殿遠見四外無人 這才急急的闖了進來 來到了趙璧的屋中 落坐後說道 只因喬三找出這羣傻小子來保黃隆壽 他們連一個也沒回去 喬三已知不好 遂議定今日發 拾所有珍貴的物件 明日不走 後日准走 故此前來送個信 趙璧道 你千萬跟朱爺說 把內裡的狗給制服了 天霸道 他們沒有細狗牛筋丸 打狗牛筋餅 怎麼制服呢 趙璧道 洩底就怕當鄉人 他全是賊根子 那能不會這路玩藝 又向李殿遠道 你千萬告訴朱爺 最好是用饅頭把狗制了 省好些事 李殿遠道 不中屬耐 一定辦妥當了 趙璧又問招 賢館裡可有個小銀槍劉虎 李殿遠道 有這麼一個人 他是謝虎一黨 跟飛又董二去的 趙璧又問道 他帶去什麼值錢的東西 兄弟可知道 李殿遠道 大約趙爺是問的那個金牌 吧 趙璧道 有的 兄弟你真聰明 就為是金牌 李殿遠道 他一到霸王莊 就要把金牌 獻與黃隆基 黃隆基沒敢要 如今還許在他身上帶着 趙璧道 只要有就行了 李殿遠道

後集 第五 女 七 貞 十 一 集

我偷着出來的 我得跟着回去 天霸道 兄弟你走吧 我們不再留你了 我們今晚准到 霸王莊 李殿遠走後 天霸上來跟大人一說 大人道 那麼今晚一定前去 商量會子 此

後

去不能調官兵 只調府縣班頭 一共有八十名 爲的是全是辦案的熟手 好走不了消息 公館中只留計全關太保護大人 其餘的人全去 分派已畢 預備晚上起身 趙璧黑士傑兩

集

人 還是每人一個口袋 晚飯後起更就起身 那八十名捕快班頭 從天夕就走了 因爲他 五們脚底下慢 定規在霸王莊前柳林會齊 趙璧黑士傑是前站 連孫祺也跟着 因爲這次可

五

用着他那對鋼板斧 好教他砍狗頭 天霸 黃少傑等各自施展夜行術的工夫 直到了二更

女

過去 到了霸王莊前 衆人剛站住脚步 就聽柳林中有人擊掌 外邊的也跟着 一接聲 大

七

班頭朱亮從樹林裏出來 向天霸等請安道 黃大人才到 天霸道 你們早來了 莊中可有 什麼動靜 朱亮道 倒沒有多少莊兵把守 就是惡狗太多 天霸道 你帶着八十名弟兄

緊緊跟着我們 只要我們進了莊口 你們就跟着往裡闖 朱亮答應 轉進了樹林 把八十

十

名班頭捕快調到了樹林外 分了四隊 靜悄悄雅雀無聲 天霸向趙璧道 你看這位大班頭 倒是個精明強幹的能手 雖然是這漫無紀律的捕快 可是經他一率領 分外整齊 趙璧道

一

憑什麼他叫頭呢 頭就得比別人多經多見 天霸道趙大哥 咱這就進莊 你可別當玩 集笑 這種狗不亞如虎狼 稍一大意 輕則帶傷 重則喪命 趙璧道 老兄弟你就看熱鬧吧

集

沒有金鋼鑽不敢攪磁器 遂叫了一聲大弟子 狗食預備好了麼 黑士傑道 狗食預 備够用的 趙璧道 別開玩笑 趕緊進莊 師徒二人真不含糊 在頭裏打衝鋒 剛一往浮

橋上走 趕情早預備啦 四隻牛犢子似的惡狗 汪的一聲 竄起來往這邊咬 趙璧喊了聲好

( 89 )

傢伙 幸虧這小子是賊裡不招 他是時刻的留心 明知道不上浮橋狗不出來 他可是從柳



林裡就預備了 手裏拿着一把 趙璧心想 我不怕他是因爲有牛筋餅牛筋丸 沒有這東西

一樣的挨咬 趙璧心想 人家不許把狗放在橋前麼 他這一多心倒對了 狗這一追他

他緊竄了兩步 一回身說了聲吃好東西吧 這一把拋出去 狗見了這麼好東西那能放過

四條狗各搶羊心羊肝 汪的一口羊心羊肝 一到了嘴裏 立時把細繩嚼斷 兩頭尖的卡

後 把狗嘴撐住 張不開閉不上 回頭就跑 趙璧喊道 你可別走哇 好東西有的是 黑士

傑也跟着起鬨 衆人剛往吊橋上一撞 大班頭朱亮帶有八十名捕快 這時也跟着往上擁

吶喊助威 那知這時胡可用 早在橋那邊巡查 這時見有人往橋裏闖 四條看橋的狗一往

外闖 外邊人不知弄了什麼東西 狗立時張着嘴閉不上 汪々の怪叫 胡可用立時一吹哨

子 把橋裏邊的護莊的狗 全叫出來 足有一百多條 嘩的一聲 往外這一撞 如同進了

惡狗莊一樣 趙璧黑士傑 趕緊把口袋裏的東西 往地上一洒 這些狗被這肉香氣迷住

七 那還顧得護莊護橋 全奔了喫了來 不一會的工夫 全都中了狗崩子 大漢孫祺立時掄

真 起鋼板斧 照着狗頭上下手 唵咬唵咬一片的血光 遍地狗頭 把地全染紅了 胡可用遂

狗全不聽號令 急的是跳着腳亂喊 喝叱着狗 不教狗喫 狗趕情不聽事 一會的工夫了

十 見自己的狗 死的死 外面的官兵一直往裏闖 這時小尉遲喬三 也聽見了外面

喊殺的聲音 遂出來查看 見外面是官兵前來剿莊 遂出來向胡可用道 你怎麼不調狗去

護庄 却任他們往裡闖 胡可用道 不行了 人家帶着制狗的東西 咱這狗全成了廢狗了

集 一 小喬三見狗是管不了事啦 遂吩咐鳴鑼聚衆 跟着一棒鑼響 立時莊兵們各抄兵刃 往

一處集合 招賢館裏的羣賊 也各抄隨手兵刃 各自抖精神 預備和官兵決一死戰 黃隆

基也從內宅來到招賢館 向衆人說道 衆位弟兄 吾黃隆基不想今日竟被施不全派兵剿我

的霸王莊 只望着衆位幫着我把官兵殺退 咱們也犯不着死守這塊地 一同奔浮山寨那

裡足可安身 衆人等齊聲答道 庄主恩待吾等 人誰無心 今天就是報答你老的日子 黃

隆基向衆人深深一拜 抱鎖鐵雙鞭 率羣賊往外來 還沒出招賢館的院子 外面的莊兵滿

往裡捲 口中喊道 殺進來了 這時胡可用也是通身是汗 進了招賢館的院子一看 所有

派在把守內宅的狗一條不短 自己心說這回我非得教吾的狗露兩手不可 跟着見外面的官

集 人往裏一撞 胡可用一吹哨子 打算教這些條狗露令本事 那知門口上那四條狗 倒是聽

說 剛往起一站 汪的一聲 撲通的仍然摔在地上 惟有直咧嘴 胡可用一看就知要糟

女 忙又一吹哨子 狗又往起一站 仍然撲通的又跪在地上 此時胡可用真急了 拿起一條皮

七 鞭子 往狗身上招呼 那知打在狗身上 狗惟有叫 却不肯動 胡可用向黃隆基道 庄主

貞 爺這回可完了 內宅的狗俱都受了病了 黃隆基知道霸王莊裏定然隱藏了奸細 這時天霸

等全闖了進來 兩邊一亮隊伍 黃隆基一指天霸道 小輩你是飛蛾投火 自來送死 那位

十 出去把這羣小輩擒來 這時喬三一順竹節鋼鞭 趙璧正在頭裡 不能等別人 遂竄過來掄

刀就剝 惡奴喬三舉鞭往就上就磕 趙璧一看喬三這對鞭 分量非常重 足有小花碗粗細

一 趙璧心說 要是跟他撞上 非得出手不可 遂緊自留神 不敢跟他撞上 喬三是得理不

集 讓人 一連就是三招六鞭 趕到第三招怪蟒翻身 這一鞭如急風一般的往頭上砸來 趙璧

想躲可來不及了 不得已遂用力拿刀往上一架 只聽吧的一聲 趙璧一閉眼 疑或自己這

回要完 那知喬三的雙鞭已折 趙璧心說 小子你可把趙二爺冤透了 趕情是木頭包鐵葉

子 喬三是回頭就跑 黃隆基見喬三敗走 遂招呼那位上前 自見從衆人中閃出兩人 一

個是鰲肉王三 一個是杉高尖李四 兩人一個使齊眉棍 一個使花槍 够奔趙璧而來

黑士傑一看 師傅要落單 逐一擺小飛抓 喝了聲倒拿你的毛 這小飛抓還是真厲害 行上就下 指左打右 把兩人忙合的頭暈眼花 一失神的工夫 被黑士傑一抓抓在李四的槍杆上 李四往回下一奪 黑士傑故意的冒壞 也跟着抖勁 猛然又一鬆 把李四撲通的 一下 摔了個仰面朝天 黑士傑掄抓又是一下 把李四的大腿抓住 早有捕快們按住就細

後上 小銀槍劉虎一看 遂顛銀槍縱過來 就奔黑士傑 黑士傑還沒緩過氣來 這時劉虎人到槍到 黑士傑急忙招架 劉虎這條槍非常厲害 一連三槍 黑士傑是只有招架之工 並無還手之力 趕到五六個照面 黑士傑就有點招架不了 劉虎正在得意之時 忽然背後經過三個人來 劉賢弟吾們弟兄幫你 劉虎一邊動着手 一邊留神觀看 來者正是賽時遷朱光祖 跟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分水狐李殿遠 三人趕奔過來 各擊手中兵刃 劉虎忙說道

三位不用帮忙 拿這小輩還用費什麼事 朱光祖道 我看也不費事 着傢伙吧 這三個人一齊往劉虎身上招呼 劉虎一看真糟 這三個人原來是漢奸 不覺大怒 遂把這條銀槍施展開了 不亞如蛟龍出水 力戰四人毫無懼色 飛又董二見劉虎被人圍起來 遂一抖叉就大喝一聲 小輩們人面獸心 反覆無常 全是匹夫之輩 嘩啦啦鋼叉一舉 縱

十 過來幫着劉虎大戰朱光祖四人 天霸一看 恐怕四人失利 遂一壓翎尖雁翎刀 縱過來

一 戰住董二 趙璧也過來幫着天霸 走了十幾個照面 董二一失神 被天霸的刀尖把右臂扎了一下 董二擎叉使了個狂風掃敗葉 天霸跟趙璧往後一退 董二抽叉敗走 不奔黃隆基

那邊 却縱上房去 天霸要追 趙璧趕緊相攔道 老兄弟窮寇沒追 這裏要緊 黃隆基見董二敗走 眼見得這霸王庄保不住了 正在一轉念間 劉虎被黑士傑一抓抓住 朱光祖照他脖子骨給了一刀背 劉虎哎呀一聲 翻身跌倒 朱光祖一脚踹在胸口 一把將劉虎的衣

襟撕開 見金牌掛在了大襟頭上 一把給捋下來 趙璧見劉虎倒下 也過來想找金

朱光祖道 你別費事了 趙璧見金牌已落在朱光祖之手 遂咳了一聲道 我倒走在人家

後頭了 朱光祖一笑道 你別後悔 我是怕再失迷了 兄弟你拿去 這份功勞算你的 趙

璧道 我不敢要 我饒冒不了功 我還得落個冒領別人功勞的罪名 連我這守備全得銷了

號 朱爺有交情 往好處照管 朱光祖一笑 把金牌放在腰中 這時黃隆基一看 被擒的

五 被擒 逃走的逃走 自己長嘆一聲 這才把雙鞭一舉 越衆當先 指名要朱光祖答話 天

霸用刀一指道 黃隆基你既然是太王爺的莊頭 已足夠你喫喝享用 乃竟不守本分

女 搶男霸女任意胡爲 豈不知朝廷尙有國法 焉能任你橫行 官兵既到 就該早早

七 的受綁 求欽差大人筆下超生 開脫於你 如今竟敢這麼抗拒官兵 糾衆拒捕

貞 你有幾個腦袋 黃隆基在盛怒之下 那能聽這些個話 遂喝道 風輩不必逞利口

看鞭 雙鞭一舉 泰山壓頂向天霸砸來 天霸見他雙鞭過重 不敢硬架 撤步抽身

十 往旁一閃 雙鞭嘯空 一翻腕子 刀奔黃隆基的咽喉就扎 黃隆基雙鞭嘯空 見天霸的刀

又到了 雙鞭遂一分 右手的往上一架 左手的往外橫推 天霸抽刀一立 刀尖向上 刀

刃向外 左手推刀背 斜身往外一推 錚的一聲 鞭刀全往外冒火星子 好是在單鞭 要

集 是雙鞭 天霸非受傷不可 各自抽招換式 施展自己得意的工夫 黃隆基是眞拚命 天霸

一時不能取勝 立時虛砍一刀 往外一縱 刀交與左手 登出一隻鏢 黃隆基往前一追

天霸聽得背後風聲 稍一偏身 抖手一鏢 奔黃隆基打來 黃隆基猝不及防 哧的一聲

這隻鏢正打在大腿上 這小子酒色過度 原本就虧了 這鏢打的又重 只疼的身體一晃

幾乎跌倒 忙用雙鞭一拄地 想要逃走 黑士傑喝了聲 倒拿你的毛 一抓正抓在黃隆基

的頭上 黑士傑用力一帶 把黃隆恭拉倒 捕快們立時給網上 蛇無頭不行 黃隆基一被擒 羣賊立時一陣大亂 捕快們各攔單刀鐵尺 往上一圍 天霸等各舉兵刃 與招賢館的羣賊一路混戰 賊人倒是不少 只是各自存了逃走之心 誰還肯再使力賣命 像鐵胳膊陳棒 鄧天黎 閻三虎 惡奴喬三全暗暗逃走 只有墩肉王三走慢了 被孫祺一斧子把牛耳尖刀磕飛 股上擦了一斧子 別說跑啦 連爬也爬不了啦 天霸見羣賊已逃走了 只剩下莊兵們 何必多傷性命 遂命孫祺高聲喊道 黃隆已被擒 你們不過貪圖他幾兩銀子的工錢 何必給他賣命 所有把兵刃放下的免死 不違命的格殺勿論 莊兵們誰拿命當兒戲 立時全把兵刃放下 站在一旁 天霸又指揮衆人 分頭帶領捕快們 各處盤查賊黨 所逃走的不計 是有未逃的 全把兵刃收過來 集在一處 點了點數目 共計二百餘名 女內宅中女眷 一名未能走脫 黃隆基是酒色之徒 姬妾 就是二十餘名 也有花錢買來的 也有強搶來的 金銀細軟的東西 不計其數 好在他們原就打點成包裹 預備往浮真山寨 所以全收拾停當了 這時天霸也不便見細數 只大概的列了個單子 所有箱籠包裹上 由天霸臨時寫了封條上封 以避嫌疑 內宅中幾十條惡狗 也用繩子網起來 並不傷十害 另有用處 所有一千的賊人 滿押着回公館 內宅女眷不准官兵搜宅 因為這種事關係國家法紀 必須請示大人方好辦理 遂令朱亮留下四十名捕快 好好看守霸王莊的女眷和財產 把被擒的黃隆基跟敦肉王三杉高尖子李四小銀槍劉虎 全重換了網綁的繩子 把鎖練給帶上 那二百多名附從的賊人 只好把繩子串起 四邊用人鑲着走 押解着出了霸王莊 早有大班頭彙亮把本莊的車 滿給套出來 轎車子有四五輛 大車有十幾輛 把人犯滿上了車 一路趨行 來到公堂已是第二日的午未未初 天霸那先了號房裏擦了一